

卷第六十一

雜著七

軍書題說十則	五九
軍禮	五九
軍祭	五九
陣法	五〇
望氣	五〇
五音	五二
符咒	五三
團扇附錄	五四
甲冑附兵器	五五
旌旗附幕	五五
時日	五五

卷第六十二

雜著八

大學異本考二篇	五〇
校四書人物考	五一
讀孟子大丈夫章	五一
卦爻十翼考略	五二
本草序考六篇	五四
三體詩考三篇	五六
菅丞相誕生考	五九
紀名虎卒年考	六〇
僧圓載入唐考	六一
仁明天皇遺詔考	六一
小野篁遺跡考	六一
高雄僧真濟事考	六一

都良香卒年考	支三
紫式部事跡考	支三
東鑑考	支三

卷第六十四

雜著九

拜尾陽聖堂	支三
武州先聖殿經始	支三
台駕入先聖殿	支三
聖賢像軸	支三
石盥盤獻知恩院	支三
詣東叡山井詩	支三
示男恕以講詩事	支三
告男恕以啓劄事	支三
與男靖七篇	支三

讀男靖日食說	支三
--------	----

讀鷗冠子示男靖	支四
---------	----

覺藻文示男靖	支五
--------	----

覺藻文示男恕	支七
--------	----

示恕靖	支七
-----	----

嫡孫春信講論語名義大槩	支〇
-------------	----

卷第六十五

隨筆一八十條	支二
--------	----

卷第六十六

隨筆二百七條	支三
--------	----

卷第六十七

隨筆三百四十二條	支三
----------	----

卷第六十八

隨筆四九十七條……………八六

卷第六十九

隨筆五七十八條……………八七

卷第七十

隨筆六七十四條……………八七

卷第七十一

隨筆七四十七條……………八三

卷第七十二

隨筆八三十九條……………八三

卷第七十三

隨筆九七十九條……………九〇

卷第七十四

隨筆十五十六條……………九二

卷第七十五

隨筆十一七十二條……………九三

林羅山文集目錄終

林羅山文集卷第一

賦

倭 賦 慶長十七年作

惟吾邦之靈秀兮神聖之所誕生環以太洋海兮  
瀛陽谷之明明名茲曰日本兮固自然之嘉名或  
謂君子居之兮宜風俗之淳直泰伯讓而來兮少  
康之子止而不復或謂不死之國兮亦氣運之純  
清天神陟而在上兮彥瀲八億餘年而崩嗣王神  
武之雄偉兮皇輿遂其東征斬長髓彥兮建都于  
寧樂城卷天孫之雲仍兮宜繼繼而繩繩彼桓武  
之中葉兮殛川繼于淡路爰與群卿胥宇于山州  
兮左蒼龍而右白虎肇百世之帝基兮壯四塞之

天府惟民之所止兮改號曰平安關前殿以視朝  
兮正縉笏與衣冠造九重之大內兮開十二之通  
門閭閣聯乎街中兮雷填填而車馬奔其繼繩真  
道之執簡兮續吾王之書紀何白璧之有瑕兮權  
與乎比叡惟天天之敷榮兮見澄桃與海季逮延  
天之至和兮議儀式於百官撰編神名之帳兮敬  
祭祀以築壇湧倭歌之源泉兮激文章之波瀾曷  
爲其昔相赴幸府兮中書王賦薨裘哉高山爲谷  
兮春秋忽如流鷗鼻嘲鳳凰兮蘭蕙化爲猶何王  
道之如緹兮將絕于後昆厥武人之侈怵兮君臣  
之義殆不存余生乎今之世兮寧思古之人昔難

喧留語三二日殆忘客中之幽懷握手歡談善  
遇不諱窓外青山滿自異端者以為心外無法  
庭際殘菊發香悠然見南山豈獨彭澤而已哉  
葉落歸根天根盡見造化之消息屈伸亦可以  
見矣觸目者雖多姑舉一二而言之然舌本稍  
強難于吟咏於是不能默而賦卑語一首以呈  
焉云

深情永不忘尋徑到濠陽開席欣迎我讀書設机  
床風雲興感慨雪月滿心腸筆下唯隨趙幄中每  
慕張青山低眼目泉石入膏肓隱逸主人意離邊  
菊傲霜

按慶長之末先生往還駿府者數矣然  
紀行之作見舊稿者僅五首今不能考索  
焉又按先生弱冠再赴肥前長崎想途  
中之作可多也然無存於今者可惜也

元和丙辰紀行自東武歸京

武藏野先君年年遊獵于此

國野同名武藏尋常旅客宿春根雨餘草色連  
天地郊外雲烟沒邑莊富士雪迢花稍小筑波陰  
茂薺猶長殘星點點夜叢火微月織織照射光共  
往芻蕘多幾許齊飛鳥鴈百千行豫遊兼習驅馳  
範養放皆知鷹鴉方雲夢青丘俱芥蒂子虛烏有  
本荒唐斑鳩入網風前霞白鷗羅黏泥上霜暴虎  
何會逢太叔非熊庶幾載師望菽蔬任見宜應採  
稼穡於時亦不妨仁愛只今覃物處豈論五柞與  
長楊幸逢四海為家日處處風烟似故鄉

淺草

法威能救衆生憂小白華山彼岸舟若把馬郎令

實之不崩不竊且淡海公之撰律令兮弄巧爲朴而觚爲圓冠加首履薦足兮臣象坤君象乾即尊卑之所守兮百官有司之所職古今之異稱兮官有大仁與大德彼長岡之學刑名兮乃法令之遺則雖老之將至今嘉進退之無惑惟弘仁及貞觀兮損益沿革之格式矧吾邦之班馬兮編歷代之實錄今某王之明暗兮某官之正曲惟國家之治亂兮開卷而皆在目夫凡人之有言兮出自乎性情彼八雲之韻響兮發自然之妙聲雖詞近世俗兮鬼神感而風雨驚見立田之紅葉兮五彩以錦鮮明眺吉野之花朝兮無心而白雲橫誰入山柿之門兮而遊憶良之林然恨彼諸兄之子兮有狼子之心何家持之死兮屍虫流於棺衾彼在五之好色兮登徒可以追尋惟小町之冶容兮深清比之哇淫巧詭麗之浮詞兮嗜狎媒之呻吟何其繁

女之衆夥兮再觀河間于祇今穿閨闈之穴隙兮通花鳥之使音乃聚塵之行兮面是人而心是禽嗟橋姬之貞信兮蹈波浪以忽沈雲海遙塵一葉兮墮淚以躊躇玉鳥之岑紀女留守而不妬兮看月而獨鼓琴實一女之難敵數男兮宜乎櫻鬢之俱自縊之死矢靡他兮高橋女之不改志寡居以年久兮惟額田部及它田氏表閨而復租稅兮朝廷賜以爵位陟彼西山兮想往時之有智乃賀茂之齋院兮賦詩以答天子惟若人之儔兮千載而仰節義夫彈箏之新曲兮謂之延長第四既巧五彩之繪事亦知入體之文字詢源順以和名兮遺編奈何可棄握形管以述事兮直迄今稱清紫源惟良之寓言兮託物語之博士何女史之不之入兮題武而出大貳彼唐人之多識兮疑與能之置紙壁峨渾和之二妙兮或勁筋復豐肉東亭子之

中隸兮見肥瘦之相適、沉其若愚之書兮、髣髴二  
 主之蹤、彼彼指揮以戰慄兮、觀奇絕于道風、佐理行  
 成及兼行兮、書扉而筆吐、虹加之賢聖之障子兮、  
 巨勢氏之畫工、吾之淡粉扇兮、在趙宋之鉅寺、寒  
 蘆衰藜兮、鋪平遠之山水、且圖海山之風景兮、惟  
 宣和之府物、閒說獵者蠅於數步兮、惟飛龍士之  
 技術、木鶴飛而龍床動兮、曾不知黃蝶之爲金屑  
 將欲往集真之島兮、觀手談之清池、冷暖玉而楸  
 局兮、斯乃王子之圍碁、嘗聞吾邦產如意珠兮、光  
 潔何減和隋扶鯨魚之眼睛兮、似明月之無疵、又  
 聞昔者出騰黃獸兮、黃帝乘之、騁馳此謂八翼之  
 角龍兮、息萬里於一時蓬萊之不遠兮、望富士之  
 雲煙、夏雪霏々兮、高秀到于蔚藍天、彼徐福之求  
 藥兮、遂羽化而登仙、或稱南紀之熊野兮、祠祭乎  
 千年、忽遇役君之化、狼兮、葛嶺爰始攀緣、何都良

香之才俊兮、絕俗而離世、寧陽勝之入山兮、逼體  
 忽生奇囊、惟竹生之島兮、誠神仙之所會、視夫偃  
 仰屈伸兮、孰知青牛之不渡海、雖然香果來而間  
 守哭兮、玉枝出而竹姬給澆、女白而久米墮兮、雲  
 篋開而浦島梅、昔倭姬之崇天神兮、立宗廟于伊  
 勢、惟三種之重器兮、共天地相伉儷、且譽田之靈  
 德兮、始得華字于百濟、惟當時之大臣兮、乃謂之  
 紀宿禰、佐五君以延永兮、人云、殆乎三百歲、彼藤  
 氏之祖兮、和光于三笠、逮忠仁與昭宣兮、世推其  
 爲良弼、夫指橘以爲姓兮、柯葉直凌霜雪、與珠玉  
 共競光兮、繁榮而芬馥、及源平之迭升兮、掌兵馬  
 以爭權、鎧冑生蟻、虱兮、積骸爲岳、血爲川、臣弑君  
 子、弑父兮、嗟、胡爲乎不畏天、斥幼艾而不御兮、如  
 不知子都之妍、已矣哉、國無人莫知我兮、良馬與  
 驚駘、駢道之不行、我知之兮、未嘗聞陸地漕船焉、

待<sub>レ</sub>宇治<sub>ノ</sub>之枯酒<sub>ヲ</sub>兮見<sub>レ</sub>近湖<sub>ノ</sub>之變<sub>ヲ</sub>盧田<sub>ノ</sub>彼安康<sub>ノ</sub>之孔  
醜<sub>ヲ</sub>兮既淫醜<sub>ヲ</sub>而滅<sub>ス</sub>身何<sub>レ</sub>武烈<sub>ノ</sub>之昌被<sub>レ</sub>兮戲笑<sub>ヲ</sub>而嗜  
殺人<sub>ヲ</sub>吾恐<sub>レ</sub>奈良山<sub>ノ</sub>之栢兮人多<sub>ク</sub>植<sub>テ</sub>而數十圍<sub>ヲ</sub>唯嫌  
岩代之松兮誰能<sub>レ</sub>結<sub>テ</sub>以窺<sub>レ</sub>禁閉<sub>ヲ</sub>夫押勝<sub>ノ</sub>之盜鈴印  
兮身首<sub>ニ</sub>異處<sub>ニ</sub>于江崎<sub>ニ</sub>大津<sub>ノ</sub>氏之習<sub>ヲ</sub>陰陽<sub>ノ</sub>兮先事<sub>ニ</sub>而  
逆<sub>レ</sub>知<sub>レ</sub>幾何<sub>ノ</sub>黨<sub>ヲ</sub>於和氣<sub>ニ</sub>王兮忽朝衣<sub>ノ</sub>之遺<sub>ヲ</sub>觀<sub>レ</sub>美清<sub>ノ</sub>行  
之議<sub>ヲ</sub>革命<sub>ヲ</sub>兮庶乎<sub>ニ</sub>見<sub>レ</sub>于著龜<sub>ニ</sub>知<sub>レ</sub>厄年<sub>ヲ</sub>于辛酉<sub>ノ</sub>兮道  
真讀<sub>ヲ</sub>簡<sub>ヲ</sub>以狐疑<sub>ヲ</sub>惟浮屠<sub>ノ</sub>氏之惑<sub>ス</sub>人兮乃寬和<sub>ノ</sub>之脫<sub>ス</sub>  
蔽<sub>ヲ</sub>曠<sub>ヲ</sub>安倍<sub>ノ</sub>氏仰<sub>テ</sub>天文<sub>ヲ</sub>兮覺<sub>レ</sub>星辰<sub>ノ</sub>之易位<sub>ヲ</sub>又保憲<sub>ノ</sub>之  
歷<sub>ヲ</sub>林兮辯<sub>ス</sub>閏月<sub>ト</sub>與<sub>ト</sub>甲子<sub>ト</sub>惟<sub>レ</sub>後世<sub>ノ</sub>之術家<sub>ト</sub>兮蓋<sub>レ</sub>其支  
流<sub>ヲ</sub>餘<sub>ヲ</sub>裔<sub>ヲ</sub>昔<sub>レ</sub>古麻呂<sub>ノ</sub>之不<sub>レ</sub>敢<sub>レ</sub>後<sub>ヲ</sub>諸蕃<sub>ト</sub>兮能<sub>レ</sub>守<sub>レ</sub>專對<sub>ノ</sub>之  
命<sub>ヲ</sub>藤清河<sub>ノ</sub>之死<sub>ヲ</sub>翼域<sub>ノ</sub>兮路<sub>ヲ</sub>脩<sub>レ</sub>阻<sub>ヲ</sub>而海<sub>ノ</sub>負<sub>レ</sub>彼唐朝<sub>ノ</sub>之  
胡衛<sub>ノ</sub>兮騁<sub>レ</sub>駢<sub>ヲ</sub>騷<sub>ヲ</sub>而到<sub>レ</sub>吾<sub>ノ</sub>方蓬萊<sub>ト</sub>與<sub>ト</sub>故國<sub>ト</sub>遠<sub>ク</sub>兮戀<sub>レ</sub>君  
憶<sub>レ</sub>親<sub>ヲ</sub>以<sub>レ</sub>日西<sub>ノ</sub>望<sub>レ</sub>袁晉<sub>ノ</sub>卿賜<sub>レ</sub>姓<sub>ヲ</sub>清村<sub>ト</sub>兮斯<sub>レ</sub>大學<sub>ノ</sub>之音  
博士<sub>ト</sub>文選<sub>ヲ</sub>嘗<sub>レ</sub>學<sub>レ</sub>習<sub>ヲ</sub>兮授<sub>レ</sub>安房<sub>ノ</sub>之刺史<sub>ト</sub>原夫<sub>ト</sub>遊<sub>レ</sub>于方

外<sub>ニ</sub>兮寂昭<sub>ヲ</sub>始<sub>レ</sub>蘇佳境<sub>ノ</sub>之美<sub>ト</sub>黑滌<sub>ノ</sub>常提携<sub>ヲ</sub>兮哦<sub>レ</sub>詩  
而兼<sub>テ</sub>寄<sub>レ</sub>丁謂<sub>ト</sub>且<sub>レ</sub>蔚然<sub>ノ</sub>之往<sub>ク</sub>兮捧<sub>レ</sub>宋帝<sub>ト</sub>以<sub>レ</sub>年記<sub>ヲ</sub>歸  
來<sub>レ</sub>而上<sub>レ</sub>謝表<sub>ヲ</sub>兮不<sub>レ</sub>勝<sub>レ</sub>慕恩<sub>ノ</sub>之至<sub>ト</sub>安覺<sub>ノ</sub>之在<sub>レ</sub>鍾陵<sub>ト</sub>兮  
譜<sub>ヲ</sub>五<sub>ノ</sub>千<sub>ノ</sub>之貝<sub>ト</sub>多<sub>ク</sub>惟<sub>レ</sub>我<sub>ノ</sub>之方言<sub>ト</sub>兮曰<sub>レ</sub>沙嬉<sub>ト</sub>曰<sub>レ</sub>洗<sub>ト</sub>和<sub>ト</sub>昔  
思<sub>レ</sub>大生<sub>ノ</sub>我國<sub>ト</sub>兮洞山<sub>ト</sub>訝<sub>レ</sub>爲<sub>レ</sub>虛談<sub>ト</sub>鑿<sub>レ</sub>真衣<sub>ト</sub>長屋<sub>ノ</sub>之袈  
婆<sub>ト</sub>兮同<sub>レ</sub>善照<sub>ト</sub>來自<sub>レ</sub>南圓<sub>ト</sub>載<sub>レ</sub>之入<sub>レ</sub>于<sub>レ</sub>蓮師<sub>ト</sub>門<sub>ト</sub>兮即<sub>レ</sub>心  
一<sub>ニ</sub>而<sub>レ</sub>觀<sub>レ</sub>三<sub>ノ</sub>仄<sub>ト</sub>聞<sub>レ</sub>檀林<sub>ノ</sub>之契<sub>ト</sub>鹽官<sub>ト</sub>兮惠<sub>レ</sub>等<sub>ト</sub>載<sub>レ</sub>義<sub>ト</sub>空<sub>ト</sub>於  
歸<sub>レ</sub>帆<sub>ト</sub>既<sub>レ</sub>稱<sub>レ</sub>覺<sub>ト</sub>阿<sub>ト</sub>嗣<sub>ト</sub>瞎<sub>ト</sub>堂<sub>ト</sub>兮世<sub>ト</sub>傳<sub>レ</sub>大<sub>ト</sub>日<sub>ト</sub>之<sub>レ</sub>參<sub>ト</sub>拙<sub>ト</sub>庵<sub>ト</sub>吾  
何<sub>レ</sub>爲<sub>レ</sub>不<sub>レ</sub>貳<sub>ト</sub>兮排<sub>レ</sub>兩<sub>ト</sub>心<sub>ト</sub>之<sub>レ</sub>壘<sub>ト</sub>雲<sub>ト</sub>仰<sub>レ</sub>先<sub>ト</sub>哲<sub>ト</sub>之<sub>レ</sub>玄<sub>ト</sub>訓<sub>ト</sub>兮嘗  
傍<sub>レ</sub>視<sub>レ</sub>乎<sub>レ</sub>老<sub>ト</sub>聵<sub>ト</sub>凡<sub>ト</sub>世<sub>ト</sub>之<sub>レ</sub>盤<sub>ト</sub>口<sub>ト</sub>摺<sub>レ</sub>面<sub>ト</sub>兮僉<sub>ト</sub>云<sub>レ</sub>嘗<sub>ト</sub>醜<sub>ト</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  
甘<sub>ト</sub>雖<sub>レ</sub>上<sub>レ</sub>宮<sub>ト</sub>之<sub>レ</sub>聰<sub>ト</sub>明<sub>ト</sub>兮譬<sub>レ</sub>枝<sub>ト</sub>花<sub>ト</sub>之<sub>レ</sub>歸<sub>ト</sub>根<sub>ト</sub>又<sub>レ</sub>宅<sub>ト</sub>嗣<sub>ト</sub>之<sub>レ</sub>博  
治<sub>ト</sub>兮本<sub>レ</sub>一<sub>ト</sub>體<sub>ト</sub>於<sub>レ</sub>兩<sub>ト</sub>門<sub>ト</sub>振<sub>レ</sub>玄<sub>ト</sub>關<sub>ト</sub>法師<sub>ト</sub>之<sub>レ</sub>唇<sub>ト</sub>舌<sub>ト</sub>兮憂<sub>レ</sub>國  
公<sub>ト</sub>子<sub>ト</sub>默<sub>ト</sub>不<sub>レ</sub>言<sub>レ</sub>彼<sub>ト</sub>流<sub>ト</sub>蕩<sub>ト</sub>而<sub>レ</sub>滔<sub>ト</sub>滔<sub>ト</sub>兮豈<sub>レ</sub>知<sub>レ</sub>我<sub>ト</sub>道<sub>ト</sub>之<sub>レ</sub>淵<sub>ト</sub>源<sub>ト</sub>  
亂<sub>ト</sub>曰<sub>レ</sub>噫<sub>ト</sub>嘻<sub>ト</sub>人<sub>ト</sub>之<sub>レ</sub>不<sub>レ</sub>知<sub>ト</sub>己<sub>ト</sub>兮又<sub>レ</sub>何<sub>レ</sub>忘<sub>レ</sub>乎<sub>レ</sub>故<sub>ト</sub>都<sub>ト</sub>惟<sub>レ</sub>丈<sub>ト</sub>夫  
之<sub>レ</sub>出<sub>ト</sub>處<sub>ト</sub>兮願<sub>レ</sub>從<sub>レ</sub>天<sub>ト</sub>下<sub>ト</sub>之<sub>レ</sub>廣<sub>ト</sub>居<sub>ト</sub>

壬子之夏公務之暇聊握毫以賦云

此一篇賦本朝歷代之事其言廣大故不拘年序以爲歷卷

大獵賦并序

天正十有九年歲在辛卯冬十有一月豐氏大相國將狩於三州吉良乃普告諸侍於是乎以吉日佳時遂往鷹大數千頭器網數百車士卒以萬數也經日歸洛其行粧殆盡天下之美聚海內之善新莊越前守新莊駿河守柘植大炊助小出播磨守小出大和守片桐東市正長谷川右兵衛石川備前守石川掃部助齋村左兵衛大野修理大夫福原右馬助三上與三郎片桐主膳等之衛兵各帶劍戟而前驅人人牽狗手手臂應有伊駒某舊力絕人能臂大獵希有之事也見者爲之莫不注目臂馳者右往左往多有之是亦不常有也四足

則有鹿鹿狐狸兔猪熊羆猿狼之類二足則有鷺鷥鴻雁鳩鴉雀燕鷺鷦雉鶴鶴白鳥山雞之匹其餘不可勝而計焉或以紅絲繫之于竹木或布錦繡戴之于車馬東自大津西迄聚樂綿綿不絕無有罅隙而並有次序詩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是則即今之時乎時哉時哉其次大相國駕龍輿而手黃鷹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增田右衛門尉長盛德善院權僧正立以扈從乘輿其餘之諸士各橫兵仗而後拒其華麗誠以不可言也無少無長無貴無賤莫不見之者歸洛之後班與禽獸於下民其數不幾千萬也古之所謂得天下者如分肉者乎國俗甚美大相國之愛人也時有作大獵賦以諷之者其辭曰  
有貴介公子者言於真隱先生曰爾不聞大相國

之大獵乎先生曰我聞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  
 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君庖矣夫以田獵  
 之大也臣不敏何以得聞之乎公子曰我亦不能  
 一二其十而我爲爾言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公子  
 曰維歲陽月陰歷盛作風雪淒涼草木畢落林衡  
 巡山柞氏斫木於是乎以翌月之吉日相國駕車  
 千乘走馬万騎于田於三州之吉良列卒滿澤罟  
 網彌岡前者牽黃後者臂蒼上有檻穿下有矛槍  
 禽獸近於養由之百步飛鳥遊於后羿之中央旌  
 旗光徹雲衢不脞日月之大常劔戟氣射斗墟何  
 異雌雄之干將龍駕登山則王良把轡韓哀附輿  
 陟崔嵬而不馳墮升彼砲而馬不渚矣於是乎屯  
 田車於平原會驅者於高峯奔龍羅伐谷鼓鏗鯨  
 魚撞華鐘騎士雲起車乘雷同殷天動地走西馳  
 東先後騷亂淫淫裔裔上下傾頽紛紛鬣鬣賁賁

百萬不能角其勇聶荊數千不能制其強吳公龍  
 驤尙父鷹揚列宿爲之矚目日月爲之籠光掩鬼  
 麟鹿射猪脚聲擊魏豹捕豺狼手熊羆足羔羊登  
 峨峨之峻嶮驅涉涉之原野箭不虛發應聲而倒  
 劍不空刺當節而挫驚鳥累百鴟鵂不一駿馬角  
 逐壯犬爭逸驍騎齊足輕車碾轍衆鳥無地戩翼  
 群獸莫處厥迹溪谷爲之水溢峯巒爲之風生蹈  
 玄雀綵鳧鴨捉白鷺仆鴉鷓白鳥驚濤華蟲嚶嚶  
 羅鷓鳩於雲天罔鴻雁於沙汀鷗鷗回回槍繳相  
 纏風毛雨羽灑野蔽天走者無餘飛者盡殫晉婦  
 之探程也比之不能下車鄭叔之禮揚也對之豈  
 可于田刺袁公之騫山慕文王之渭川爲見風俗  
 之所起欲知國郡之所緣也於是乎將士師而歸  
 洛陽道次于天津驛地窮于近江疆繩縮禽醜於  
 竹竿束縛毛物於籠筐快狗追塊名鷹乘隄錦繡

之被原野刀鋸之含雪霜侍衛簪花而步御者薰  
 衣而行四牡駢駢八鸞鏘鏘珮明月珠製白霓裳  
 朱旗綠天華紋耀陽前朱雀而後玄武左赤熊而  
 右白狼肥馬闐闐大車轉轉光彩奪目轉動照人  
 觀者如圍望者成群自東西自南北僮僕提携來  
 服終日看之不足天下壯觀古今嚴飾也及歸聚  
 樂城乃頌禽獸而普賜卒土使萬人知一樹之肉  
 一鼎之味恩德雲行惠澤雨施上居於聚樂下使  
 萬人同樂以逸胸吞雲夢之八九掌握齊楚之得  
 失眇視長楊踰越廣成如少昊之命司寇子產之  
 知然明者則大相國之大獵乎公子之言未畢先  
 生欣然而言曰詩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吉  
 日維戍既伯既禱其斯之謂歟以公子之言雖配  
 周雅而莫愧焉

按天正十九年 先生僅九齡則歷年之後

聞父老之談而賦之蓋其弱冠以前所作也

感秋賦

惟仲秋之令辰兮昏雲布而零雨霏西方之嫩人  
 兮招我而白玉似炊俾僮僕荷簑笠兮泥土澆而  
 不敢揮風飄飄而吹面兮露瀼瀼而濕我衣冠者  
 共童子兮慕曾氏之浴沂所謂伊人兮埃我於塵  
 乎而慰我目以典墳娛我心以歌詩既醉且飽  
 耀靈暮而未歸少焉東山上兮月出而揚明輝將  
 迎以往還兮庶交情之永不違

慶長年中比及弱冠所作

鼻疾賦 正保二年作

惟鼻之爲狀兮乃天中面上之山偶金鑿之蘊熱  
 兮寒涕流而爲淵刺鑿頰之未止兮痴血出而朱  
 殷借瘍醫之運手兮屢刀圭之多端施其紅抹兮  
 如柳州醉黻之癩附彼粉泥兮似郢人塗墍之壤

細想起來。女人連喜愛的和討厭的已經有兩個了，爲甚麼還要去思索別人的新娘，那！現在我的立場已陷於窮地，於是發生一種躲避現實人生的空想，就是和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樣，想像若那個女人要是作了我的太太，那麼我現在的人生要有甚麼樣的變化哪！我在這世與無爭的深山絕頂，這樣幻想。

## 六

山頂是土地公鞍轡。——無所不知的嚮導告訴我。據說拔海二千五百尺。

轎子在樹下放下來。

嚮導用手指着說——從那裡起是陳有蘭溪，從那裡起是濁水溪，所以可以說是清濁合流，又回過頭說，被樹梢遮掩着不見的地方，那附近便是日月潭，這裡的小房子是土地廟——傳說是昔日爲紀念把蠻人驅逐後可以自由通行所建——但是他沒告訴我現在走的路是，在乾隆初年才開通的小路。後來我看書才知道，乾隆初年距現在有多久雖的不太清楚，可是現在我想若是爲了看名勝，與其坐小臺車一直去，還不如乘轎走舊道好些。

在廟旁打開辦當。這些東西是會由一個隨從背着。另有一人備有一升瓶的茶。監督把茶碗找出來，洗的很潔淨，先請我用茶，轎夫們一面擦汗但是並不把衣服脫下，在樹陰下站立都是很有禮節的。——這是當地人——中國人——因爲他是孔夫子的後代，所以非常規矩，決想不到他是轎夫。他拿出紙煙後就同着我走過來。「大人」他舉起煙袋對我招呼。自己若是想吸煙首先讓一讓長者，這是他們的習慣。「多謝。我有了」

於是他再很恭敬的行一個禮，到那邊去自己吸。

看他的樣子當然不知道他是否從內心尊敬大人還是假裝，但確是謙恭和羈的要命，縱然我挺起胸，指着胸開口袋裡面的

怕，把腦袋給他，叫他給擦，他們或者也並不覺奇怪和不合理就抽出手帕給我擦汗。這種情景，真是叫人可笑的可悲。

七

雖然登山費力很大，但卻沒有一個下山坡，我們通過一個靜悄悄的土民部落——作棕褐色。這時我會在一家門口休息，見有一個抱着小孩的中國女人和一位老太婆，還有一隻小貓，一言也不語的從狹小的門裡發呆似的向外看，四週的空氣真是安靜極了。沒有甚麼過斗的山坡，道路並不甚傾斜漸之的向下走去，道路相當平坦土全是紅色的，也沒有甚麼曲折，轎夫的上面脚下揚起塵土來，昨天睡的很晚今天起得很早，所以這樣一搖，就要入睡了，前面似是已走近湖水，在遠路拐彎處多是泥水窩發出一種臭味——水窩隨着風吹，漸之擴大，不久水就變成綠色——據說有這種顏色的微生物含在人面，這紅色的水就是日潭。

沿着河邊拐一個大彎之後，踏上樹蔭便起了來，在日潭的彼方，從蘆葦之間可以看到月殿的水，呈現着一種不鮮明的銀色。——山中的湖水並不像鏡子般的碧藍。

我只是看這水池。大水池——不足水的曠野嗎？前幾天的暴風雨，把錢形的荷葉摧毀的零亂不堪，但是四周的沈寂，並不是僅之因為那種緣故。水漸向下沈澱，雖然有顏色並反映着明亮的天空，可是仍有寂寞淒涼的感覺，這種平淡的淒寂，較比鮮明的水色還要悲哀。好景緻！又好像是一幅圖畫而帶有卓越的文人畫風，透露出高尚且古老的氣氛，可是這種靜寂的環境，才能拯救人們的心靈。

靠近岸邊有一竹筏，漁夫從船上的草屋慢之走出，靜悄悄的張開大網，但是見什麼也沒有，於是又把網放下，漁夫似是以着祈禱神祝的樣子望一望天空再回到草屋裡去。因為是從遠方看所以僅之看到一個小人，聽不到什麼聲音。——水面瓶

是靜悄悄的浮動。

這個湖已有一萬五千年了。再有兩千年就要自然而然的消滅了吧！——據說地理學者會這樣豫想湖水的將來。日月潭確有老病孤愁的表情。究竟人類要怎樣處置這湖水呢？

## 八

渡過一個小橋，就看不見水了。我的轎子告辭了湖水，向着小丘走去。道旁都是草地，樹的排列也比較整齊。走不遠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們所要住的旅店。

前面會有一個女人迎接我說：「……剛才已經等您一會兒了。可是您來的倒還很早」，就是在這個旅店。——這一定是真實的話聽，說今天早晨就已經先通知給他們了。對方是旅店。他們接到通知所以才在等着我吧。在這樣的山的深處，一個月也就有一次旅客，故此多少有點新奇。投宿的客人至三點鐘來到，還說是早。自然含有奉承的意思。——因為我是前呼後擁而至，這樣是應當的。

所謂「應當」這句話，是從那個女人的嘴裡面很親密的說出來的，不覺竟被我聽見。

是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呢？

當時我竟留心她的聲音，並沒注意到她的面孔。

她要把隨從放在那裡的小皮包拿上去。皮包本來很輕，要是我們的話一隻乎至少可以拿三個，但她竟然拿不動。真是天生的苗條婀娜。她不管皮包了，先引導我到客廳去，一個很溫柔的背影。水色的衣服上有些花樣，配着一付紅洋紗的帶子。

到了客廳，她會對我施禮。她仰起頭來我看見她的面容，倒還不壞，肉皮很白，但是有雀斑。容貌很大氣雖是兩個人根本不同但不知是什麼地方稍像我前面提到所最心愛的人。不過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心中並未爲之所動。

樓上的欄干全是用圓木製成。五六年前該島有共進會的時候，總督府爲要招待客人，建築了這所小房子——這才是給真正的貴賓所設，後來全部讓與民間。是一所和景色相稱的房子，最適於遠眺。登樓一望，真有說不出的美感。

水被四面的山脈幽閉起來，呈現着一種藍色。那水若是能說話，大概可以放出牛一樣的聲音，現在水面上反映着太陽影。天空中的大片白雲似在移動着。水面上的影子徐々爬行，不久便登上對面聳立着的山腰。這樣知道雲是行的很快。

——剛才因爲很熱所以到這裡（欄干）來乘涼。

一陣陣的登樓腳步聲之後，方才的那個女人，又拿來兩張新的名片。

「這人說您若有空希望和您會面。——怎麼辦呢？他也是公司裡面的人」她這樣告訴我。

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工，學士現在當工程師，還有一位是在二八水擔任運輸業的。這位工學士，這是四五十歲的紳士了，頭髮已經蒼白。兩個人都和我穿着樣的旅館的浴衣，工學士穿着這樣的衣服進來，首先稍微解釋的無禮，這人昨夜自埤里社來此，據說知道今日我來此地，爲要和我談話而在這裡等我的。工學士先這樣自己說明下然後把運送店的那人介紹給我。元來這人乃承辦一切公司運輸事業的。或較我年長五六歲。是一個很精神的人，他或想我要比他年長幾歲。

工學士是一個很暢快的人——他曾給我說明工程等事業，極簡單的幾句話，已是很得要領。他好像知道無論怎樣講解我也是不會明瞭似的。

工學士在席上用手指畫了一個「ㄅ」字形的圖，——河水就是這樣的流着。「ㄅ」字所包容的空間裡面有山，在這一帶的山中，雖是高原，而在最低窪的地方還有一個湖，這就是日月潭——工學士這樣說着並在「ㄅ」字的彎曲部裡面畫一小○，總之湖水周圍呈山，外側又是河，沿着河向上走，水源地是在比較窪地還高的地方。不使水按着「ㄅ」字形流去，從

高處把河水直引到○的地方——引到日月潭。爲使水通過山脈，是要開鑿隧道的。忘記這隧道的長度了。總之像是一條很長的隧道。水流過隧道通達日月潭，這裡拔海約在二千三百尺左右，所以水一旦引到日月潭，就使牠再向下流，落差（物理學用語，指物體落下之高度）是二千三百人，以人工瀑布爲動力發電。這在世界上也可說是少有的工程，祇在瑞士山中有一個好的例子。以落差來說，這可算是世界上第十五六位的大工程，這項工程若能完成，則可使臺灣全體無論機器或是電燈等之完全電化，尙有餘裕——若臺灣是冷的地方更可安裝電爐，有這樣多的電力甚至可以越過海峽分給廈門地方使用，湖水在遭工程中是擔任着貯水池的任務的，竣工的時候（工學士說）這是的水比現在還要深一丈多。此處風景並不至於減色——工學士雖特意的這樣說，可是我要提出一個抗議，就是水深並不見得好。

我聽着工學士的說明，一面想像工程的偉大，一面想興起這樣的工程，究竟要作甚麼呢，而有一種蔑視人類的感覺，這兩個意見倒叫我猶豫不決起來，這時僅聽到附近水流的聲音，我側耳傾聽着，工學士也注意到此點，於是又加以補充說明

「現在水響的地方，就是放水口，我們造成一個瀑布，也是預定利用自然，在那附近加工改造」

說明完了，在話稍一停頓的時候，運送店的那個人，看一看纏在帶子上附有金鏈的金表，然後對工學士說。

「怎麼樣，我們陪着去吧」

在水的彼方有化審。他乃是約我們去看審人的——並不可怕。

「假若是不疲乏的話……」

「不，因爲沒走路所以並不感覺累——還不遠？」

「咳！坐船至多三十分鐘……」

工學士的話還未了，運送店的那個人就搶着說。

「用不了那麼多的時間，二十分鐘！」水上涼快些」接着他又大聲喊：「喂々」

不久就有登樓梯的聲音，上來那個女人。

「先生脫去，所以一塊兒去吧。——都準備好了嗎？」

「是的，一切都預備好了……」

她想我或要換衣服。可之我就那樣去了。

「可是到黃昏時候，水上也許要感覺冷的。您可以穿上點西服汗衫甚麼的，怎麼樣」

我於是想穿，可是剛才穿着的汗衫已經沒了。厚來那女人已經拿去洗了，她說「簡單的洗一洗上面的汗而已現在正晒着太陽。」我又取出另外一件穿上了。

## 十

橋旁有船，方才會擔任嚮導的監督，帶着一個划船的青年人在等着我們。

我和工學士相讓之後，登上船去。

運送店的那個人手拿三四瓶啤酒，那個女人至後面拿着包伏，再後面有一個好像是旅店使用的土人苦力，背負背着一個大壺，從山道上走下來。

運送店的那個人和那個女人，都拿着東西上了船。苦力把壺放在船上之後，就推了船一下讓船走去。

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船總是用竹杆划行。

「真淺啊！」

「平均一丈五尺——這附近全是泥田」工學士這樣回答着。

從適才在橋子上看見的竹筏旁經過，水漸深起來，這才使用棹。

無所不知的監督，指着那邊告訴我。樟樹長的非常茂盛的小島就是劃分日潭，月潭境界的珠仔嶼就是浮島，此處是八景之一，這邊的大石頭叫做石印——或是因為牠形似印章的緣故。船對面的山——和方才雲影鑲嵌的山是一體，那是水社大山。運送店的那個人拿出啤酒，叫那女人給大家酌酒，之後那女人慌忙的打開包伙，食盒裏面有用糖煮的鯽魚。

船在湖水上浮行。

「噫！要是把旅店的老婆兒帶來就好了。牠可以給我們彈慈子。」

工學士這樣一說。

「嘿！」運送店的那個人回首望着那女人說「雖說如此可是妳也不壞啊！」

那女人沒說什麼話。——只是在笑。因為她是勉強着笑，看着很奇怪，就好像是花兒俯生在懸崖之上，萎縮着身體不敢看太陽似的可憐。我正面看着那女人的笑臉。於是她把視線轉回到水面上。是不是因為水色和綠樹的反射的關係呢！她的臉色與其說是白，不如說是蒼白，很清楚的看見她眼睛和眼睛之間的靜脈在動盪着。

船在岸角森林很茂盛的地方轉過彎來。

「這個像夥，聽見棹的聲音才出來」運送店的那個人這說。向前一看在一個灣曲的湖岸上，果然有一個老年人，用手擋着太陽光，看着我們的船。「總是笑笑。他總又是那些拿酒來的人所以很歡喜。」

——據說這就是審人部落的區長。既在皇土之內所以稱呼區長，不叫頭目。因為是區長，所以穿着衛生襪衫，還穿着類似中國人的褲子——我們希望看的是審衣，實是遺憾。

山脈分向東方或南方走去，山和山之間，狹窄的土地形成一個半開的扇形，而向西北展開，西北就是湖岸，傳說的在一百五十年前，曾有一隊審人約四十餘人，從嘉義方面追逐白鹿來此，在水社大山迷失路途；徬徨三日，發現了這個地方，

就這樣的移住了。地方確是不壞，背負高山，面臨湖水，極少受敵侵襲。西風或北風拂過水面，一定比甚麼也涼快，他們因為習於安逸生活，所以也不知外面的同類遁入深山，不知不覺的就變成了皇土的隕民，他們已喪失過去的勇武精神，而以跳舞醉酒和自祖先傳來的神聖歌曲，供給好奇的旅客觀看——喂，你們是否知道你們的夥伴曾在霧社的深處，殘殺我們同胞的傳說嗎？

在全長不到二十間（一間合六尺）的小河岸上划徐行，心倍覺奇暢，划船的青年人從船中把大壺取出，放在老區長面前——似是說了些甚麼。區長一手提起壺來，又看了看我們，於是就回岸上的昏暗房屋走去，原來在距離岸邊極近的地方有一石牆，築有壘臺，自石牆中腰除行的三十步，那裡有一個寬廣的庭院。右手是一所大房子，只能看見一所，好像可以居住一國大家族似的。甚至這部落的人全可住在這裏。

蕃婦四五人手執有一人高的長杵（杵柄較長），一味的望着我們，她們聚集一起站立；一面歌唱，一面用杵向地下擊去。地面有一塊二尺見方的扁平石頭，杵落在上面轟轟作響。長杵粗細不一，分別擊下，音響各有不同，伴隨着的歌詠，充滿了哀愁的韻調。

從小屋裡出來幾個小孩，忽又跑向房子的後面去了。

老區長又出來了。也許喝了一杯之後來的吧。……因吧爲的有一杯酒的工夫。區長和我們談幾句話——絕對不是蕃語，是中國人所說的臺灣話。划船的年青人擔任翻譯——據說區長曾經說「大家都在田地裡面哪。已經去叫了，這就來。現在是正月所以每晚演戲。雖說是在晚上，可是今天諸位特意來此，我們早一點開始吧」。「演戲！甚麼叫做演戲啊！不過是轉着轉走就是了。」翻譯這樣解釋。

蕃婦們在唱着。用杵擊着，並時用脚向石頭上剝些甚麼似的。當然一定有撒在地上的穀殼。

工學士道：「在這裡聽雖然不大好聽，然若在水上靜聽就很幽雅了。確能引人入勝。」

監看道：「但是近來他們亦都發癩了，在我們一聽到好的地方的時候就停止了，船一走立刻就不演了。——以前在船繞過那邊，機聲未停止之前，還要演一會兒的哪！」

運送底的那個人道：「近來他們還唱甚麼『七歲八歲聞唱いろは』等々の歌哪。」

大概是剛才所說下地的人們吧。三五成群，紛々歸來，廣大的院子一剎那間竟聚集了二三十人之多。

有一個青年人很精神的過來對我們說——據翻譯說他所說的是「現在開始演戲，然而因為現在是正月，所以要換好的衣服。請稍微等一等」——審人所謂正月就是小米成熟的時節。

果然不久都換了衣服，衣服上有許多鮮紅色的花樣。這是僅在打獵時，作戰時，或日在節時所穿的最神聖的衣裝。今天正無節日。男子服裝酷似日本的陳羽織（日本戰國時代之戰袍）。這才說叫我們等着的那個青年人出現了。他們裝束最華美。胸間有一個類似勳章的圓形貝殼。他扮做一個名門之士。他或是區長的兒子。是一個強壯的青年。最可惜的就是他在很好看的蓑衣裡面，穿着一件衛生衣——並且還很新。穿衛生衣的只有老區長和這個青年人。衛生衣在此地，必是至寶。但是這青年人假若連衛生衣都不穿，那我對他更要感覺可怕了。

少女獨自站在我們的身旁。把紅毛線織成的纏子，裝飾在頭髮上。也穿着節日的衣服。以類似帆布製成的圍裙包着下身。上面穿着極短的毛衫——反較男人的服裝來的素淨。男人的衣服沒有袖子，女人的袖子細長一直伸到腕部。袖子雖長但是身長很短。因為過短的關係，所以圍腰的布與上衣之間，竟露出栗色的肌肉。運送店那個人情々の用手抓起她的上衣，要看看她肩背上的肌肉。少女用兩手撫蓋着自己的乳房，縮着眉，把頭轉過去。眼睛表現出來不高興異性輕薄的微怒，但小嘴却在微笑，大約有十四五歲的樣子。

當時群衆聚齊，戲臺好像點在前院的低處。

都手牽着手作成圓形。然後開始轉，一面擊杵一面歌唱，不知與跳舞有甚麼關係。歌聲又開始了。牽着手作成一個大輪

形來旋轉。不久放下手來，分別和前面的人搭起手來，兩個人兩個人的轉動。——首先如此，恰似幼稚園小孩的遊戲一般。在這輪形旋轉的時候，輪外的人就過去把酒杯交給輪內的人。於是他們就放下手去接酒杯。這時大輪形暫停旋轉。後到酒的人，立刻用手在腦門的地方指天，然後在胸間指地一下，動作非常敏捷，這樣才用嘴唇去接觸嘴前另外一隻手拿着的酒杯，據說是先諸天與地喝之後，自己再喝。在用手指天指地的時候，首先把手指浸在襟內——因為動作太快，看不很清楚。其中有不喝的人，這種人每次都走出圈外，把自己的杯放在早豫備在旁面的小缸裡面。但是大概都喝。姑娘也喝。去拿酒杯的時候，就把手伸的很長，作着要酒的樣子。小孩沒有加入這個輪列。也沒有老人。老區長一面和抱着嬰兒的兩個女人看戲，一面蹲在土地上，自己喝酒。

運送店的那人道：「纔是這一套啊，爲甚麼不趕緊叫我們看那轉的幾乎要暈倒似的場面哪——像旋風般的。」

監督回答道：「那僅是由那個男人出演的吧，你所說的是常在最後才演的。」

工學士道：「怎麼忽然涼起來了！喂！看雨上來了，是要下一場的吧——在那方面，已經下起來了。」

果然西北方天空陰的很厲害。天忽然黑暗起來，就是這個緣故吧。

於是亂道「那麼我們回去吧。現在就要下雨了。」

## 十一

「看那船划的真快！真快！——大概他們知道是有客人來了。若不趕快回去酒就要沒了」不知是誰這樣說。未知是真是假，總之船行的特快。——船槳動若飛鳥一般的駛去。彷彿會到遠方的耕地現在是在歸途。剛才看着很小的，越看越近，在昏暗中已辨別不出船上有幾個人了，還未和前面的船迎面錯過我們的船已改變了方向。

別人的船就不要說了。即連自己船上的人，若不足因爲吸煙，也分辨不出各自的面容，只是女人的臉，作瓜子形，白。

的浮在面前。不知不覺已是這樣黑起來。涼風徐々拂過，這不是一個秋天的黃昏嗎？當然是秋天了，九月將要過去一半了。此島總是夏天的天氣，這時如在日本內地，雖是白晝也要颳起秋風來的。

——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興起思鄉的念頭。

漁夫的竹筏上點起燈來，微小的燈光映射在不動的水面上，閃爍發光。

「黑暗」這個東西真令人不可思議。櫓的聲音在白天並不惹人注意，這時反而陰慘起來。若人擊杵的聲音還在響着，自遠處聽像是金屬聲響，決不想是木頭和石頭的聲音。四面是山，水不住的顫動，大自然也好像在發抖。格外的悲慘。

船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完全沈默起來。

「擊杵的聲音不是總在響着嗎？」運送店的那個人終於打破了沈默這樣的說。

「因為事先已告訴他們按着從前一樣，在可以聽到櫓的聲音的時候，是要繼續擊杵的。」剛才作翻譯的那個青年人，一面拼命搖櫓一面說——不知爲甚麼，聽着他的聲音似是很不高興。

說到這裡又沈默了起來。

西方天空不斷的發出閃電。

但是已經靠近湖岸，並走近漁夫的竹筏。

「XXXXXXXX」不知說的甚麼，自船裡大聲喊嚷。這聲音在山中及反應回來。——搖櫓的青年人和漁夫談話。

「XXXXXXXX」漁夫彷彿在回答。

「啊！是大的鯉魚嗎？」這是監督的聲音。

「不——不裡鯉魚。是說捕獲了大的鱒魚。」年青的人說明。

「工程一旦完成，這些漁夫是必須要別的地去的。——這裡不能捕魚了。不知他們有地方去沒有。這一點也是現在應當

加以考慮的。……」工學士自言自記的說。

「看啊！像是提着燈籠來接我們的，從山上走下來了」女人對運送店那個人說。

果然可以看見。自上山走下來。

「大概是聽見檐聲而來的吧」搖船的人一面說，一面換用竹竿去撐。

岸邊的蘆葦刷々作響。

登岸時，會有很涼的雨點落在頭頂上。和提燈的人共有雨傘兩把。

「喂！我還有要緊的事，你可以替我們整理整理嗎？」女人對那迎接我們的那個男人說。就是剛才把送給香人的酒盃搬到船上那個苦力。

「好了，我給整理吧！」搖船的青年人在苦力還沒回答之先這樣說。

「哈々，還是女人好辦事。」

那女人不聽運送店的人開玩笑，就在黑暗中沿着懸路急忙走去。

青年人和苦力整理船，運送店的那個人和監督打着一把傘，提着燈籠給他們一種方便，工學士和我因為沒有燈光，不能走路，所以就等着他們。

「對不起，我提着燈籠哪！叫我前面走。」——我們跟着他們走，拿着東西的青年人和苦力跟後面。

「那個女人好像不大精神。」

「是的——可是她好的很快，僅々一個月的樣子，就恢復到這種程度了」

以上是提燈人說的話。他們所談的女人好像就是剛才走了的個女人，難道她是病剛好嗎……。

「她竟胡幹！」

「對了。——一打胎就打兩三次。——可憐定真可憐啊。」  
我留意去聽——但是這種傳聞的說就到這裡為止。

十二

奇怪得很。雨似乎對我很客氣。——在我們登岸的時候，才下起來。及至來到旅店，已迄大雨傾盆。

一陣疾風吹來，是暴風雨。——雨洒在北面的窗子上。

這時有慌忙的脚步聲，一個女人跑進客廳來關門，打開窗子風吹進來，幾乎要把裡面的紙門吹倒。使女嚇了一跳，即刻把窗關小一點。但門總是關不動。

「——關不上嗎？那麼我來關。」

「那真對不起了」女人很感覺不安的說。

用力一頂，兩面門立刻關上了。窗子邊緣地方多已被雨浸濕。她不慌不忙的關好東面的門——因為這門是在房簷下面——然後及對我施禮退下。

天時無常，瞬間萬變，風固然是大風，不過僅是一陣而已。雨勢也漸衰微，不久竟變成牛毛细雨。我想這雨下的正待其時，內心覺得很欣快，正在無精打彩的對着燈發呆，這時晚飯已經擺上來了。

「剛才實在對不起」

「真是一個瞎人的天氣啊」

「——這是常有的事情」

.....

「您是幾時來到臺灣的？」

「七月上旬——雖如此說也是不行的。我已變感這樣的顏色了。純粹是臺灣色。但我在日本內地就是如此的，妳看」

「嗶呀！」

「……妳是什麼時候來的？」

「已經四年了——是在二十年的時候。」

「妳很年青啊——漂亮的人實是有種々的美點。日本內地甚麼地方？」

「是關西。」

「那我知道。」

「江州的長濱。」

「江州的長濱？好像很耳熟。」

「是一個出產繭綢的地方……」

「是了，是了」

……

「您遊歷完了後，就回國嗎？」

「回去的。——怎麼了？」

「真叫人羨慕的很。」

「妳也希望回國嗎？」

「是的，我若早知此他如此就不來了。還是內地好」我想不到她竟說出內心的話來。「……我是盲目到這裡來的。……祇

因哥之叫我來所以來找他。——哥之在臺中開照像館。現在運氣還是很不好。自從他結婚以後，我們彼此之間的感情，就壞了起來。這是因為嫂之從中作祟的緣故。在長濱也是如此，父輩雖已年逾花甲，而竟娶一個小太太——在父親固然無所謂，我却和她說不來。雖說如此在長濱還是比在這裡好——我會作過挑線的，所以自己的事全由自己辦理。」也沒有人問，她就這樣不斷的接着說起沒完了。——又像是自言自語，非常坦白。她在燈旁低着頭，擺弄着衣邊。我雖吃完了飯，她却未想起倒茶給我。

有江州長挑排線的姑娘，和四周的情景相稱，頗使我感覺是在聽中國味兒的牧歌，同時想起適才下船聽到提灯人所說的話，若是再進一步闕一間她的身事，或者白樂天要以此為材料而歌唱，松崎天民也要以此為背景寫些文章，但我只是聽着她說甚麼，以後聽到的就是雨聲。

### 十三

房間是八疊，蚊帳，却占六疊，一人睡在這裡非常寬暢。新的蚊帳甚至可以嗅出上面染料的氣味，這地方並不悶熱，反而有些涼爽。雖是島上，在山中也有秋夜的。

我很想給遠方的人寫信片——不還是寫信好。我也不知如何是好。給誰寫呢？並沒有一定的對象。我祇要把這夜裡獨處水邊小屋的心情，陳述給他們。在手底下若有紙筆和郵票，設不定也許要給誰寫一兩筆。但是這裡連郵局也沒有，所以寫好了信還要走出五六里，明天才能發出，想到這種情形使不想去寫了——從枕邊熄滅遠之的小燈。

無論如何也不能成寐。

——那是當然的了。因為才九點多鐘。

這時真是萬籟俱寂。只聽至附近的水流聲，沒有別的聲音。雨好像也停了。工學士的房間就在我的緊下面。剛才還聽到

有說話的聲音……不覺一陣輕微的上樓聲，我注意聽去，是女人的脚步声。——她站在我的窗前，不久就說了。

「您已經休息了嗎？」

「沒有。——還醒着哪。有事嗎？」

「天已經放晴了。月亮也出來了，您不賞月嗎？宏若賞月，我可以把門打開。」

「好，那就請妳打開牠吧。」

她打開的很多——「喂！打開一面就成了。」我走出蚊帳這樣說。

對面的山果然有月光照射着——僅之照着山顛。這沒有什麼意思，啊！還是雲影關係，月光漸之廣大起來，一直照射到山根，但不能月映到水上——月亮已向西傾下。水面上映着山影。周圍的景色已是微淡，昏暗中可以看到水發着白光。

她也我和亂談關於月亮的一切。不知不覺她竟站立在我的後面，幾乎和我成一直列——兩人從一面窗子的間隙處向外眺望。彼此間的距離非常之近。

你們是不是要問話題中的主角旅人是不是會把手搭在女人的肩上？——說起來你們倒是小說家了。若果真如你們所想那真像小說了。——然而事實是這樣的，我不過是從蚊帳出來，把偶然吸剩下的煙頭棄去而已。後來我說：「謝之妳，可以關上了。」

我進入屋中，關上窗子，進到蚊帳裡。

她還在欄干那裡，兩三分鐘之後把門關上，才默之的走下樓去——說老實話，我內心也覺有些不安。道不過是一片斷，下面還有話要講的。

十五

翌日早晨，還是用飯時的會話。她問我遊歷完了問答回東京，我答稱是於是她又問到東京需要幾天。我告訴她一直的走要十天吧！那麼郵件呢她沒問，我答稱若方便用一個禮拜！若不然也不用不了十天吧。因為郵件和人不同，可以不停的向前走。最後她再問我小包裏怎麼樣。我想牠這話裡面一定有緣故，經探詢結果，才知道一個月以前牠曾在東京定購一個戒指。但是到現在還未寄來。我也覺奇怪。——

「是妳自己定購的嗎？」

「……」她暫停一會兒說「不，是別人給寫的信。」

「那是男人嗎？妳已受騙了——我想這樣說，但是我另回答牠了——」

「還不寄來，倒也奇怪了。」

「催一催對方好嗎？」

「商店若是總不寄來，也可以催々。」

作天的轎子在等着我。所以準備出發。

在大家照料之下我登上轎子。工學士送我走後，就要到集々街去的，我以一面整理，一面和我說些寒暄的話。我現在轎裏到工學士會去過的埤屋社去的。

轎子走下旅店廣大的院子，道路兩側的樹都是很整齊。轎行不遠，忽聽後面有人招手——「×××」是土話「××」轎夫回答，這時轎子已經停住。

有一女子，自樹林中徐々跑來。手裡拿着已經折好的兩塊手帕交給我，照例用着沒有氣力的語調說「我全忘記了，昨天

從口袋裡面取出給您洗了，實在因為太忙了，所以忘記還給您了。」

我從轎上伸出手來，接過雪白的手帕，一面用另外一隻手扶一扶帽子說「多謝多謝，這一點小小的東西本不值得再拿來。」

他對着已經走去的轎子說：「祝您一路平安。」

走了一會兒。

運送店的那個人今天並不是來陪我們的，因為是和他要走的路一樣，所以作此一行。他總像是在關心着那個女人。剛才看見那個女人，所以又想起她來了。於是他和監督談起來，所談像是和昨天的話有連帶關係——

「到底對方還不明白嗎？」

「不明白，總之面熟的很多，哈哈……」——監督並含有嘲笑的意思，這樣很自然的笑。

他們竟談自己的話了，忽然像是想起我來，於是運送店的那人就說：「先生照一個像吧。您坐在這轎子上照一張，太好了，可以作一個很好的紀念。」

「××」運送店的那人用土話命令轎夫，於是轎子停下來。

在運送店的那人機肩上的照像机卸下來的時候，監督好像想起甚麼似的，從道旁拔下一棵葦草，用手揉一下交給我說

「這是香水茅，神戶的鈴木商會自南洋運來試驗，結果未能成功。大概還是因為水土的關係，据说還不够抽取香水的程度——但是有香味兒。」

轎子再向前走，我仍不放下已經揉了的香水茅，嗅着香味。忽然想起羅塞提的詩歌，詩的原句已不清楚，我祇在轎上隨便的歌唱——

「那麼再見吧！」過去一少女送她的愛人到戰場去時會這樣說。

「那麼再見吧！」適才旅店的使女在旅人早晨出發前隨在後面這樣說。

## 十五

如何好的一首譯詩啊！看這樣子，好像這旅人不足僅々會和那女人一同賞月來着似的？

我教給你們一個格言吧！這不是希臘的就是拉丁的——「懷疑人者必受辱」

然而我想。我在那裡若和那個女人共處一個目的光景，真不知是否還有資格教給你們現在的這個格言。

實際上我內心所感觸的，並不是那個女人，而她她心中所懷抱的悲痛，現在我這樣來解釋當時令人不解的真相。

——身在殖民地的一個男子，若依戀着那個女人，那我實在覺得有意思了。——旅人們可以留心一些道旁的秋草上

要掩顧，而我已經看見了暴風雨過後的秋草了。（完）

## 出席照像的軼事（拉羅駁）

德田秋聲先生逝世之後，就任日本文學報國小說部會部長

的是我文壇之耆宿正宗白鳥先生，我想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事

事情，既做部長，就有偶而出席，在採否之決定文件上蓋章

之必要。

「可是大體上都是只要露一露頭就可以辦到的公事。」

並非怠慢，本來若論文人墨客的氣質來說，實在不願意往人羣裏露頭，所以終於吐出以下的實話來。

「無論如以在這次會議您也要出席，唉！若您只要出頭給他們看一看就可以啦！」

「所以是呀！我不早就和你過嗎！把我的像片拿去掛一掛不就行了嗎」

「難到說……這又不是靈前像片呀！」

◇模糊集

松枝茂夫譯

東京 生活社刊  
定價 貳圓拾錢

只顧著學問、什麼也不顧地光顧清學問，四十年間，傾其心魂於其著述，這樣，遺留下了「爾雅義疏」及其他之名著的郝懿行之隨筆集被日本翻譯了。原著者對其日常生活，甚為模糊，故其下僕，給他一個綽號「模糊」。然則他對學問、大事絕對不模糊。譯者如下的說清：

「於發行者隨便，譯出之隨筆百章題為『模糊集』，主要係隨便從郝懿行之隨筆集『爾雅義疏』內而選擇者。『爾雅義疏』，計六卷，係周孟伯將郝氏歿後之遺稿，分類整理而上梓之一。其分類為：卷一記異；卷二志怪；卷三博聞上；卷四博聞下；卷五釋古；卷六校俗。該譯本之大部分，著譯自卷三以下之四卷。順序亦不按照原本而排定。」

郝氏之文章，能代表清其毫不虛飾之素朴的為人，而且，更帶着不能形容的詩趣，這已為我所反覆言及。文章好，加之，其見識實在是非超人一頭。這可說是為隨筆家所最應具備之條件。

他的隨筆，多以勸戒為主。此點，尚未出於中國隨筆文學之傳統的範圍，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之。然則，毫無道家之毛病，也並不勉強他人。微頭微尾為謙遜、溫雅、永遠保持着他那悠々不迫之態度。而且，並不失掉是則是非則非之公正態度實在令人欽佩……並且，關於該書書名之理由，譯者這樣的說：

「命此隨筆集為『模糊集』者，當係由於卷頭之一文，然則實際上，做人起初讀郝懿行之文章，羨慕其人之為人，而決心翻譯此書者，係始於周作人先生之題為『模糊』之一文也。」談到本書，譯者之友人增田涉氏之書評亦曾登載，因篇幅所限於茲刪去。我認爲：本書將為日本之中年以上的文化人非常所愛讀也。

◇必勝國民讀本

蘇峰 德富猪一郎著

東京每日新聞社發  
行 定價五拾五錢

本書係高師之著者於病間之期，聊表報國之微衷而著成者。

著者於讀書之語言上會說：「……予於去年以來屢從既知、未知之諸君受到了三個質問。第一：我皇國為何與英米作戰

演戲勝到底不可？第二：果然我等有何之必勝的基本？第三：怎樣方能戰勝到底？本文即對於以上三問之返答也。或有談之不詳之處。即有說之不詳之處，予信其大意亦可明白。」

我曾一讀之，所覺的係當然的事情，可是，就因爲是新聞界及文壇之老大家的蘇峰，無怪能廣引該博，可謂言之盡也。如斯，初版五十萬部，即日賣盡，據云再版目下正在印刷中。吾人讀本書，更覺敬老蘇峰之意見，祈禱蘇峰之益健。

◇四雜誌之新出發(文藝短訊)

日前慶業之中央公論社，改造社發票之定期刊行物，決定各由各所繼承。其情形如左，中央公論社之「國際科學」，自八月號起由朝日新聞社主編；改造社之「文藝」，由河出書房繼承其從來之方針，爲文藝進進而擴充之。「短歌研究」由日本短歌社，「俳句研究」由育英書院(前之目黑書店)，三雜誌決定皆由十月號起再出發云。

# 本朝名笛傳

(註一)

白井喬二

## 一

笛的歷史中，有許多有趣的傳統。其中如敦盛的青葉之笛，菅公的王松之笛，浮田秀家的白蛇之笛，深草少將的告鳥之笛，上杉景勝的燕之笛等等，都是因其本性之佳而特著的，所以是比名笛傳中所有的、更超出一等。

原來，如此索性佳而品位高尚之笛，其中也言所謂不知苦勞的僧人之笛，比如有發聲不暢，且多少生有鏽的笛子，其聲趣味較多。木曾義仲在猿的包圍中所吹之笛，乃為得自其叔父丹波六郎房宗的朝塚之笛；阿部貞任于煙戶之役，為源義家所敗，當其放火城樓而逃亡之際，不斷的鳥鳴火中的白螺之笛；這類的笛子，大部分都含有深切的趣味，絲毫不帶世俗之風，故可稱之為苦勞之笛。

其名稱尙有不甚明者，即牛若丸也就是源九郎判官義經遊鞍馬山時所吹之笛，遊于五條橋上時之所吹者，也似若此笛，然究竟不知其名。然即是京之三條場未的玩具店裡所售之轉々三文笛也說不定。但是，這也只不過是我個人的想像而已，左在笛歷史上，是無可考證的。

自此以降，笛之出世者亦漸多，唯歷史上所被傳誦的名笛，多因持笛者之名聲而傳，其實，于此外，被埋沒于山里民間的，真不知有多少呢？

在明治一年的時候，曾有名叫加賀米造的，是江戶之笛的(註二)作者，他曾寫有一本筆記式的集子，名為「(註三)覽々書々」這本東西，筆者也還保存着。甲這本小冊子裡，可以考究出許多有趣的笛的史話。據說加賀米造是與加賀藩有關的人，沒能在短期間中找到關於他的詳細的傳記，故曾于去歲去信問于前田候爵

家，然亦未能得其詳盡。

在加賀米造開始作笛的第七年的一個早晨，他的弟子們還沒有完全到來，只有米造自己一人在作着的時候，在店屏<sup>(註四)</sup>的外面，有人立着，恰像是個裝裝屏風者的樣子。

「有一點事請教。」

這樣的話語，突然進入了米造的耳鼓，於是米造將穴層吹了  
一下。

「啊！是那一位？」這樣的回問了。

「一大清早，很對不起的，想見一見主人可以嗎？」

米造想着大概是個武人吧！一面想一面從坐位上站了起來，  
打開了屏風。

「我就是這裡的主人。」

「您就是加賀米造君嗎？」

對於已經很清楚的知道這方面的姓名。在那時笛工的店，也並沒有掛有什麼招牌，僅僅是因為米造這人像是常也給人鑑定古物，而時常有許多有相當身份的人，來造訪的緣故。米造將屏風打開看了，啊！是多麼魁偉的一位武士！米造不免一驚。

「啊！您怎麼來此污穢之地，是有何貴幹嗎？」

「是的，實在是有點小小的事特來請教。倒也並不是別的，是

有一枝古笛，要來請您給鑑定一下，不知能立刻給看麼？」

「啊！我們這種做買賣的人，關于笛子的鑑別，大致是知道的；但是，也許會有不知道的也說不一定。老爺！就是您現在手裡拿着的這枝嗎？」

「不，我沒有帶來。」

「是嗎？」

「實在說，因為那是不能拿來的緣故，很對不起，要麻煩您去我家一次看看，不能一塊兒去嗎？」

米造想了些時，大凡鑑定珍貴物品的時候，普通是由這方面出去看的；而笛子並非高價之物，且又因米造對之特別技巧的緣故，所以大概都是由對方帶來請教成了習慣的。

因為米造像是有些遲疑的樣子，所以對方又說了：

「假如那是可能拿來的東西，我又何必麻煩您上我那兒去呢？實在是在因為拿不來的緣故。」

這侍者的簡略的語辭，非常有趣。

這位侍者名叫海田小三郎，是昔日武者的三百石俸的部下。

會借住于今應布區<sup>(註六)</sup>的今井町的一所宏大的房子裡，因房子過舊的緣故，才請大工來改修一下。在將要折毀內書院的床壁的時候，在壁中突然發現一枝笛子的頭。

「大概是這所房子建造成功時，放在裡面的，怕不小心破損了什麼部分的緣故，所以就照其原位的放着，沒敢動它，特來請教于您。」

米造聽了這話，於是

「啊！這樣很好！假如是從壁中猛然的抽出來的話，竹管會出毛病的，這樣很好，讓我們一齊走吧！」

如此，可以很快的就明白了，加賀米造立刻換好禮服，一同去了。

## 一一

來到麻布區的金井町一看，果真是一所很大的房子，此金井町是昔日有名爲金井玄南的兵家住過的地方，因而題爲此名。除去這所房子之外，沒有很大的有名的住宅，都是差不多的人家，相並的排列着。

隨着侍者走進大門看了，這是一所很舊的房子。雖然米造對於建築方面是不能很清楚的明白，而這所房子依他看來，至少也有三百年了，不論古今，不論房子是如何的舊，無論怎麼樣，總之，有許多是喜歡住大房子的，這也是彼等性格之所致，也是沒有法子。

侍者，即此家之主人海田小三郎，伴着米造，立刻來到了書院。

通過了書院，看見在書院裡，已經來了一個人了，同樣，也是一位身帶配刀的侍者；米造看他不像這家裡的人，想他也許是主人的朋友。誠然書院的床壁是很利害的崩裂着，米造從側方窺視了一番，從一魂席縫裡已被掘出有四寸長的笛之尾部，是被看見了。

「啊！笛之尾部是露着呢，這樣很方便。」米造自己一面說着，一面就上了炕，可是，因爲光線過于黑暗的緣故，雖然是伸着頭，向裡看，也沒有方法來鑑定，米造很爲難，就回頭向主人說了：

「老爺！請借給一盞燈籠吧！」

也許是因爲陰着天的關係，可是，在這個坐位的地方，誠然也是白天點灯的場所。

「好吧！海田小三郎立刻就吩咐家人給燈籠拿來了。」

加賀米造拿起燈籠，仔細的把笛尾看了。

「啊！這裡的略有些記錄着，有一個刻着朱紅色的大字呢！」米造看了許久，只說了這一句，然後就默々的不斷的用手摸弄笛子的漆面，又用手指摸弄到笛孔，當此時，笛子突然變得像

是不通氣了的樣子了。不久，米造就提著燈離開那裡，走下來了。

「米造先生！如何？」

「啊！這是非常的東西啊！」

「非常的東西？所謂非常的東西，究竟是怎麼回事？」

米造吹熄了燈籠，

「是因爲有這大字的記號的緣故，」

「是」

「據我所知道的，這個大字的記號是有兩種笛土常々刻有的。

一種就是久色大博所作的，另一種是實井狛善的所作，以其名狛善之故，所以也用大字作記號。如此說來，一定是此兩人中的一個人的所作。」

「你究竟以爲是其中那位作的呢？」

「我想或爲狛善所作。」

米造語未斷的時候，較米造先入此室來的那侍者突然

「哈！哈：：」的笑起來了。「那不對，那不對，誠然由大字來鑑定是對的，可是以後的斷語是不對的。這並非狛善之作，確爲久色大博所製作的。」

「啊！你是這樣的想嗎？」加賀米造改變了對對方的看法。「那

麼，大博的東西，又有什麼證據呢？」

「不，另外並沒有什麼證據，但是，雖然沒有什麼別的證據，僅僅是看了這一點，不也就大概的明白了嗎？」

「但是，我仍然認爲它是狛善所作的。」

「不要再說痴話了，你不是江戶的首屈一指的作用者嗎？可是，爲什麼連這一點兒都不能明白，這不行呀！」

「侍者先生！你罵人說痴話，也未免太過于利口了吧！我也是做此生意的人，怎能信口胡說呢？不知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鑑定？然而，這樣利害的說話也是不應該的呀！」

是因爲地方不潔的關係嗎？米造平時並不是這麼愛生氣的，而今晚呢，是真的生氣了。侍者一方面也是先要立定他的鑑定，故以高壓的手段要把其他一切異論都打消淨盡，但是，終子是未能如願。因爲在商界，對於米造的名笛的品質的批判，是具有信賴的。

對於這只露出一半的笛子，兩個人爲了究竟是誰的還是狛善的緣故，開始爭論了。究竟所爭論的只是由于大字引來的問題，所以和其他的問題不同，不能有個爽快的結束。

「你一定要說它是狛善之笛，將床壁打開，將笛子拿出來看看，不好嗎？那是最好的方法吧？」

「是的，那一定會很有趣的，狛善和犬博的笛子的長短是不同的。還有第一節的穴眼，也是不一樣的，所以只要插出來一看，就可以明白了。」

「哼？假如要是如你所說，是狛善之笛的話，我寧願把頭輸給你！」

「嘿！輸頭嗎？這是最厭惡的事，我只有拋棄我的買賣，躲到別的地方去，再也不來江戸了。」

「啊！你這樣的想法倒也不錯！但是，我既約定輸了給你頭，我就一定這樣做！」

「變成非常之事了呢，那麼就開始搵好嗎？」

米造到這地步，已經弄得想退步而不能退步的局面了。

那時，海田小三郎在旁邊只是驚奇的看着這爲了大字而引起爭執的二人，有漸趨擴大的神氣，海田小三郎想了；「假如這樣繼續下去，是不堪設想的」於是說了：

「請慢着！今天不能搵，這是我的家，這樣隨便的給我搵，有些困難，請待明天吧！明天的未時，你們再來決勝負吧！那以前，希望你們仔細的再考慮一下，有什麼夫誤的地方，不可太輕率了。」

到了明天，也許會把像今天樣的興奮鎮壓住了。海田小三郎

一面這樣的想一面說；誠然，別人的家，隨客人或同道的便，就來搵東西，是不行的。因此，兩人今天決勝負，是不可能了。

「那感就是吧！你明天不要誤了時刻！」

「想着點兒，明天的未時。一定早來！」

## 二二

米造竟然也如此立了約了。

是多麼出人意料的舉！加賀米造回到家裡來了。無論如何，是有些說的太過，到了職場，還是有些沉不住氣，手也還不能做事。對方的以首立約，也太有些過利，過于自傲了，對方的以首立約，也太有些過利，過于自傲了。自己呢，又以此生意作賭，現在想起來，是再也沒有壞過于此事的了。真是混人！立了這樣的約！真是所謂禍從口入！帶着妻子，弟子們躲到那兒去呢？米造的心事，雖然沒有表現在臉上，却只是獨自的呆想。當此時，弟子中有叫上太的。

「師父！今早很早的出去了。」這樣的說了，看他師父的神色，還是沒有改變，一定是深深的在考慮一件事呢。加賀米造並沒有很多的徒弟，但是，時常是念有幾個好弟子的，後來別號

所謂狂言樂師的，以及櫻考等人，都是由米造教導出來的。

米造仍是一面想着。

「啊！今天作了一個很不好的鑑定回來。」

「可是，無論怎樣的怪物，師父也能。」

「啊！並不是什麼怪物，而僅是枝管子。」

「怎麼？管子？那麼的早，管子的話，拿來不就得了？」

弟子門太有些知其師之心意了，如此說了些話，果然米造的不快，抑止不住，現于臉上來了。

「一大早的出去，真沒好事！無論什麼時候，做事都得謹慎，就不能走錯一步。」

「有什麼事弄錯了嗎？」

「厭人的事！雖然是沒有做錯什麼事，徒然耗去許多的時間，真覺着不上算。」

以後就抽了個冷子，斷了話語。

實在說，今日之笛，米造認為是狛善所作，是有着充分的確信的。像那博學的米造，不僅僅是善作管子，並且是曾考察過許多名笛的故事來歷的。狛善說的强有力的理由是因爲寶井狛善曾住在廣布區的谷町，而今井町和谷町有如目與鼻之近。並且狛善所作的犬字爲記的七枝管子，其中的六枝，都已經知其

着落了。唯一一枝，尙未察知其究竟落在何人之手。這不獨是米造一個人不知道，古今的笛道調書之中，完全是如此寫着的。又據另外的傳說，這枝笛，是狛善自己在某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發現了，于是自己買了回去，用火燒却了，這是另外的一種傳說。

「無論如何，這一點兒的證據，米造方面是有把握的，所以僅僅是看了那突出的一部份，也就可以證實是狛善之笛，那有失敗的道理？他怪躍武揚威的呢！看到明天，也就能明白了。啊！努力的做去，絕不能磨小！」

自己打着自己的大腿，鞭策着自己；到了第二天，米造的膽子很壯，到了約定的未刻時分，

「喂！還不給我拿禮服來！……」

自職場開始就很有勁的喊着，妻子履來很好的禮服，給穿上了。並且穿上雪白的布襪，最上品的草履。(註八)試走了兩三步。

「好！走一趟回來。」

米造很有勁兒的，走向今井町來了。小三郎宅門之前，突然出現了昨日的侍者。

「啊！侍者先生！」

「啊！是昨天的那個商人嗎？」

商人嗎？這樣的閒話，米造听了，不免有些氣憤。

「如何？分別出來了嗎？」

「你如何了？在現在有什麼意思盡可以說。經過昨天一夜的工夫，犬博所作的一節，明白了嗎？」

「不，很抱歉的，我的主張到現在不但沒有改變，仍然以為是狗彘之聞，並且因為又過了一日的關係，這觀念是愈發加強了。」

「還是那樣嗎？請不必再說不知世事的話了！如此誇大，小心今後不要後悔！不要多說廢話了，走吧！」

「你也請快來！」

在此二人爭論之下，走入了大門，雙方都是這樣堅強的自信着，這兩天的記號之爭，愈發變得有趣了。

#### 四

兩個人氣勢洶洶的走進了大門，今天同樣的是要將對方弄的沒話可說才好的意思。

「請教！請教！」

「此方多請指教！」

非常的有勁的神氣，完全是名駒的勁兒，雙方都來造詣主人

。這裡的主人小三郎是已經豫備好了，於是出來迎接二位。看雙方的顏色，「啊！不好！」這樣的想了。按理說，經過昨夜，互相的心情，都應該變軟了才時似的，這種爭執，也應該自然的變得緩和了才對，而今觀察彼等的顏色、神情，那有一點緩和之氣？好像是雙方的偏見愈發增長了，由這形勢看來，較之昨日，似更險惡了一層。

「好！兩位請先！」

小三郎這樣應付打說着，也沒有辦法，只好領路到昨日的書院去。今天的坐位，戶掃得非常清潔，並且在床上放有一隻三匹獅子的香爐。縷々雲烟，直昇向天。這屋子顯得非常沉靜，而侍者和米造二人，對於這些毫不注意，只是凝視着床壁，一方面心裏想着：「哼！還有什麼哪！這商人不要使他太倒楣吧！」另一方面也一面念着：「自己的管道的興廢，全在今日了，不知究竟如何？南無八幡大菩薩千代萬之神啊！請明示一切！」真的變成了非常之事了，加賀米造在當時的記錄裡曾寫道：

「以四寸之笛尾，縮短三年的壽命來說，土中的七寸同樣也是左右我的壽命，金剛神菩薩！」

曾有過這樣的記載，說的真是巧妙得很！

啊！總是這樣看着是沒完的。

「老爺！現在開始掘出來，不好嗎？」

加賀米造提議要掘了，侍者也就應其言而說了：

「你既善作笛，那麼掘的工作，就請你擔當吧！」

多麼有名的笛子，也動不起這樣的夥伴的的折磨。雖然他的話是這樣的利害，然而江戶唯一的笛的作家加賀米造毫不在意，只說了聲：「那麼，失禮！」一面翻過面上上了床，很靜的，膝頭突出在前，像昨天的樣子，只是裹纏着笛尾，很久沒能攪手工作，在此正可借米造的記錄中語來比喻：

「見名管而舉手，其輕有如湖面之浮朱盃。」會這樣的害過。

其實，筆者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其中的含意。總而言之，是指受取角笛時態度的嚴峻而言。由此也就可以領略其現時下的心情了。

好多那樣的經過了不久，米造就齜齜的把肩向前屈，伸出左手，握住了笛之尾，而右手並沒有摸著笛子，只是用手指尖拍擊的掘著壁土，這樣的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與起先說掘的時刻，簡直已是雲泥之差了，壁土也只像是被春風吹動的花瓣一樣，只是一點兒一點兒的落下，如此下去，要經過多少的時間，方能完全掘出，真是一點兒也不能豫料。

加賀米造的能如此耐苦，也真是偉大，而侍者們的忍耐力也算不小。此笛始掘的時刻是午後三時，却一直掘到了第二天早晨的五時。是多麼驚人的事！在其間夜食的飯團子拿出來的時候，米造只是用泥手，一個一個的很快的吃了，又立刻向着床壁拍擊的開始他的工作。侍者看了米造面上的緊張的神色，十分感佩，也就不忍再說什麼奇薄的話了。這就是所謂鑿道的神聖吧？！

當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加賀米造的呼吸，已經變得很緊迫了，這是因為過于疲勞的緣故吧？不久，呀的一聲，啊！原來是在其右手中已經取得黑胸紅絲的一管笛了。

「諸位！笛子已經拿出來了。」

這時候看加賀米造的面色如土，眼睛通紅，似有血絲，而唇帶紫色，真有些不像是此世間之人了。海田小三非常感動。

「啊！這是很辛苦了，真是一枝長的管子泥！」

「不！」米造一面說着，一面從懷中拿出一塊雪白的手帕，將這枝管子纏上了，放在三人之間。

「好了！我們看笛頭吧！」

這樣的說了。這樣的做法，很使人覺得調和，其上的標記，

並不只自己一人觀看，是要指示給四圍的觀衆。加賀米造說了又說，並且自己並不以鑑定者的立場行事。侍者也頗爲他的態度所感動，于是非常溫順的說了：

「好！那麼就開始察看吧！」于是三人就在殘燈之下開始了。

## 五

當時笛子調查的結果，究竟是如何？在米造的筆記裡簡單的寫着「我方有利」的字樣。因此可以斷定仍然是米造的鑑定是對的，究竟還是賣井狛善之笛。米造除此而外，並沒有再詳細的記載、爲什麼米造費此肝膽而察出之笛，怎麼不詳細的記錄下來呢？真是一件可惜的事。然而，也許是米造很忙，正好寫到此處時，有了緊急的要事，而就此失去了詳細記錄的機會了。但也許是米造爲了什麼緣故，而將此一節省略了的也來可知。

元來，依先時之約，究竟是否受取了武士的頭的事，也沒有記載。然而那侍者，當然是比元來要灰心喪氣多了。讀了他的筆記的最後所記的種々，也就可以大概的知道了，而是非常有趣的。

于此，再作一點的介紹給讀者，此侍者，好像是叫金澤林邦

，是當時的一個儒者。因爲米造于其筆錄之後，曾有過如此的記載，是因爲金澤林邦對米造特別感服的緣故，而對米造說的：「在你面前，懸多少的頭顱，也是不足的。」話語，是多麼談諧啊！由此可以想像此侍者，就是林邦了。並且看那以後的樣子，似乎米造和林邦是成了不逆之交了。林邦的家裡，每逢有不幸事發生的時候，米造必驅車前往，這是在米造喉嚨一會記有的。所以其後，二人之交，可認爲非常的親密。

還有一些值得記載的，就是當時逼出來的，知道是狛善之笛的事，于其筆錄的後面，曾不斷的寫有「狛善」「狛善」的字樣，察看此笛的初時情節，寫的非常簡單，而其氣甚佳，筆者返復閱讀，往日情景，猶尤然在目。

當宵禁之五月時節，也就正是此笛掘出後二十日的傍晚，在數寄屋町的一處庭院裡的樹下，設着筵席，並請了萬原柳女吹笛，其調從狛善。其幽雅。米造之笛，雖爲當時江戶之冠，然總不免有世俗氣。萬原柳女並非藝人，乃相當有身分的十八歲美女，直享處女生活。實可謂笛道史上之一枝燦爛之花。且據云此女爲初試狛善之調者，實不易也。柳女以淺粧坐于綠葉烟草之間，變有些令人消受不了的勁兒。

于其時，笛之音一節，于其筆錄中又無詳載，僅記有「于其

右末之孔肉處，有毛點樣的刀痕。」就是說在笛的最下端的穴處，有一些毛尖樣突起似的損傷而已。僅有此點，即能左右其音色，實令人感服也。

就此點觀之，無論作何種學問，愈入其奧，方愈能知其難。有如久色大博，以及寶井狛善所作之笛，同是以一竹作成，然而，就有普通人所不及之複雜之人格，表現于其音色中。凡人爲事，誠不得不努力也。

此類之笛，至今已無人能操作，惜哉！然而，人們因此可以安心也未可知，于其筆錄中，特作拔以誌感。

### 【註釋】

- 一 本朝：指日本皇朝而言。
- 二 江戸：即現之東京，江戸者，江戸幕府時代之稱也。
- 三 覺之靈々：記錄之意，後述之筆記，筆錄等，即指此靈而言。
- 四 店屏：是指店內之言幕而言。
- 五 三百石：日本昔日皇朝體制，仿中國帝制時代，小官年俸有三三百石者，故此處是指小官而言。
- 六 麻布區：東京的一區名。
- 七 布襪：日本原右足袋，大趾和其餘四趾處分開，爲穿草履便利的原故，穿禮服時多沿用白色。
- 八 草履：粗製者和精製者皆有，種類甚多，粗製者爲稻草編，工甚劣，且不雅觀，有如中國鄉間農民之所著草鞋，而精製者爲用極細麥草所編成，有相當厚度，輕適而美觀，竟有值十數元

至數十元者，薄禮服時服用。日本人常用和服，布襪，草履之考究，應比諸中西各國之絲襪，偷皮之考究也。

九 八幡大菩薩：日本京來主弓矢之神，普通人民皆信之。

## 別莊貨 (文藝家拉雜談)

在東京西郊中央沿線的阿佐谷，有一個時期被稱爲巴黎羅旬區，有名的無名的文人和畫家們，好似以類相聚一般的，都遷移到這裡住居，直到現在，其畫畫神之多，可以說是當時所遺留下的紀念。

回想某日傍晚，在同中央沿線之吉祥寺居住的武者小路實篤先生，到阿佐谷來尋找舊書的跡事。

在車站月臺裡椅子上，武者先生手持一本好像別莊貨的舊書，入神的讀着，電車到了，不乘，這期間三輛四輛駛過去了，四面已漸漸的披黑陰籠罩起來了，可是仍然一心不亂的就讀着，好像是忘掉了回家。

「得到了甚麼好的舊書嗎？」

從旁邊敲肩膀問了他一聲，他好像魂復原體似的，方擡起頭來說：

「啊！因爲現在擁擠，產業戰士滿員，所以在舊書舖消遣了一會兒以致延誤到這個時候，雖然感覺對肚內有些發空，可是恐怕障礙了輸送力，只好忍受一會兒吧。」

這個回答好像巷巷美談一般，可是事實上，那本舊書，却是一本相當有價值的東西。」

# 在上海

富澤有爲男

## 第一章

與友人牧野我倆，由福岡出發，是在正午，飛機較預定時間，慢有一個鐘頭的樣子。

慢吞吞的，海水的顏色，混起來了。這是因為臨近揚子江口了，在目的地的上空，不知怎的，天氣忽而起變化，像是要來暴風雨的樣子。

飛機順利的飛吧！——我在這樣的想。

坐飛機我有過兩次歷死的經驗，一回是在蘇門答臘的巴鄰滂；一回是在北滿，因為坐飛機這件事、當起飛或是着陸的時候，不管怎麼說，總是一件最危險的事。不過若是在空中飛行的時候，即使遇到相當的大風，因為飛機是結實而靈巧的東西，

也是沒關係的；再者，就是有一個推進器不能轉了，也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可是，在暗澹的密雲裏，就是老向前飛，也找不到目標，這種機體像由上下左右遭友推打的樣子，搖動不與，實在使人感到難受。在日本或者是滿洲的上空飛行時，有一個推進器不轉，或是汽油要用完了，這是沒多大關係的，但若在敵人的上空，或是密林與廣袤的海洋的天上，若發生這樣的事，可就沒有辦法了，恐怕除了遭難以外，是無途可尋的，這個時候，難得從容，沒有借援，嚴酷的無情，立時就會到來的。

正好是五年之前，我會一渡遊於上海，現在還想與彼時間同，再作一次大江的溯航，恰當武漢會戰初始，我得搭乘飛機，初次鳥看這中國的大地。美麗的太陽在照着，遠處望去，使我感到的朵朵煙雲。不一會竟變成了帶着黑色的紫青色，向下低

垂着，好像兩個乳房，現於飛機的前邊，此種情景直到今天，還深刻的印在我的腦海裏。

碧綠色的水面，隨處散佈着紅褐色的斑點。放射着天鵝絨樣的光澤，在遠方的下面，更掀動着纖細的小波紋。長江之水滲於大海了，由此這高懸九天的大江之姿，就消失於斜陽西照，滾動全波，水天一色的長空彼方了。我對這時的揚子江，是永不能忘懷的。它直似一條銀白色的昇天大龍。

是的，在一年前由爪哇的歸途，我也曾路徑上海。再者，回溯十五年前，當赴歐旅行時也會同樣的一度通過上海，但是那時它給我的印像，僅是蘆葦濁水之間的揚柳，與眺望所見的非由中國人手而由西洋人手造成的都市而已。

我對中國的印像，說都是五年前留下來的，也無所不可。上海的郊外，當時還是不過一年左右的新戰場，野草之中，還有僅存窓洞的牆壁，像水晶塔似亭立着，此時，天地間已經流佈了秋氣，田園裏的黍穗，已披上了顏色，蓼枚也變成淺桃江色，散亂的白色小花朵也到處怒放了，由那邊的並立洋樓間，並時時傳來一陣冬的百舌鳥的啼聲。

我的面前，就是一座唯有塵埃灰土的大廢墟。當煩燥的晚夏。炎日業人的時候，彷彿在這寂靜的街上，我不禁回憶起一年

前的事，我好似墜入了溟渺的幻想中，把握不到絲毫的實際。唯有空虛，所以勿寧說是在作夢。由土塹的背後爬出來貓尾草，在已經着不出型跡的愛國女校舍的破簷子旁，邊開着鳳仙花牽牛花等，這使我感到的唯有凄然的現實與殘淡的光景。啊！自然與歲月之對人生，是怎樣的冷酷呀！在這新戰場上，更切實的描畫出來了，這時我在想，默々の想。

中國人們都逃入租界了，因此，在蘇州河對岸也可說僅存有日本人了。花園橋的通行，是沒有明令禁止的，但是人們却怕由這橋上通過。

往事已是五年了。飛機在密雲中低下頭來，像投石子像的開始下降，不久我便可由窗子裏欣賞這青色滂雨的大地風光了，當我領會了這大地風光後武將生出畢竟歲月為何物之感覺。

此時上海正在豪雨，當這豪雨初止後，街頭積水，滾々而流，猶如河川。路行人們雖找着較高的地方走，但是仍有沒膝或沒股之深。來往汽車，猶如水陸兩用戰車，初水前進，軋起來的水，四外飛濺，小水珠，一顆々的落在路旁的樹上，或是行人的頭上。

這樣的大雨，雖說誰都感無辦法，可是人人的臉上却都沒有被困窘的表情；街旁排列的商店，仍舊是那樣放置着，任流水

的冲刷。提齊上衣來去的男女行人的，也都看不出有憂鬱的樣子。

## 第二章

且不時在那濁流中，發出一陣又有趣兒的笑聲，在水流的街中，有披戴著客的人力車，在街旁樹下慢吞吞的走，坐車的人當然不會浸上水的可是拉車的人却有半個身子浸在水裏。眼前所看到的街上行人們，涉身水裏，是他自己在走呢？還是水沖着他動呢？這乍然看去，是不容易分別的。

我不知是什麼緣故在街頭上覺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和氣，本來是應該流動著一種悲慘的氣氛的，但是却顯現著一種喜慶的幽默，並且我更感到在街頭巷尾以及人的臉上，更充滿著一種新鮮而爽朗的氣像。

當然我們所坐的汽車，也是浸濁流中而行的，但是我把兩隻腳盤在坐席上，水可就不會浸着了。就這個樣子，免強著托到航空公司。

住年那種險惡氣氛，現在不論在人的面上或在街頭上，都不見蹤跡了，啊！這久違的中國大陸的遼闊的表情，又得再見了想從前溯航大江之際，勿論經過多少時間也難解釋的景像。現在又感到它復活了。

由南京稍稍上溯，長江便不單為一條河川，它有地泛濫，有地洪水，表現著一種原將的自然，村莊被沖洗了，田園被掩埋了，到處所見的，僅是濁流表面的楊柳枝頭，破碎的屋頂，它是住宅的殘骸，遠處望去，有的地方有如水天一色的大湖，有的地方，有如汪洋中的孤島，上面鋪蓋著婆婆的蘆葦，繫著一葉扁舟與一頭水牛，前後動蕩着，這宛如石灘與米山入的繪畫。

風在吹着，水在蕩着，蘆葦之間，並有一步迷運的農夫跨在水牛背上，好似在惜戀着陽光，更有默然守在被水流沖擠將動的小房子旁的漁夫，張網待魚。

若是冬天到了，泛濫而出的江水，當然引流而去？假使積水已乾，那麼就有不知由何處而來的人們，跑回他那被水沖走房舍的它地，立時在鄰近的泥濘中，揮秧育苗若，是到了冬天而積水仍未乾時，那就唯有待諸來年了，至於死餓，也只有聽其自然。這是為什麼？這就是大江的自然，與他們祖先相傳而來的人生定律。

固然，長江的泛濫，在最初勿論對於自然，或是對於人間，

是不值得放在眼裏的，但是，長江的遠映實情，勿寧加以利用。相應着悠揚冷酷而廣大的天地，人終於是人。於是不得不建築起鞏固的生活方式來。

此種無視自然的超自然，與超出人生界外的超人生，也並非是茫然使我們不得其解的東西。

已作故人的日本畫家平福百穗氏，由歐洲歸來的途中，不知爲何，老對我說這樣的話：

『我遍遊歐洲各地，但是從與繪畫材料，因此，現在僅存有描繪中國洪水的希望了。』

百穗先生雖終未能其宿望，但當他「荒磯」，「高原」，「西行」等作品完成後，「長江的泛濫」已成先生晚年深藏於胸底秘處的畫題。

一時文學家尾崎士郎氏：「我唯有描寫長江才好」——也這樣不時的對我說，直至今日，他這舊希望，仍未失掉吧！

尾崎氏與我本同爲從軍作者，曾溯航長江，並曾由九江去過鄱陽湖畔的星子，那時湖水裏有幾隻海豬，翻轉着肚子，猶如游渡海洋似的，在那兒游戈，此時我凝視其景有些茫茫然了。

現在我知道何由海洋溯大江而上的，是不僅限於一萬噸級的輪船了。

僅能棲於鹹水中的海魚，在這裏，却變成了淡水魚，安適的生活着。……說河非河，說湖非湖，說海又非海，這就是楊子江。

在武漢會戰的當時，由武穴鎮下流之堤坊潰決而出的濁流，一望百里的平原，具都成了澤國，爲此而失去田園的農夫，至少也不下數萬之衆。因爲我與後沒有機會再來目睹，所以這與已成澤國的平野，能否仍可成爲田園，是不可而知的。

廣漢的平原中，本就散佈着無數的湖沼，一時江法潰出當然要變成澤國——我這樣想。

普通的河川，越是上流，兩岸越狹，這是我們的常識，但是楊子江却是例外了，例如鄱陽湖與洞庭湖，是一種獨立的湖呢？還是長江泛濫之餘呢？其本來的區別，是任何人，也難得其解的，若論其泛濫時兩岸的寬廣，可遙及遼遠十里或二十里以外的山脚。

所謂泛濫，並非十天二十天一時的，至少也要半年，並且當春來的時候，一定還會有新的洪水來臨。

大概約經越半載，武漢會戰，就在這種自然的情況裏進行着，即是僅此，我想也會深遠的意義存在，由中日事變起至大東亞戰爭，日本人本着唯一的使命，踏破東亞所有的邊土，人人

臥野飲流，把持着明日或將動搖的生命，果然前進所以，不知有幾許人，於此黑暗的自然裏，作了不歸之客，這種事實，決不是我們可以普通的理論而一時解決，倘若究其緣故，因為他已超出人間意志之外，所謂戰爭，究爲何物？不久，楊子江也許帶來一種無聲之聲的解答吧！

### 第三章

來上海後，過了四五天的拜會生活，我們的寄泊地就是跨過花園橋，黃浦江畔的華懋飯店。

由這個飯店的窗子裏，自黎明至深夜，不絕的傳人船船擁岸的駭亂聲，數日後稍界將交還國民政府了，那麼同爲敵寇的這個飯店，不久也要編入上海市的財產了吧！

今日上海的繁榮，較之過去，毫未見消落，上海的人口，天天在增，物價雖在狂奔的昇騰，但與此似無關係，五百萬的市民，也像沒有遭受生活的重壓。

從前要一角錢的人力車錢，現在須要十元了。不過若是有錢的話，却是任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到，怕今日世界上物資最豐富的要算上海吧——人人這樣傳說，市內有一躍而爲百萬富翁家的幾幾戶，並有囤積兩倉庫肥皂，就可成五千萬之的資本家

，及國有兩噸自來火電石可稱千萬的巨富者，可是人傳之話，多有誇張，所以不能簡單聽信。

按我所見，物價較武漢會戰之當時，漲有五倍，或十倍，不受統制的自由都市，能保持此種現象，勿寧說是意外的健全，但由於儲備券的關係，過去一年，生了相當的變化。

街頭風傳，義大利人開始大量收買金子。

義大利或許對英美屈服，也未可知，但此事却很早的風傳起來了。

黃浦江上僅存的貝鐵爾號船，只是靠着碼頭而不動了它僅能在某一期間，以交換船的資格，出動一次了，這個一萬八千噸的義大利船，僅成了一個懦怯的巨體，又是一個對人人表示，自身國家曖昧態度的形體。

據我兩三天的見聞來推定，上海的情形尚好，但是隨行的牧野先生，他却表示反對，他那兩個快的耳朵，早就搜集了一切的情報，並憤之作怒認爲最低限度，在上海過生活，是當把一切的市民不分國際，全都看作小偷，更主張若可能的話，應該把整個的上海，一氣燒光，所以他就是在睡的時候，也是在床上輾轉不休。若是忽然間有了響動，我便會馬上醒來，不走神經的捻開枕旁的電燈開關，他則像個遭了暗殺的人撲伏在絨氈

上。我對我們此行目的，尙未提及一言，其實我們此來，在以中國派遣軍爲主體爲一部電影劇本，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連劇本的方針，還沒打定一個，因爲我們必須作一個月或是兩個月的現地巡視詳察後，才能決定出一個構想，所以上海這個都市，在劇本上是沒有重要價值的。

在上海有比我們早來一步的導演溝口先生及劇本家保田先生，在等待着我們，與我們商量，能否僅在當地作共同的行動，這事還算成功了，本來，日本電影公司與中華電影公司的共同作品，是不能不充分開取中華公司方面的意見的，但是中華公司方面，表明在事務上爲設計與技術方面，一切都任日本作主，堅持一種不惜協力的方面，這或許是中華公司方面的賢明處。

凡是共同作品，往々在責任方面，曖昧之點多，劃清之點少，所以從作品的完成結果上來看，未能成功的地方多，尤其是所謂日本與中國雙方面的合作，果真收到什麼結果？……，若是稍聰明點的人，就想脫卸的樣子，充分表示着一種逃避性。由於主動性一切都委諸日本公司方面，所以關於自己方面，爲攝影場的供用，演員的動員等，盡量使其活動範圍縮小。甘於配角的地位，事先就墮入了方便之途，倘真如此，則將於不知

不覺中喪失熱情，去掉協力之意識。

本來這個計劃，在充分發揮身場中日双方的電影藝術，所以這次的合作，最初目的，即在激動起中日兩民族的感動，中華公司方面，若失却誠意，或是抱着受命不得已的態度，不就成了一件沒有意味的事了嗎？

這邊的困難，自初迄今，我們就都很了解的，導演們，及電影公司方面，都會直接受了不少的若，不過我們寫劇本的人，也許不會碰到這種難處吧！偷劇作者提出的劇本，是可以萎縮中華公司方面的熱情的，那麼最初的責任，當然應由我們來負。但是若僅求日本方面的滿足。也是有相當困難的，同時如欲引起中華公司方面的積極的情緒，也就成了至難的事了。想起來，我們也受了相當的麻煩。正是在將赴某地出發，而旅程都定規妥當的時候，我們會見一下終要會面的中華公司方面的人們。

我們這方面，加上有溝口氏，依田氏共五人，中華公司方面爲實際的責任者張善瑛氏及馮節氏，和三四位部長。

張氏之名，在很久的以前，早就耳聞，乃中國導演界之最早具有名聲者，傳說實非一凡庸人物，據溝口氏說，這樣的人，在日本的電影界裏找不出的。……肥大的臉，濃的眉與眼，見

去恰如一位大力士的過來人！

#### 第四章

會談大概了一個半鐘頭的樣子。

因為劇本尙未着手寫的緣故，彼此間並沒有須要甚樣討論的事。但中華公司方面提議，把攝製電影的大體方針，由寫劇本的人，加以說明，所以，終於由我說了一席話，本來這席話是應該由寫劇本的方面中具有冗長資格的尾崎先生來說，可是不幸的很，尾崎先生得了病，未能參加此次會談，關於這點，我不能不首先對中華公司方面表明。我的話是被截成一段一段說的，因為每一段都要翻譯，所以要兩倍的時間，當我說話的時候，張氏在探着腰靜聽。

我見了張氏這種態度，我被一種不能止於僅作一種普通寒暄的新感情所支配了。也是因為有翻譯的關係，所以盡可能平易而簡明的話，絕對避免使異國人頭腦混亂的言詞，或是獨斷的理論，及平板無聊的長談議論，雖是如此想，但不知不覺中，話又說多了。若將所說的話證下來，大概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意見可說。因為大半的材料，似非巡遊現地的方面，漸之整理不可。假使現在提出一個暫時的

構想，也是無聊。也有這種意見：「促進真正中日親善，的演劇電影，未必沒要描寫關於戰爭的事。」因此，說着就光看這一個吧！並給了一本「告中國派遣軍將士書」的小冊子。

讀過這本小冊子後，使我們所痛感的事。已預先明晰的表示了，所以這本小冊子的精神，可以說就是寫劇人的執筆精神，因之希望諸位將與點首先印入腦海。

至於我們寫劇本的人，直至今日，僅是寫過文章的，電影的劇本是沒有直接寫過的；就是今次三人之合作，也察動所未有過的事，茲與劇作家，導演，電影劇作家一是作現地視察之行，也是一件新鮮事。可是結果在電影上，將有何種影響呢？

這唯有待諸今後的事實，現在是難說的。但測預也許不會盡是拙劣吧！這是我可持稍許自信而作回答的，至於日本公司方面，至今雖已準備了一切態勢，但這部電影若無中華公司方面的協力，則是一步也不能動的，倘諸位不能充分了解此點，那麼這件含有特意的的工作，就失去的原意了。

劇本的意義，已如上述，不過我們不能不首先對諸位懇切表白的，是為描寫中國而來的我們，對於中國是任什麼也不懂的，勿論是我尾崎先生，和在席的牧野先生，對於中國都是具有相當關心的，雖我們不過是走馬觀燈的一旅行者，但是却有來

這兩次或三次的，並且還不僅限於我們，全體的日本人，付中國都有一種欲不關心而不可能的態度，但是遺憾的是，現在的日本人，對中國還說不到認識，這點是非請諸位指導不可的，不過話反過來說，中國人對日本沒有認識也是事實，我們追究起來中日事變的根本原因，到底何在呢？要不外為不相知的鄰人間，演出來的一悲劇而已。當然日本或因不能不戰而從事戰爭，實際上，在這次戰爭的無限數勞苦辛酸中，我們捨得了許々多々的非常寶貴的東西。今日雖是如此想，倘於起初透切相織的話，此等悲劇或不至演出，而產生出應產生的結果來，我想這假定是有充分理由成立的，是故與次攝製的影片，勿論如何，必然要帶着一種種日本人切實認識中國，及使中國人切實認識日本的使命，諸位之重大責任，也就可知當然隨之而生了。例如在中國以我作例來說，我於十五年前赴歐途中，曾寄泊於上海與香港，其次當武漢會戰之時，曾川從軍作者之一員，溯時航揚子江，抵武昌，第三次是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之行，第四次是由爪哇歸來途經華南，想起此等種々，與實地實終有深緣。但當十五年前首次來訪時，我們對於西歐事，或多少有所知，但對於現代中國的事情，則簡直是未曾想過，等到武漢會戰之時，情勢全非了，那時那個地方，或許就是我們葬身之

地，因之須要有所覺悟，但這若單憑一旅行者作無責任的觀察，也是非常錯誤的，所以必須要真摯與切實。

文人從軍，大體是不得正解的，只好說是新聞記者的一種，擔當將戰場事實詳細告知後方國民的脚色，才含忽其解，但當將我們文人遂向戰場之際，當時的陸軍報道部長佐藤上校，現已昇任少將，就軍草局長之要職了，曾致送別之辭，對我們所說的事，現仍記憶着。

## 第五章

佐藤上校說——此次想請作家諸位赴戰場一行，在求諸位考察一下為何中日兩國非打仗不可。其真實原因到底何在？最低限度，當不是日本軍好戰而起的，但是，勿論好與不好，中日間的紛爭，却一日一日的重大化，由其原因所歸結之將來目標，又為何物？為使任何人的眼都能明瞭了解其真實意義，我們將期待於諸位的描寫。然而經過數年或數十年之歲月後，始得其一概真理者，在最初却不必為人所明瞭者實多。凡人類間流動之運命，其越深遠的，往々呈一種茫々然不得捉摸之風貌，所以在最初，多使我們煩惱，我們之所以敢請諸作家赴武漢戰場一行者，其希望即在於此，所以觀察一個兵士的行動也好

，或者探求於楊子江之巨流中，或中國農民之生活中也；……佐藤上校的話大概如以上所說，佐藤上校這個時候的送別辭，當時非常叩動了我們的心弦，所以猶能記憶。

此時我，環遊了上海，蘇州，杭州，南京，揚揚子江到九江，以後更出動於第一線，進軍於江南的山野，突入了武昌，結果，使我首先痛感的是我們直至今天，對於中國，仍是全然未能了解，這不單獨限於我們，全體的日本人，是和我們一樣的，這是不能否認的，當然中國人，一般來說，對日本也是沒認識的，互不相和的鄰人之不得不戰的原因，就由此釀成了……我這樣想，此外雖有許多其他原因，但大局當定於此。中日糾紛的解決，最後可僅限於中日兩國握同一國境線與外部戰爭的時候吧！……

我作如是想，所以由武漢戰場歸來後，對於此事遇有機會，每作發表。但到底中日兩國握同一國境線與外部相戰的時期，在什麼時候呢？這是有想像上的困難的，但其後僅五年的今日，我們正與其時將會了，現實巨步的迅速，實在可驚，東亞從早就是為一的，當然多少是有例外——如重慶即為一例，談及重慶，假使今日之東亞沒有日本，那麼東亞千年後之將來，將生何種事實，這決不是可以漠然不顧的，現在一方雖在戰爭

，但重慶的大義名分，早已喪失，我想此點為重慶自身，較任何人所最了解的，我們今日以中國為舞臺，彼此協力攝製一部影片，然此影片並非僅日本人看的影片，它有使中國人看，更使凡有東亞人，甚而連西洋人也看的性質，固然一個畫面，欲使之接觸如此多方面的人們，實是在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但是於今日能感動日本人的電影，和平中國固勿庸論，就是重慶的指導份子，也必能感動的，所以最後的自信與決意，我們是能把握的，因此，這部電影，我們要徹底避免淺薄的妥協，非拿出深厚的真實不可，但是，我們今後所着手的工作，單是理論或設計，無論如何也是不成的，必須由具體的畫面上，刺激觀眾的感覺與感情，把握着觀眾的心，這將是怎樣的一件難事呢？我固勿待論，諸位當也是透切明白的吧！尤其困難中的困難，是我們對於中國及中國人，簡直是不明白，這已如以上屢次所述，所以如不得中華電影公司方面的巨大協力，是全然不可能的。

## 第六章

——這回我來到久違的當地，在人們的話中，有人說中日關係，已經好起來了，但也有人說越發的不行了，一種是退的，

一種是希望的，一種是失望的，這些雜亂相混的話，傳到我們。當我由飛機場去飯店的途中，是日已如上述正在豪雨，但是爲此而煩燥的人們的臉上，却有一種我未曾見過的和氣，這種和氣。超越了一切的理論與辨證。使我有如微風拂面的感覺，經過長期的勞苦，與悲痛後，一步一步的堆砌起來了這種現實，我我勿寧說在這感到一種深的神意。

我常常這樣反覆的想，中日事變以來，日本青年的大部，也是由一切階層職域中而成的日本庶民，已成了百萬的兵，尊奉天皇陛下的命令，來此中國，踏破數千萬里的大地，此事之不可思議處，我不得不想，這個時候，他們囑連中國人也不喝的泥沼中的水，同時在所有的山野間埋葬着友人的尸骨，作充滿血淚與飢餓的大行軍，縱令作過少的計算，通過他們一生中最大的經驗，要算在此中國之土地上所表現的事情，這是不能否認的事，那是些沒名的中國山河，現在彼等青年，已成悲喜哀樂所最尊崇追念而永遠殘留的了；他們任地與中國的農民或庶民，都不能不保持着深切的生活上的關聯，果若只爲戰爭而來，拿起武器，故然是他們的職分，但是事實上，他們與中國的一級人之間，必須漸次造出一種新的親愛與信賴。中國人之中，最初或有感到憎惡的，或有因爲恐懼而逃走的，但是未能逃走

而不能不與日本軍隊一齊過生活的，也是一定有的。這群人裏，勿論如何，不能盡是怕日本人的，相反的一定有相當的人數，感到尚未會有的信賴與親愛，所直到今天，中日事變前的日本人與中國人間的不可解，至少由於這次的事變，已經向解決點踏入了一步。這是很明顯的，即就我極狹隘的見聞來說也是如此，向來，日本人中之任何人不能作出的親愛之綽，却由軍人的手，與中國人相結的事實，是非常的多。

## 第七章

日本與中國、雖說同文同種。但實際上，風俗習慣却有相當的懸隔，並且有時，教養與道德上，也不能說沒有差異，因此兩者間，有時也會發生非常滑稽的錯誤。

例如說吧！我曾聽過下面的一段話，那是一個由中途截走日軍用電話杆子的一農夫，日軍對此事當然以爲是敵軍的行爲，但當日軍趕到當場，慢慢調查結果，却像是村莊裏農人幹的事，暫定即是農人的話，也應謀以極刑，所以開始搜索犯人，來到了那個農夫的家，他一無所惡的，正在以截來的電杆作棺材，問他是你偷了電線杆子嗎？他答說是，問他，爲什麼要截電話杆子，他答，因爲給父親作棺材，問他，父親已經死了嗎？

他答

還活着呢！……

這回對他父親

「你還活爲什麼要作棺材，難道發瘋了嗎？」

他父親：「若是發瘋的話，那裏還有這樣的喜事？……」這等話雖是中國諸先生們最普通的話，但是在日本人看來，却是瘋話了，日本兵們在起初，是以勝氣來此農家的，但經這樣的反復問答後，漸漸的把氣消了，並且不知道怎樣處置才好，然而就由此等事項，不能想像的愛情，漸漸由日本軍的胸中湧出了。

再者，在此的牧野先生也會對我說過一段實話：當日軍駐屯於中國的某一村落時，最初因爲任何人都怕日軍，所以沒有人出門，即是村子裏的狗，也敵對相視，拚命的吠，但是四五天後，兵營的邊上，慢慢的，有村子裏的孩子臨近了，因爲這裏有兵營裏扔的殘飯，他們是來拾這殘飯的，這個時候，日本兵就可以拿拙劣的中國話與孩子們相談了，並且交之以笑臉，所以孩子們也慢慢的聚起來，狗也完全不叫了，不久大人們也長腳的露了面，有的時候，日本兵們更與這哭帶叫的孩子們，手牽着手，一齊玩，其後更令一個一個的脫却衣服，使這群騷

雜喊叫的孩子順序，搬入大油盆的浴池，手忙腳亂的開始洗起澡來。

日本兵們切盼着孩子們能乾淨，但是孩子們却是非常頑皮而討厭；不過當他們由大油桶裏爬出來後，一個個的精神，都爽快了。

畢竟，難以數字相計的這種事，日本兵與中國人間，現在正到處表演着，誠然，由瑣碎的小事裏，發現了人人所不可思議的，至今無人注意的新而大的感情，我們若把由空想中產生出的現實，搬到電影上來是不必要，我們應當把眼前的現實，淳樸的描寫出來才好。

現在中國人中的某一部人，對於日本人的真姿，多少已經有些了解，然欲使之徹底，還待諸長遠的將來，我想，恐怕中國人們難明瞭的，是日本兵那種無與倫比的淳厚性吧！然而依此性格所當產生的，唯有是尊奉大元帥陛之統率而生的特質，因此日軍不容私情，更最嫌惡巧言令色，或謀略的妥協。所以在這嚴肅中，就不能見有通融的效果了，所以，在實際上此種真情，若一爲中國所了解，那麼一定有使中國人感動的。事變前中國所接觸的日本人，不過是僅少數的，藉着中國，而圖自己生計的商人，但是，事變後生出與此迥不相同的尊嚴，這是不

能不請諸位注意的，不依據和平，而偏依據戰爭，日本人認識了中國，同時中國人也多少開始認識了日本，這種事實，是有很深很深的意義的。如前所述，我等對於中國人，是任何徹底的知識都沒有的，不過作了一次從軍行後，跋涉了張善琨先生也不知道的許多中國農村更，會於揚子江上流，渡過張先生未曾經過的窮窘困苦生活，諸位對這不可思議處，將作何種見解呢？在我們之間，是有一種非靠個人意志所能解決的使命，似宿命的存在着。我更想我們由此發出新的此次作品的主题，這種雜亂的想法不知如何，再者，我所說的不充足的地方，再由牧野先生補足，所以也懇請牧野先生發揮一點洪論。

——以上是我以寫劇本人的資格所說的一席話。

## 第八章

是袒，牧野先生和我，談了很多時間但當牧野先生入睡後，我暫時仍沒有睡。

近來，不知甚麼理由，我老想着某一個中國兵的影子，我見到這個中國兵，是在武漢會戰將完，佔領大冶以後，江南日軍的先鋒，開始壓迫揚子江南湖沼地帶的重慶軍的時候。

當時的態勢是這樣，江北的日軍稻葉部隊，攻陷了田家鎮，

遂開始向漢口迅速進擊，越過大別山的大部隊，也很早的克服一切難關，攻擊各地，睥睨武漢平原，漢口的命運，已是告終了。

蔣介石乘飛機逃走了，最後的指揮委諸於周恩來，朱德等共軍首領，他們焚燬了日本租界，破壞了漢陽鐵廠及其他軍事上的重要建築物，在凡有的牆壁上，盡寫了些共軍的宣傳文，命令武昌東方的白澗山及觀音山的砲臺，作最後抵抗，對葛店鎮的防衛軍，也增援嚴烈的督戰隊，直支持到武漢大軍迅速退却時。

所以，不論由那方面，江南的抵抗，是最執拗頑強了，其中並有，脚上絆着鐵鎖，在碉堡裏，打盡最後的一粒子彈者，這樣的中國兵，是見有相當的。由鐵鎖絆腳的事實來看，可知淪軍，還多是十六七歲的少年兵，這樣的事，使我們非常的氣而悲，但是，其後漸之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如說是督戰隊的強制行動，勿寧說是少年自身之所願，後來，我曾看見一個這樣的少年兵，被俘虜而引渡到部隊裏來。

他滿身創痕，尤其是左足的足脛上，因為直到現在還套的鐵鎖，帶着一塊塊很明顯的磨擦傷，大概是由於不知多少月的睡眠不足與飢餓，使他成了這種樣子，少年的那種柔軟的皮膚早

已脫掉了；露出來的胸，在肋骨之間，深處的刻着一條一條的黑溝，樣子十分可憐。

他的面容，有的地方有像日本人似的，一種精悍；向裏深進去的眼睛，再看不出一點的生氣，勉強着站起來，已是用盡力氣，使人感到的，僅有那牙咬着的嘴唇，與那硬硬的肩膀，還能支持着他的姿態。

「怎麼這樣的小鬼，也會那樣的抵抗？」

顯然部隊是不高興的樣子，所以由翻譯從中翻譯問他的名字，及他部隊長的姓名，但是對方對這質問，却不應，至及問他的年齡籍貫，仍是不得其答。

「他不明白話嗎？」

「不是，我想他不會不懂的。」

「大概是太勞累了吧！這正是一個孩子呢！你對他這樣說——絕不傷害他的生命，雖然是敵人，能這樣頑強戰爭到底，我們也很敬佩的。」

緊接着，翻譯就對少年兵傳達這話，但當翻譯話要完而未完的時候，少年兵忽然喊叫起來，摔倒下去了。

「他叫什麼？」

「他說把我殺了吧！」

「別管他，你這樣把他帶到對過去，讓睡一會兒，起來後，給他點什麼吃的。」部隊裏邊有許多的重要事，所以對他就這樣不管了。武漢的陷落，已迫於眉邊，傳江北的日軍稻葉部隊，已進去漢口僅十里的通處；日軍佔領安慶後立即挾別南北分行，其後四開月，仍遲遲不得攻陷，為江甯先驅的我們的部隊，加入這種報道，勿寧說是悲痛。

幸而葛店渝軍陣地已經半部崩潰了，同時去武昌，亦只有十二里路了，渝軍的炮擊，在落陽彩霞的戰野上，又俄然激烈起來。

「今晚敵軍要發炮吧！」：將士們因為有長期的經驗，所以都知道，渝軍在退却前，把一切的彈藥都打盡了，太陽滾落了，雲漸漸低垂，武漢的上空，吐着炎炎的猛火，遙望原野遠方之黑暗處，猶烘烘着血似的色彩，一切大建築物的爆炸，慌亂逃避的群眾的喊叫，於上江的混濁流中，爭先舉帆的民船等——現在武漢是陷入怎樣的混亂，是可充分想像的。

渝軍的炮擊大概是由觀音山方面來的。炮彈射擊，非常正確並且有如火山爆發那樣激烈，前線雖在這樣的炮擊中，但是徹夜裏，對無窮的壘壕，加以肉搏，將之一一突破，照明彈，崩毀民房拔倒大樹的要塞炮，震撼雲霓的迫擊炮，都不間斷的

發射，又在每次白兵戰中，手榴彈與機關鎗交織成的聲調，都一次多着一次，這樣誰也未會合眼的。過了一夜。

我的宿舍，是家民房狹小的二層樓上，當夜裏藉着牆壁上一隻紅色蠟燭整理日記時，每當炮彈落下，由上面，震下來許多天花板上的塵灰，與破牆壁上的土，這種情形下，日記還怎麼能夠寫下去，此情至今仍清晰的記憶着。

狹小的二層樓上，有一個已經壞了的中國式的床，樓下內動的燈光，僅可看到，在地板的一角，堆着稻草，不能敏捷行動的瘦而大的臭蟲，在日記本的紙上，或是握着鋼筆的手指上，來回慢之的爬，我有一種奇異的情感看着他爬，樓下因為住的是通信兵，所以不清礎的電話聲，電鈴聲，及磨電聲，在搖之不定燈火中，無時不在繼續着，大概是更闌已深的時候，因為要小便，我去到內院，屋子內的土地上，通行的路上，入於熟睡中的兵士們，躺臥在散鋪着稻草上，恰如排列着整然的尸體，我手內掌着的蠟燭的光，將他們一個一個的照出，同時又復陷入黑暗裏，他們是多麼的魁偉呀！

我小便完畢後，於是把蠟燭吹滅了，仰視着庭院上與房頂上，遼闊的夜空，院子裏也有十來個伙伴，在黑暗中睡着，但這不是日本兵，像是俘虜，我立刻這樣的看出來，當晚我們的部

隊裏，拘留有數十名俘虜或敗殘的重慶兵，從事勞力，背溝行李，隨日軍輾轉於各地，但是他們沒有更換的衣服，大概他們已把正裝交與輾重部隊了吧！

這樣隨從行軍的他們，不要費心吃飯的問題，本來他們對於跑回自己軍隊，從事戰爭，連說的勇氣，一點也沒有，所以對不能再立於前線的現在的自己身分，勿寧安心而滿意。固然由中途逃跑的也不能沒有，假使即是逃跑了，又將逃向何地，又沒有好的目標，胡離胡塗的費心的歸場，是被野狗咬死呢？是餓死呢？還是再被捕而重作俘虜呢？我不能想：：很靈妙的伙伴們，除此外是無置身之地的，這又是不可思議的存在。

橫豎不久，那個少年兵也要參加他們之間吧！——我在偷偷的這樣想。到了午後，回到司令部，在衛生隊宿舍的院子裏，看到他的瘦影，在那並着腿呆呆的坐着，也不知他沈寂迷離的在想些什麼。戰場已經是不管他了：所以他可以逃跑，可以躲避，也可以留在那裏，更可以自殺，此時他可將自身的自由，委諸命運，全軍的目的，這時只集中於到武漢去。

## 第九章

回到宿舍，我追想着那個少年兵，像有許多之多的感想，不

得不寫入日記裏。

：或者僅是這樣的少年，對中日間無法可解的惡緣，於某一日得有真實的開解，也未可知，所以戰爭勿寧說沒有在武漢，真的戰爭，可以說是在這樣少年的心中：我這樣想。

這少年具有淳樸兵而強韌的生命發展力，且對友愛心的真偽有一種本能而敏感的判斷力，我根據他這種性格，相信他，漸由現在空虛絕望的深淵，走向新的生存線。

一切的戰力，均被剝奪，最後對敵人的唯一憎惡，也不得不喪失，他的境遇，該是暗澹的吧！這暗澹境遇，由孤寂着坐着的他那枯瘦的後肩中，整然擺列着的泥足裏，更可以發現的。

——翌日，此少年，投入池塘內自殺了，據一名叫掘井的小看護兵說，給他東西他不吃，人問他話，他不答，只是一心在想什麼，但到夜半，不見他的影子了，我想一定是逃跑了。

又據另一個兵說，少年跳入池塘的時候，不是半夜，是在尚有微光的傍晚，他一步一步的邁着非常緩慢的步子，漸之走向深處的樣子，看去，好似一個漁夫——那個兵說。

結果，少年未能勝過試鍊，他遭遇的空虛與絕望，已失他喪去信念，他那柔弱的肩背，這微小的擔負也不堪力勝了。戰爭是什麼呢？……我們是日早晨。向武漢出發了。

其後五年，到了今日，少年的面孔，尙渺茫的殘存在我的腦

海裏，這在廣泛的世界裏，怕也只是我一個人的事吧！我對少年的自殺，到現在還是一個不得解答的謎，是拿日本看法來解釋的話，認為他以死來雪辱之辱，雖也說的通，但他若僅僅有這種圖志，是可以有再回到自己軍隊裏的自由，何必單選自殺一途呢？

食物也不吃，同時也不想逃跑，只是一心凝視着自己心中的那一點，以致到溺水自殺，少年的心境，該是無限度的悲痛的。

若是我們能將此少年心中的謎解決，同時對這少年的死，得有真實說明的力量，那麼就可據此，作為此次影片的主眼——我這樣想。

「還沒睡嗎？」

「是」

牧野先生的覺，好像只不過一會兒，他拿香煙的火，點枕邊的蚊香。

「喂！由今天張善現先生的態度推測，中華公司方面，這次也要真摯的幹一下，是不是？」

「是！是的，若不然的話我們是有困難的，同時在另一方面，

也有種之問題。」

……由於每次的失敗，是夜牧野先生，不在床上睡了，他在床與床之間的地板上，鋪上氈子，採取像在日本房子裏的睡法。

「無論怎樣，張善琨先生，是可以看出一種誠意的。」

「是可以看出的，第一，他對日本軍是立刻得有正解了。」

這個未必僅是牧野先生的獨斷，也是我所想的地方，在這種情緒下，那天與中華公司方面的會見，在我是留下了個非常愉快的印象，然而，無論如何說，在中國人一般稍弱的感情中，老實講起來，乃有日本勝了也罷，美國勝了也罷！那方面勝了都沒關係的一種騎牆想法，漠然存在，並且在這上面，綉上了一切冠冕堂皇的妥協。果如此，那麼，對此次共同攝製電影，能寄予甚多的期待嗎？我這樣想……固然，這種事，可暴着性子問罪立咎，但費許多力氣，所得不過使對方稍之興奮而已。到底現在中國人們，作非與日本共同而起不可的想法者，有幾人？……那天的一席話，非僅爲寒暄之辭，嗣後，我更生出一個的反省，並且有有不斷的痛吾敲胸。

「然而，中國方面的地方官中，實在有很多的少壯人物，爲了東亞，決以死志領導新中國。我們相信這是事實，來到當地官

先見到的，像是很好的樣子。」

「是的，上海是完全不可知的。」

牧野先生也這樣淳實的作答。

河岸擁船處，還可以聽到駭雜的響聲，更正好看到由灣間回來的巡捕船靠岸，騾之嗅之的道路上，放出許多行人的足聲，像是一種軒昂的情緒，反應着這高大的飯店的窗子。

當於暗夜聽到街上的人行聲，立刻就生出生出回憶某種情普的癖，是當日俄戰爭的時候，傳說某日深夜，忽然有一聯隊全體殉國的勇士，軍靴聲伴着響亮的喇叭聲，陸續凱旋故里了。

「這話是不是你自己嘴裏說出的？」

「是的，是我和我的母親說的聽過這樣的人行聲，街坊鄰居們，起了大騷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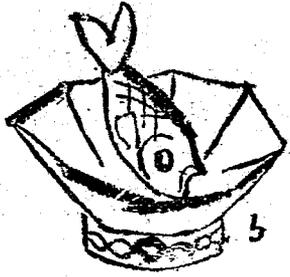
「這件事，一定要表示一下的，你看如何。」

「在電影裏？」

「是」

然而，這並不是僅限於電影裏的，就是我們的態度，若不能如此，則前途是不能進展一步的——我是這樣的想。

生不能作，死也要作——業已成爲今日拯救東亞的唯一途徑。……這是我們所切實想出來的。（完）



## 光琳與宗達

武者小路實篤

我認爲世界上，畫得最輕妙的畫家，是日本的光琳。我想宗

達比光琳是更偉大的畫家。可是光琳一方面，則將宗達的畫道，更進一步，若不是他，究竟不能達到那樣的境地。關於此點，再沒有比他更好的出現。法國的馬內，以畫輕妙的畫，而在法國爲第一，同時，在歐美亦爲第一的畫家，至少，女人的肖像，關的靜物畫的畫，實在是幽默輕妙，可是，光琳的畫若現味起來，則比馬內更爲清楚。我想在中國也有不少輕妙的畫家。像單純化的那吳上看起來，八大山人等可說是比光琳強。內容那方面八大山人則深刻，乖僻。光琳的畫，永遠是輕妙的，至少無乖僻的地方。

光琳的畫，若與八大山人比較，大作亦多，關的屏風一類，有大作，勞作，其內容亦有重厚者。尤與八大山人不同者，即有絢爛之所。雖然是這樣的說，無濃人厭人之所，永爲追求美

的藝術，思想的不含在其中。

然則，我在這裡，以光琳爲主想言者，係關於他的小品也。他與宗達相同，喜好在扇面上，畫畫兒，然則，在彼等之中，也有毅然地畫的單純的。譬如：畫富士山來說，他畫的線，實在是簡單的，毅然而畫的。那是奇怪的帶出力量來。像用胡粉畫富士山之外形，上面再用青色來畫，筆下生出力量來，只畫八根線，富士山就可畫出的。那條線實在是輕妙。像沒有什麼似的，奇怪不知爲什麼有那輕妙的存在。若不看真正的畫兒（或爲很好的複製）則不易明白牠的趣味出來的。我認爲世界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沒有畫的那樣的有要領的畫法。並且，那種畫法，筆力，實爲日本的。

其他，在扇面上，有幅划船圖。從前的人物，是一個人獨自地划船的畫，然則，船塗以金泥色；波則塗以銀泥色。爲很審

修的趣味。雖然顯不出來那划船人的生活，然則，僅用很少的線，所畫的畫，實在是有意思的。我想問之世界上，在那裡，還有比這個更富趣味的畫？若不到想像的世界之月亮世界裡去，則爲不能看到的畫。像這樣富有趣味的畫兒，就是像英美人樹立着，也是畫不出來的畫兒呀！那張真畫，若是讓馬內看到他恐怕要很佩服的吧！

在而裡，還想提之光琳另外的一張畫兒。

那並不是扇面，是題爲豎一尺一寸七分，橫一尺九寸八分的小張躑躅圖。

這又是實在有意思的。

小河的岸上，有紅白的躑躅花開着。那個躑躅花的畫法，實在是很單純的，然而，那實是徹頭徹尾的像光琳的畫兒，那種妙味，若非光琳，則不易畫得到的。實在是天真，畫的很均衡。躑躅花，花蕾，葉，枝，河流，崖，草，畫的非常的單純，很均衡，鮮明且美麗。

這也是若不看真正的東西，或好複製的，則不能玩味其妙味的。實爲世界上唯一無二的畫兒。唯在日本，方可產生出來的藝術，能够產生出來這樣的藝術幾，這是值得我們自誇的一個地方。

像這樣，和平的，天真的，單純的弄其美麗，這是別處不能想像到的畫兒。

日本的大部分畫，受到中國過去的畫的影響，那是事實，然則，光琳等之大先輩宗達，是爲最能發揮出來日本特色的人物，並未模倣中國的。原來，光琳也會畫過中國的人物，就像那樣的地方，他都是徹頭徹尾的，爲他的本來面目，露骨地表示出來了日本的固有特色。況且，談到畫日本的材料，可說是純爲日本的。

宗達之受過中國畫的影響，甚於光琳，畫的像中國人畫的，可是，像那樣的畫，完全將他獨特的奧妙，完全流露出來。

以前，自己曾經想過；日本人能真正畫龍的人，很少。中國有許多龍的名畫。看了那些畫，知道爲什麼該畫龍的緣由。我認爲只有畫龍，才能生出那樣的心情來。並且，可以自由自在地畫牠。帶着淒涼像活的似的。可是，日本的龍，多想出許多不自然的地方出來，族不是這樣，又不是那樣，左思右想，永遠是概念的。做出來的龍，是很多的，陷于一定之類型；有意思的，是很少的。可是，正在這麼想的時候，看了看宗達所畫的龍。並且，我仍是很佩服的。這樣畫的畫法，是與中國畫家的畫法，簡直是不一樣的。自己想：是否有這種畫龍的方法

呢？幾乎受到了另外的感覺。這是借龍，很奇怪地發揮出來

了墨色來。那張畫，我認爲是不是畫活的龍，是爲了自由自在的發揮出來墨色，所以，來畫的龍。因此，美的奇怪。比中國的龍，爲更放逸的龍。至少是可以看到不是龍的姿態，而是厚重的墨色之奧妙，更美麗的悠然地發揮出來。我看宗達的龍時，認爲可以生出很好的妙味來便是：我喜歡宗達的畫兒，甚於中國的任何的龍畫。所有的傑出的畫，是看牠的時候，是以那張畫爲滿足，其他的畫兒，全忘了的，是具有這樣的力量。宗達的那張龍畫，也有那種力量生出來的。

此外，宗達尙以墨色畫蓮及水禽，可是，他並不拘泥着中國人的常畫的畫材，成了他自己的。非常雅致的，其奧味亦輕鬆，沈着，無偏。帶墨的地方，是很厚重的，雅致的奧味，充滿了出來，然而，並不尖銳。豐滿。生出來若非宗達，則不能生出來的奧味來。光琳則爲輕妙，宗達則爲厚重。立刻不能說那一個好。看的人漸之地喜歡起來。

好畫，自然含有他那固有的本性。若看櫻花與梅花，則分不出來何優何劣，看的人覺着美麗的，同樣的，若看光琳，則欣賞光琳，若看宗達，則佩服起宗達來了。

宗達也常畫扇面。其中，也有許多驚人的傑作，其中，我對

「芥川圖」的畫兒，甚爲欽佩。

其題材係得自伊勢物語中之芥川的傳說，其傳說，現在不能相信的話。

自「昔有男」開始，「那個男子有次帶了平常不易看到的女子出外，走到芥川的河邊，於是，雷打的很利害，雨下的也很利害，將女人放入亂七八糟的米倉內，自己守護着人口，男子不知道那裡面有鬼住着，那個女子爲鬼所吃，然而，雷打的很利害，听不到女子的哭聲。那畫上只畫着雷神及米倉的房頂，實是驚人傑作。

柏樹皮色的房頂顏色，實是驚人，雷神爲白色的身體，他的畫法，像是建仁寺內有名的宗達的風神，雷神的雷神，然而，他的想像，實在是英麗；在上面，是雲彩在流動着。這也是若不看真東西，及好的複製，則不能明白的，可是，這與世上無比的畫兒，是無異的。

他的畫材，是像雷神什麼的珍奇的想像物出來，實在是將牠發揮出來，畫出來英的場面。日本的從前的「繪卷」，是常畫雷神的，並非宗達所想像出來的。至於雷神身體上的顏色，衣服的颜色，我以爲是他想出來的。全體顏色之配合，實在是好看的。這並不是很淡白的。像金泥，黑，深藍，青，綠，紅，黛諸

，白色等，渾然調和地發揮出來，很好看。發揮出來世界上無比的英麗出來。

現在不願意將宗達的畫一一牠都舉出來，僅是由於宗達及光琳爲世界上的人須知的名字。我想，就是在歐美，稍對畫抱着興味的人，大概可以知道他們兩位的名字。在日本，比他們兩位更好的畫家，是很多的，可是，認爲最能發揮出來日本人的特色的，恐怕只爲這兩個人，所以，僅先介紹這兩個人。

可是，光介紹這兩位，這篇文章，還是不覺得滿足似的，可是，從來不知道這兩位的名字的人們，可以知道他們，我想將來，還有更知道他們的機會。現在，只不過是想希皇諸位記着這兩位名字，舉出這兩位的畫約有二三，以饜讀者。

我在六七年前，到歐洲去的時候，覺着被英國人的老太婆用侮辱的眼光來看自己的時候，自己內心裡說道：「椽光琳的那樣文化的神經發達的畫家，在英國有嗎？若有的話，請說出來給我看看。」這樣地想起光琳，安慰着自己。

實際上，不知道諸國之最偉大的人，最容易輕視別國的人，實在知道了偉大的人，是發見了一個新世界，在人生上，再沒有比它更高貴的事了。

真能知道宗達，光琳等，一方面可以知道日本的藝術是爲何

的變遷之情形，他方面，是將那個人的人生，更可稱爲美化，豐富起來，可以獲得給予人生的一個寶物。那種樂趣，若是知道的話，其樂趣是無窮無盡的。

#### 執筆者介紹 (一)

佐藤春夫 小說家，詩人，本誌編輯委員，主要之作品集爲「殉情詩集」，「田園之憂鬱」，「都會之憂鬱」，「中國雜記」，「掬水譚」，「國邊谷仁的姑娘」，其他多數。

中谷孝雄 東大德文半途退學。小說家。其作品集爲「春」，「死及其周圍」。

白井喬二 小說家。大政翼賛會之調查委員。日本文學報國會小說部幹事長。氏之作品集爲「站在富士的影子」全六卷。「白井喬二全集」全十五卷。「國史插話全集」全十卷。「鐵獄之一生」上下。

富澤有爲男 東京美術學校半途退學。陸軍報道班員。小說家。美術批評家。本誌編輯委員。氏之作品集爲「白色的壁畫」。「凍土」。「東洋」及其他。

橫光利一 早大中途退學。小說家。本誌編輯委員。氏之作品集爲「橫光利一全集」。「日輪」。「菜種」等多數著作。

# 周作人先生論

一 戶 務

初接周人先生之響咳者，係昭和四年己巳（一九一九）酷熱的時候。地點係先生久住之地，北京西城八道灣的客廳。在那開雅的客廳裡，時常可聽到悶熱的槐樹下，秋蟬的鳴聲。外邊熱的像火燒般的熱，可是，稍微光線不太充足的書齋裡，腳底下甚至覺着有涼風飄動，好像似入海底一般。先生頭髮束的很短，剃成光頭樣子，戴着大破璃鏡的眼鏡，身穿着麻織的很白的中國衣服。初見的一瞬間，我以為是小說家山本有三氏的風貌。到現在，雖然不那麼想，可是，當時，覺着相似的感覺。

那時，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鹽谷節山博士直門之我們中國學徒之間，長澤矩規也氏，最以北京通曉家而出名，早已於大正末期（一九二五——）曾踏過燕京文化之地。該地之風物世情，以及甚至北京學界佳話，名蹟舊所觀光遊覽，北京劇壇雜誌，北京吃食，有如手掌，無有不知者，在胡同內遊玩之賣東

西的叫聲，死胡同裡邊的小飯館內的一杯酒的味道等々，真是富於文學的北京地圖。與現代中國文人學者之親交，有一日之長，我談到北京的話，當受賜於長澤先生之處頗多。約自昭和十年（民國十年）起，北京已漸脫離了舊北京的面影，成了雜漠的北京，然則，從那時起，反倒到北京去的日本人漸多，聚會神地成了年青的隱居的人，懷想着文人趣味之舊北京的隱居的人，亦大有人在，然則，看到舊北京最後的一日之親愛的長澤先生，對於我，誠然是值得懷想的舊北京地圖引導人的恩人之一人。到北京遊玩的第一步，麻煩人家到北京的城外八道灣的犄角兒去訪問周作人者，亦為同氏也。那時，曾經訪問過周作人之日本人恐怕很少吧！長澤氏說：「遇到周作人先生，不想敬听先生的高說嗎？打電話，請求面會。請來吧！」讓人這樣說着，已不是這樣那樣的忸怩的問題。長澤氏偕我，訪問

了苦雨齋。可是，當年的我，對於周氏之爲人。文學，均無一知的豫備知識。與昵知是不同。然而，周氏之香名，早已知曉，或者對於先生之隨筆，所感到的真實的感情，有甚于孔子之儒教倫理亦未可知。但周氏華譯過日本的狂言記，也翻譯過日本的小說，也創作了隨筆，且爲北京大學之教授，魯迅之舍弟

。關於此文學年鑑上第一頁的知識，我略微知道。听到了五四文學革命的波浪，漸之地樹立了中國的新文學，對該新文學運動上之功績，周作氏亦有一番貢獻，這樣的消息，是那時在東京都神田區の日華學會以中國留學生爲目標而販賣雜誌的店內，所賣到的中國雜誌裡頭，雖不太清楚，朦朧地可以知道。從雜誌的雜報及留學生的談話裡，間接地可以知道中國新文化，似通不通地。據說周先生是作白話詩，是人道主義的詩。介紹日本現代小說，會翻譯過菊池寬的小說。像那樣片斷的像一齣電影片的智識的塵芥，就是那樣，對我也是緣分很深的周作人先生的名字。那時的我，是剛從文科大學畢業。沒有零花錢很爲難且是個半瓶子醋還喜歡向人誇耀——像那樣苦悶的心情。我依別人之請，每月到雜誌中國新文學上寫稿，講演題目係關於中國的新文學，周作人先生的名字，常之地也寫過也說過。回想起來，我也談過忘了自己的身分硬要去學他人的，似通不

通的周作人文學。可說是，其所長，在日本人誰都不太談着的時候，我早已經將先生介紹到日本來了。在昭和初年的時候，像那樣的雜智都可通用，足證世間人士對中國新文學是如何地無智無關心了。可是，此樣沒有自信的介紹，也許誤傳了先生的文學也未可知。此種罪過非淺也。

昭和四己巳之年，在尙未親接先生之醫咳以前，就連先生之  
一本自著也沒有看過。昭和四年，乃民國十八年（一九一九）。今從先生之著述目錄抄之如下，但除初期之雜鈔外。

「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點滴」（一九二〇），「現代小說譯叢」（一九二二），「自己的園地」（一九二三），「現代日本小說集」（一九二三），「雨天的書」（一九二四），「雲土旅行」（一九二五），「狂言十齣」（一九二六），「瑪加爾的夢」（一九二六），「澤瀉集」（一九二七），「兩條血痕」（一九二七），「談虎集」（一九二八），「永日集」（一九二九）爲其大部分。在未接先生之醫咳以前，每月在中國雜誌上常看到的散文，日後皆編纂於「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澤瀉集」「談虎集」「永日集」之六冊內。前述之著書，除此六冊爲先生之自著外，其他皆爲翻譯。

當時，我曾這樣想過：或者有人說：「先生之翻譯是翻譯，

而不是僅之翻譯而已」例如森鷗外之「卽興詩人」，自不待言，這些同樣地也可以看做算是創作。對弱小民族，而抱之以愛情者，則以「域外小說集」爲其代表也。就因爲每篇每篇地都有着著者之創作慾，所以方能借着其他作家之作品來表現他自己的文學來。——在這一點上看起來，方具有先生翻譯之意義也。不、也許是那樣的吧！基於此種意義下，鷗外之翻譯小說，對明治文學給予之影響頗深，且鷗外之翻譯爲近代日本文學黎明之醒鐘也。鷗外之翻譯者，係將日本文學弄成近代化。像這種々，就是私立大學的年青國文學教授，也是知道的。然則，雖云係同樣的意義，一部評論家論周作人先生之翻譯小說係創作的，可以滲入周作人之心，究竟是否對近代中國之文學有影響呢？像「域外小說集」，「點滴」，「兩條血痕」等之日本，波蘭，波斯尼亞等之各國小說翻譯，究對近代中國之文學有怎樣的文學運動的波動呢？像這類周作人先生之翻譯，雖被多數之中國人所愛讀，雖會對介紹日本現代小說有番貢獻，然則，沒有一個對近代中國文學會有反映的，我認爲懷疑。我認爲這類周作人先生之翻譯小說事業，結果不過僅爲周作人之對於文學上之熱心余技而已。先生之研究介紹日本文學，自近代中國新文學運動上看起來，不過係不具有任何影響的一個線

香火花而已。可說是僅在苦雨齋內開花，其畢竟也不過係一個不結果的花朶兒罷。到底不能成爲引起近代中國之文學運動的苗床吧！鷗外的「卽興詩人」，經過明治，大正，昭和三代，雖雖有那麼多的愛讀者，爲口吟三誦之名作，然則，其後，「卽興詩人」之文學，立卽絕其影響，對後來之文學並未投寫如何之餘響。與此相同，求之於隣國之近代文學，「域外小說集」成了問題，「現代日本小說集」雖曾被三讀之，然其對於近代中國之新文學，諸如「卽興詩人」之類相同，爲片斷餘技之文學，娛樂的引爲消遣之文學，對中國近代文學，並不具有任何之影響。周作人之「日本研究店」或許成爲「日本古玩店」吧！——從近代中國新文化的角度看起來，我認爲是這樣的。當時，未曾想到那樣的明確，然則，我仍然認爲先生不過是中國之日本文學介紹者，並非從作家，文學家之立場來批判或考究。係創作學者餘技之隨筆的人。爲學者之先生，過去雖從周圍的環境也參加過文學革命及文學運動，然到底不出「文藝趣味家」(Dilettante)之範圍吧！——我在二十年前，曾這樣單純地對先生下過斷言。像此種拙笨的批判是否正確，在這裏不想批判，然則，其全部不能否定之某種部份，就是在二十年後之今日，也在腦裡騾騾着。我對於初期之周作人的文學的態度

度，其文學風采有如明治末年期之鷗外有類似之文學風采，會這樣感覺過。若是我在面晤之昭和初頭，周作人先生若不寫文章的話，我對世間並不客氣地，談先生之著述，認為先生只是「大學之先生。並非文人」我恐怕要這樣說吧！

當時的我，並無看破風才人之眼，並沒有窺破先生大成了今日之文豪的業績，雖未曾看破，然在那裡有先生之超人一頭之文學存在。於茲，與從來之中國新文學不同的真的新文學發生出來。於茲，光拿我的愚眼不能窺破之中國新文學之興味存在着。

昭辰四年，我認為先生係大學先生而初次見面。並沒有認為係與傑出的藝術家來見面。談到當年我所念過的先生的散文，大半為書評，感想文，文明評論文，世相悲憤文（前門過馬隊記。資本主義的禁娼等々），多載於「談虛集」內）。這類文章在日本是否屬於隨筆文學之範疇究屬疑問。我雖很匆々地將這類文章認做係中國之新知識人——北京大學教授所寫的餘技之雜記。不認為係文學隨筆，當做感想雜記來推斷之。

對於那樣的我，那時（昭和初頭），就是現在也記着恐怕不會忘掉吧；給我很大之影響者為「談酒」之一篇散文。今將該文依著述年譜看來，於民國十五年（昭和元年）六月而起稿

的。我知道周作人隨筆之奧妙者，始於此作品。依此，我相信着：「此乃隨筆文學、而非雜記。」以此為機緣，我將雜誌上所記載的散文，所想得到的，又再念了幾回。比以前讀完之時，不無煩悶之文學興味，然則，並沒有想到那是極傑出的隨筆。關於此種理由後來想起來了。後再叙述吧！

僅有着這樣的豫知，被別人領着而訪問先生去了。彷彿記着現在的九州帝國大學教授日加田誠氏，也在一起。不知說什麼好，談什麼好的沒有接頭兒的訪問，就是現在想起來，也覺着討厭似的。據說是將主張人道主義的文學，對兒童文學也有着興味；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介紹到中國；喜歡高濱虛子的寫生文什麼的；又研究着世界語；新村（武者小路實篤創設的村）的事情也談了談，以此種幼稚的周作人文學便臨到考試場上去，對年青的我，當然听不出有什麼太驚人的事。未能圓滿地得到什麼結果。也就是拋磚引玉的那樣的事似的。我們只不過發呆地對座着，像以捕風捉影的話完了似的。回想着當時，存在心裡的，連一影餘韻都沒有存着。只有先生因暑熱相加之七月的悶熱天氣，在用磚鋪的客廳裡，對隔桌對座的我，時常將白紙的日本團扇拿到我的旁邊，我這樣地記憶着。我到了北京，發見了簡素，不，將近一尺之粗陋的中國扇子，我認為是風雅

，而稍帶着得意的姿，而買了它。桌子的下面，我的右手那裡，拿了它。「不要客氣，請用吧！」——這樣說着，便拿出來了。這把日本國扇的美麗！在我的心裡，覺着有什麼切不斷的東西似的。當年爲文學青年的我，認爲中日文化的交流；中日親善的齟齬，是這樣的東西呢！正是想資弄着概念的年齡的當兒，記着心裡一個人獨自地微笑着。

有異辭者。若無，恐爲其他毛病之一吧！我訪問人家時，並不信賴人家所說的奧妙處，而多信賴其藏書之情形。立即留神到其書齋內藏書的情形。那時，也一面與先生對談着，一面偷看着書齋裡的書架。書架，是在磚舖的客廳三方面，並不太高的擺在那裡。現在，全都記不清楚了，然則，書籍之大部份，好像似「日本思想史」，「平安朝文學雜攷」，「洒落本全集」等似的。我熟知的書籍差不多都在那裡。日本近代小說並不能看到。至於映人的中國古典書，在這書齋裡，也未嘗看到。日後，我從先生的傑出的隨筆那裡，共訴給我中國的古典筆記隨筆之妙處。像「顏氏家訓」，「隴書堂筆錄」，「茶齋室三鈔」，「霜紅齋集」等書。若不念先生之隨筆，則沒有手拿它的機會，像這類的書籍，告訴給我。無論博覽強記的先生，當年對中國的古典是常常看的。我訪問先生，沒想到先生，在引

導我看書的地方，不能讓我看到先生的中國古典藏書。那時，我很匆々然地，心裡邊想着；從事新中國的新文學的人們，對本國的古典，不會發生興趣的吧！可是，那是太武斷的見解。我訪問過先生以後，對於這事，無論對誰，這一句話也未會提到。恐怕說了後，反倒受到冷笑之愚的諷刺來。

雖然是有這樣的感想，實在是打擾了先生半天的閒。連對談的記憶，現在一點兒也想不起來，我只不過是闖入先生的書齋裡去騷擾的人而已。

從那以後，已有了十六年了。今濫閱先生之著述年譜，先生當年爲四十五歲。將近我現在的青年神氣。然則，我不知爲什麼，尙感覺到老了的年青神氣。正如上歲數的人平心靜氣地安靜的真思索是相同的。有着到什麼地方也不術大的，並非尋大的拘泥的慈愛。並沒有看到顯擺着其才智之情景。稍微口沈之嚙邊，想起來；那時有着黑色的口髻。從那個樣子看來，的確是帶着頑固的像學者似的潔癖來。雖然是沒有說出來，然而，顯示出來了注意事物之青年思索之餘剩出來。就是在現在，從東海之我書齋裡，想起來先生之風貌是躍如自若。不久，將近二十年了！然則，僅一小時之會合，會這樣地深入在我的心中，其他之場合，恐不易找到。對於我，也許是心裡先生

也未可知。

昭和四年之北京滯留，是糞齋公項之旅費。爲其當然之責任，須做個旅程之報告。有那時之日記。我爲了草此稿起見，十幾年來好久未曾看到的當時之速記從篋底拾來。於其毛筆之一節上：

「七月二十八日。酷暑。昨夜晚間於慶樂戲院聽程艷秋（程艷秋）之玉堂春。名伎可掬。早晨，拉胡琴，學京劇歌。碑氣之至也。下午，訪問周作人先生。路上飲下賤人之飲物「酸梅湯」，始知其美味。歸途，於東安市場，購得自己的園地，談虎集。夜，於中山公園之長春亭宴會。與辻鶴花先生初見」

購來周作人先生之著書，據此日記之記載，始於昭和四年也。其後，我多日不曾翻閱周作人先生之隨筆。昭和九年（一九三四），雜誌「人間世」刊行，紙上親見知堂之名。復漸與先生之隨筆接近。每月，親筆寫的「知堂」署名的文章，漸之地引起了我的興趣來了。北京琉璃廠之舊書店的主人陳杭大人，每次當我托他寄古典書籍，豈不其中夾了「人間世」在內。其間，也我從先生收到先生之書翰。該書翰是風味飽滿，我終究不以爲那是兼可做實用的信紙。我將它放在我的書齋之額緣

內，爲的是，讀倦了後的腦裡，安安靜靜地休息着去看它。將它表裝在小額內，掛在客廳裡，以供來客之觀賞，也有時一個人暗之地得意着。我對於寫字是一點兒也不懂。就是書體之變遷痕跡之情形都不知道。可是，自然而然地會有着泥水集於溝內之雜智來。我不知其道理理由如何愛先生之書體且尊敬之。也新讓人說我是冒昧的也未可知；我覺得先生之字體與隴外之體相似。隴外字體之構造比先生極細。稍帶繪畫的。我感覺到此兩者爲相似者，係其寫字之樣子，均看成客觀的。並書體不是探求其筆力之寫法。也並非求其奔放，興趣湧出時，則克服之，雖求閑靜，然不能隱藏之體力的雄偉的墨痕躍於紙上。無論那個都是字體配的很整齊。稱爲「余技」(Y. H. C.) 之文學的隴外之字體，若於中國的大地上，享有中國人的血來寫的話，不會與周作人之字體相彷彿嗎？我會這樣地想像過。會於隴外之歿後，親自整理過氏之數萬卷藏書。於是，對隴外之字體，起了別人不知道的尊敬與親炙。親接周作人先生之字體，相同地玩味昔日之溫存的日子很多。

在此十六年之間，先生曾兩次訪問日本。第一回爲昭和六年辛未之年，第二回爲昭和十六年。昭和十六年，係出席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會之公的旅行。雖云滯留，亦不出旬日，我想

幾乎沒有私的面會之機會吧，從先生所住泊的帝國飯店，給我所做事的文部省寫信，可是，我那時正在從事着官廳趣味的作着向中國輸出的「日本文化讀本」，因開着委員會的會議，故不能與先生相遇，不久，先生便到京都去了。昭和六年秋天的時候，是與公的旅行，其性質各異，就是在先生的旅行日程上，也好像是以閉日爲消遣似的，當時以同人的資格所參加的中國文學研究會，招待先生於中國飯店子山水樓，想親自再獲再見之榮，可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現在忘掉了，可是，那時，也不能再能接先生之驚咳。我與先生，到現在，只是在昭和四年的夏天，數分之間隔桌相遇而已。刻在我心裡的先生的姿勢，到現在還很清楚。近來，從先生直門的方紀生氏，聽到「先生沒有口髻」的話，吃驚的我以此爲覺，互相笑了笑。那是

，近來我問被稱爲「舊北京通」的中日事變後所出名的研究中國學者，「北京的住址」，回答道：「西城高島屋百貨店的旁邊。」我覺着沒想到他會說出那樣的話來，所以，下句話便沒有說出來。中日事變後世相之變遷不止二三。正值於世紀之大變動期，一個北京之變遷不足驚訝也。可是，我將剷掉黑色口髻之先生面影與北京之高島屋百貨店對比，於茲，深之地感到人生之變遷。一由於人間自然之年齡，一由於人工作爲之變

化也。先生之年齒愈增，同時，愈好像走向中國古有之姿態似的。北京之文化，與年俱增，愈加其作爲，愈像走向非中國化似的。我從遙遠的日本，一邊尊崇着真像中國人似的先生，離開北京後，覺着不如不近也。我在中日事變以後一回尚未踏過近代化北京的土地。

使我吃驚者，並不是所謂先生之無髻的現實。我曾經認爲先生係日本文學介紹者，及寫文藝道樂者的雜誌文章的先生的作品，昭和九年以來，漸讀雜誌「人間世」，我對鑑賞文學的眼睛，復不得不變。隨着念每月先生之所載隨筆，昭和初年所受到的感觸，好像受到完全不一樣的文學感情。這並不是想起了無髻的先生之驚愕。乃是恰如落在千仞之碧潭裡的驚訝一樣。

若以下劣的語句來表現吧！「這樣的隨筆寫的很漂亮！這的確是東洋的小說呀！」

我對於離開好久的先生之著作，漸々注意起來。讀「夜讀抄」「看雲集」者，亦爲此機也。可是，其中，未必是有傑作的。像「三禮讚」「閉戶讀書論」「草木蟲魚」等，也有些是不足談論的隨筆。閑雅靜寂的文學境地，也與息憂鬱病之女性相同，一掃而盡的。這是早已脫離了文學天地而談文學的。五十字畫打油詩，的確是驚人的詩。尙未達到此種境地時，庸作人

仍然是走過了許多的繁用的文學過程。「苦茶隨筆」、「苦竹雜記」、「風雲談」、「瓜豆集」、「秉燭談」等，均係寫得極好的隨筆。可是，我想特別地舉出「藥堂語錄」來談一談。若與「藥堂語錄」相較，其他之隨筆或爲俗氣的吧！周作人之文學，至「藥堂語錄」已達其頂點也。

急忙地敘述其結論吧！有人或者評論「藥堂語錄」爲古典雜書之感想文也未可知。然則，此亦爲傑出的隨筆。不，也許是具有有一個新技巧之小說文學也未可知。若對「小說」之語有欠妥的話，則可呼爲真正的新「隨筆小說」也無不可。有人評論着說：從古書裡看，固爲寄語自己的感想起見，故也許爲隨筆亦未可知，那種批評是很不妥當的。我們應該玩味着該作品之字裡行間所帶着的文學的餘韻餘情才好。由於五十年之文學修行的結果，遂創出來了既不像文言文，復不像白話文，當然也不算文言文內擁加着白話的一種新文體。此種文章之餘韻餘情之奧妙，已經在小說技巧之中存在着。如「結緣豆」、「鴉片專略」、「談苦茶」、「談策論」無論那一篇，並不缺乏着小說的素材。然則，「藥堂語錄」者，並沒有表現着它，可是，作者不是文學者，則不能描寫到那樣的境地出來。不能說，僅以世相身邊，人間描寫，就算是小說。並不描寫着世相之世相；並

非人間描寫之人間描寫，即在古典雜書之中，人間也是不朽的。客觀的來描寫着那人間，所以才有着「藥堂語錄」的產生。吾人爲近代西歐小說學所稱，老久將「小說」，以西歐的眼光來定義着。東洋的小說，以東洋之小說學，有重新再加考慮的必要。若談到中國新文學所產生之一種新小說技巧來看，我願意高之地評併「藥堂語錄」。若從那種傑出的文學境地來評價的話，或者認爲周作人之日本文學研究，評爲異邦人之日本文學研究程度，此不待贅言吧！

這是可怕的！周作人亦爲時代之寵兒。於西歐文化侵入之惡濤之中，享其生，西洋近代化之文化，在中國人之血液中，以各種形態來躍動着。有人認爲只有這位是一點波動沒有地真實地將傳統中國文化弄成近代化了，可冷靜看起來，西洋文化之眼仍然是不易驅除下去。周作人雖云爲生在東洋之作家，然則，在其前半生，係染有不可抹殺的西洋文化。左翼作家的擁護，反倒使先生得到了洗去西洋文化之導火線。年齒的增加，日漸老來，隨着東洋趣味亦加深起來了，這也許是事實吧！然則，唯有先生之反證反撥，可說是先生在青年活氣之中受到西洋文化之影響的脫皮吧！

外表上，一般人都認爲周作人是位日本文學之理解者，若從

先生之隨筆文學上看起來，唯其書多，恐怕難免流於文化的貢獻吧！先生對中國新文學早已提示出來了一個新文學境地。對晚年之先生，沒有想要求之比他更深的東西。我認為「樂堂語錄」之文學天地不知怎麼地更加深化下去，這是我不易想得到的期待。

至於談到先生之文學，在日本，就是到現在，還沒有從正趣上來批評評論的人。在北京拜訪先生的人很多，然則，對其文

### 執筆者介紹 (二)

中村武羅夫 新潮社社員。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日本文學界國會議務理事。最近之著作爲：「女人呀！爲什麼哭呢？」，「蒼白色的蔷薇」，「明治大正之文學者們」。

淺野昂 東大法學部畢業。評論家。氏之著作爲：「古典的精神」，「英國史」，「東洋之思想」。

石田幹之助 東大史學畢業。日大，國學院大學教授。日本考古學會，日本民族學會等之評議員。氏之著作爲：「畏安之春」，「在歐美之中國研究」。

武者小路實篤 文藝家。本誌顧問。曾爲雜誌「白樺」同人。著有

學、不多見評語者，其原因何在？僅不過是松枝茂夫氏寫清先生之文學經歷而已。我驚訝着此種訪問記之多，同時，更讓我驚訝者，便是，對於先生之文學批評何其少焉！我雖喜歡尊崇着先生之文學，然而，到現在，對於先生文學，尙未能批評完了。那麼，所謂真正中國新文學精神究在何方？若不能看清楚這一點，那麼，對於先生之文學奧妙也是不能充分地評論的，我是這樣地想着。（昭和十九年九月）

小說，戲曲，詩，感想等多數著作。氏之最近的著作爲：「美蘭的心之物語」，「歸」。

上司小劍 小說家。隨筆家。氏之小說集爲：「東京」，「鱧（海鰻魚）的皮」，「父親的婚禮」等多數。

戶務 東大中國文學科畢業，文部省圖書局員。中國文化，文學之研究介紹家。著作有：「現代中國之文化與藝術」，「中國之發見」，「中國傳說集」等。

增田涉 東大中國文學科畢業。大東亞省國託。中國文學研究家。氏之譯著爲：「中國小說史（含提要）」，「魯迅選集」及其他。

井伏鱒二 早大法文學科畢業。幽默作家。小說隨筆之著述頗多。

## 介紹

### 關於中國內地探險的書籍

稻垣史生

日本人之關於中國內地探險的研究，極爲悠久。爲其動機者，其大多數係由於兩國具有同一系統之文化之故，而欲探求其本源也。在此種意義下：中國內地——換言之，在狹義的中央亞細亞那裡，許多關於古代文化之遺跡，現在還遺留清楚呢。

從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許許多多的探險家，奔騰中央亞細亞湧來了。那些探險家們，網羅了歐美各國，其規模也非常地鋪張，此爲世界的人士所知道的事情。可是，有數名日本人探險家也參加在內，同一新誕，這是世人不太知道的事。雖然不太爲人們所知，然則，在日本人的探險方面，也有很大的意義。那便是：日本人的場合，並沒有國家的背景，多數係以個人的資格來敢行的。而且，與歐美人的探險不同，沒有一個例外的，全是單獨的探險。荒原萬里，的確是瘴癘之地。真是將生命置於度外之艱難的行徑。可是，日本人到最後與此

苦難戰鬥着。這是個很大的特色，而且，這種克服艱難的精神，永遠爲日本人所繼承，在各個文化面上，也將牠發揮出來。

更有進者，這些探險在古時便已有過，這也是一個特色吧！茲舉現在所遺之探險記，說明其事情吧。

◆「福島將軍遺跡」(太田阿山稿)

那是常談的福島安正將軍之大陸橫斷的記錄。

◆「亞細亞橫斷記」(滿鐵私報編輯)

爲將與前記之福島將軍於大正十三年通過新羅省而出地中海之副島次郎氏的探險記要約起來的書籍。爲一般書籍來看，頗富興味。

◆「考史遊記」(桑原鵬城著)

明治四十年前後，隨查內蒙古，尋求史蹟之學術探險記。爲專門的書籍。

◆「中亞探險」(稿瑞超述)

著者爲大谷，隨師所稱瑞之大谷探險隊之背

年探險家。爲探求古代之佛教教典，從新疆踏破西藏高原之北部，然而，記述其本身則甚平淡，爲日本人探險記之一典型吧！但是，此爲大正元年之發行，現在不易入手。

◆「伊犁記行」(日野強著) 上下二卷

此爲著者之明治四十年之新疆探險記。踏破世界之屋頂和利林(Khulun)，其困苦之體驗，爲名文而遺在此書上面。此亦爲明治四十二年之發行之故，現在不易入手之貴重的書籍。

◆「西藏遊記」(青木文教著)

此係著者爲探求佛教之淵奧而入西藏時之記錄。時爲明治四十五年。

◆「西藏旅行記」(海日懸海著)

這是跟青木師一樣的，爲了想探求佛教之深奧起見，而排除一切困難入西藏，時爲明治三十年。本書係明治三十七年之發行，很不易得到手也。可是，近年，有新版出之。

◆「橫跨亞細亞」(副島次郎著)

前述「亞細亞橫斷記」後半之底本也。

◆「蒙古旅行」(島居龍藏著)

此爲島居博士明治三十八年之內蒙古學術探險記也。同博士於該時帶同夫人及女公子，與爲排除萬難，而完成了蒙古的探險。

◇「蒙古橫斷錄」(竹中翠河稿)

明治四十年前後，大阪每日之記者著者，從內蒙古而達到了外蒙古之一部。此書便爲該時之記錄。

以上爲其所主要者。其他有五，六册之探險記，現在仍然遺留著，將其省略。不過，這些探險記之時代，均甚古，且爲單獨之探險，此點則均係相同也。

總之，中央亞細亞之研究，則甚古也。並且，雖有高低，然至今其研究尙未中斷。加之，國民之對於此地地域之興味亦只有愈加昂揚。尤以，外國人書籍之翻譯，甚爲旺盛，外國人之探險如相競爲之翻譯，頗爲人所愛讀，可以知道對探險之興味程度是如何的高呢？茲列舉近年翻譯出版之中國內地探險記如下：

◇「婦女記者之大陸旅行記」 挨拉，肯，馬阿爾著，多賀書齋譯，昭和十三年發行

一九三五年，以女人之身，從青海至新疆之新開記者之記錄。爲極富興味之書籍。

◇「西康西康探險記」(劉曼卿女士著，松枝茂夫，崎崎俊夫共譯，昭和十四年發行)

著者，從四川，西康，西藏，走過之記錄。

◇「從戈壁(Gobi)至喜馬拉雅(Himalaya)」(E. P. 津奧哈子板多著，寬太郎譯，昭和

十四年發行)

一八八七年，著者從蒙古出新疆，越過喜馬拉雅之記錄。朝日新聞社所企劃之大陸探險的第一卷。

◇「中央亞細亞之古跡」(R. A. 斯他因著，滿鐵弘報翻譯，昭和十六年發行)

著者係英國有名之中央亞細亞探險家。本書爲記述從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六年之三回之探險情形，量的方面，頁數不太多，然則，內容方面，整理的頗爲適當。該書爲大陸探險之第七卷。

◇「韃靼，西藏，中國旅行記」上下二卷(挨爾，挨，由若著，後藤富男譯，昭和十四年發行)

著者爲法人宣教師，一八四五年早已入中央亞細亞了。就是專門的方面，亦爲有益之書籍。

◇「蒙古與青海」上下二卷(不爾提爾斯奇著，田村秀文，高橋勝之，谷耕平共譯，昭和十五年發行)

著者係俄人探險家。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八年前後五次，踏查中央亞細亞，遂在第五次探險途上而喪命。與上述之事相同即在專門方面，價值頗高之書也。

◇「土耳其斯坦之旅行」(他呂亞著，神近市子譯，昭和十五年發行)

◇「科學家之韃靼紀行」(W. 夫易爾喜那博士著，昭和十五年發行) 大陸叢書第四卷。

◇「韃靼通信」(P. 夫雷敏始著，川上芳信譯，昭和十五年發行)

係與上述之挨拉，肯，馬阿爾同行之英人新開記者。

◇「亞細亞大陸橫斷記」(G. L. 飛威爾著，岡內真譯，昭和十六年發行)

一九三一年，從亞細亞之東西分爲兩隊入新疆，爲在新疆省會令之有名的法國希脫內閣探險隊之記錄也。

◇「蒙古探險紀行」(安多留斯無，日匹一良譯，昭和十六年發行)

美國安多留斯探險隊之在蒙古的記錄。

◇「新疆紀行」(挨利滿阿，拉七墨阿著，神近市子譯，昭和十七年發行)

◇「蒙古的旅行」上下二卷(哈吉子榮多著，內藤若雄譯，昭和十七年發行)

◇「沙漠裏的薩爾」(尼爾斯勒安爾脫著，水野亮譯，昭和十七年發行)

前兩書之著者爲有名的瑞典之亞細亞探險家斯溫，奧參因所組織之探險隊之別動隊而活躍

的人。墨麥因之著書者早爲日本所介紹，最爲讀者所愛讀，茲將其主要之著作列舉如左：

◇「馬仲英之逃亡」(斯溫，墨麥因著，小野總譯，昭和十三年發行)

◇「戈壁之謎」(同，福迫勇雄譯，昭和十五年發行)

◇「探險家之我的生涯」(同，小野六郎譯，昭和十七年發行)

◇「戈壁沙漠橫斷記」(同，隅田久尾譯，昭和十七年發行)

◇「彷徨的湖」(同，岩村忍譯，昭和十八年發行)

墨麥因博士，從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間計爲四次之探險的記錄。然則，岡博士之探險的成果，並不是光以這些等書便可裝滿了的。博士現雖高齡，然仍精神飽滿，專心於著述方面。

其他，將去年昭和十八年所翻譯出版之書籍一併介紹之。

◇「新疆紀遊」(吳鶴宸，楊井克巴譯)

◇「中國西北紀行」(陳慶雅著，池田孝譯)

◇「沒有笑的國家」(A，喀馬爾著，山屋三郎譯)

## 蘇曼殊與蘇山人

柳田泉

關於更正大前號之拙稿事

在大東亞公論第七卷第七號上所登載之拙稿

「日華文學交流」中，有極可笑之誤謬出來，

故稍加以更正，那係認蘇曼殊與蘇山人係目爲

一人所生之滑稽也。曼殊的名字，在現在是相當的有名的人，所以，關於他有大概之知識的

人們，立即可以留神到是有什麼錯誤。可是，

若有對他的事不知道的人，一定照那樣子將此

種錯誤當做事實理會吧！做人之煩累，另當別

論，對故人之蘇曼殊山人之煩累甚大，兩人之

靈魂應該冥目，反倒不能冥目起來，認爲對不

起故人之故，於茲，請看更正之一文，以饜

讀者。

做人之主意，係想介紹蘇曼殊爲蘇山人之中國青

年羅爾賓，在日本文壇上，留下了若干之足跡

，因此，爲其開頭引子，欲對蘇曼殊之事，稍

加說出，因此，在同稿中之

「詩人蘇曼殊」之一項

應改爲

「詩人蘇山人」

其次，在此項第一節之末，請如下更正，

「……但是，他雖然是半個日本人，他的文

學，並不一定和日本文學有緣……」

關於蘇曼殊之事，於今「他是……」改成，

欲介紹出來稍與蘇曼殊相似之蘇山人之天才的

青年文士云々。

因此，第二節起頭之「蘇曼殊」云々，則改

爲「蘇山人」云々，第三節起頭之「蘇曼殊生

在長崎」亦改爲「蘇山人生在長崎」。其後，

照樣則可。凡傳記之文字，均係指蘇山人而

言。雖然麻煩諸位，請再重閱一遍。如斯，蘇

山人之名字才出現出來。



## 昭南所見

井 伏 鱒 二

最近，我把新版書「華僑新生記」通讀了一遍，於是能夠回

想起來在馬來作戰當住於馬來的英國人，以及英國軍人等的生熊樣相。這書的著者胡邁氏是從戰前就住在新加坡的華僑，而新加坡陷落後會服務於昭南日報社的人。我在昭南的時候，因為時常出去到昭南日報社訪我的朋友，所以對這住和我的友人同齊辦公的胡邁氏稍有面識。不過我對於「華僑新生記」特別地抱有關心，未必可說是因為和那著者有了面識的關係。在這書裡記述着從大東亞戰爭開始的前夜起直到新加坡陷落而回復了治安且數十日間的住在馬來的華僑的動向。這書也可以吧作是馬來現地人的真實的告白之書，所以作戰中以及作戰將畢的現地人的生活記錄的極明刻。因為剛陷落過的新加坡的市街現在仍殘留在印象裡難以忘記，所以對於現地人的生活樣相直到如今還是抱着關心。對於這冊書我特別地感到了關心，也不是

不自然的事吧！

我從暹羅於馬來作戰，新加坡陷落的第二天會在那街的外端定了宿舍。從第三天起被命擔任當英文報昭南泰晤士，和一位叫古山的翻譯每天一起到社裡去，當時市街的光景是使人有印象的，路上有炸彈的堆積，敵兵所遺棄下的武器及背囊等到處散在着。特別地寂靜，幾乎沒有看見有人通過。可是頭一次到在裡去一着，已經有很多的社員出勤在等着我們了。日本人社員，只有我和古山君兩個人。其他無論是編輯員，記者，印刷工，事務員，全部都是現地人（華僑，印度人，馬來人，幼拉細亞人等）。其後，我帶着古山君上班的時候，到社裡去要遶道入哩地的光景。回宿舍有時候要遶道十哩的光景。原因是因為在當時剛陷落後的時候，電車，公共汽車，洋車等交通機關還沒有恢復，所以讓兩位現地人記者便乘了汽車，差不多的現地人

社員都是住在市內，偶而有住在街外的社員是乘自行車來上班，可是只有一位叫做クントンハイ的華僑記者住在郊外，而且不幸地不能夠騎自行車，「クントンハイ」日語音讀作「他恩脫恩哈伊」——譯者註。如果我有了要際事而不能爲了クントンハイ君來遶道的話，那麼他除了要在炎天下步行好幾哩路之外還得不能不遲到。クントンハイ這個各字我不知道寫作甚麼漢字，因為他是在於馬來而不會讀寫漢字，所以我也沒敢好意思來打聽他的漢字。可是他的馬來語，英語都很漂亮，而且對於速記英語發送的技術上是位登堂入寶者。此外對於打字的技术也熟練，曾被大家認多是天生來的巧手，可是不知道爲甚麼，運動神經好像是有些遲鈍。馬來的華僑有喜好足網球球等運動比賽的傾向。可是クントンハイ君對於那類東西毫不見有注意的樣子，無論甚麼時候總是保守着沉靜的態度，事務餘暇的時候，一邊念着書，一邊用放在辦公桌上的兩手的手指不斷地練習着打字。他那演手勢在他的無意識間好像成了翻來覆去的手病，在和人說話的時候他也常常不斷地翻動手指尖。大概他從小的時候起就猛烈地練習了打字技術吧。他能在一分鐘的了天裡打成二百五十句話。有時候我會這樣地問過他「你手頭兒實在太敏感，可是你爲什麼不能騎自行車呢？」，他於

是就邊露苦笑邊答說「如果我一騎自行車，我一定要和自行車一塊兒摔倒。」爲甚麼你不能使你自己不會倒下呢？」我又重這麼一問，他回答說是「正因爲我自己不能那樣地處理我自己。」

就那麼着，我甚麼時候都是在早晨上班的時候去接クントンハイ君，他差不多總是站在家門的前頭等着我的汽車。「早呵！早呵！」地大家互相道過早晨的寒暄，一邊說着「對不起」，進到車裡來，這成了他的常例。這是每天的事情，因爲我和他已經成了更情很深的同伴，所以我也漸漸感到遶道的麻煩了。可是午後退社的時候，除去クントンハイ君以外有一位勃拉細亞人記者連別魯幹翁也隨時便乘我的汽車，這位記者雖然是在市內已經是頭髮皆白的老者，而且脚有些不好走着難以行走。他在早晨上班的時候竭力早從家裡出來以補腳步的遲慢，僅僅是不致於遲到。可是午後回去的時候，因爲一日的勞累和炎熱，頹然不振，走路像是一種苦楚。有時候像不顯疲疾熱的老病而出動來的時候等，也有讓人看着「像這樣的狀態如果再繼續上一個星期不就壞嗎」的事情。所以我下班的時候一見他貴下台階就說「如果你願意的話，陪我稍乘一段怎麼樣。」而把他引到車上來。他雖然是很年輕，而是位好客氣重體面

的人。我考慮這個人的真客氣的性質，差不多都是利用乘坐短距離的引誘形式把他送到的自宅。我在上班下班的路途所以有遶道的必要者，會是由於這種事情的原故。就是，早晨要走三角形的一邊，午後和連別魯幹翁同乘的時候，先到タントンハイ君的家裡再轉回市內，成Z型的返回來。

連別魯幹翁所說是荷蘭系的幼拉羅亞人，而且是混血至三代或四代者。聽說他在英國人統治時代以反英主義者的罪名入獄二年餘財產也被沒收，對於英國人抱着強固的反感。據說在戰前曾爲包工行，而新加坡陷落後說是因爲願意對英人加以批判對英人加以筆誅就志願了新聞記者。他貫徹了嫉惡英人之念。有一天讓他和タントンハイ君同乘而歸時生了一件事。當通過某一大建築物前時，坐於助手臺的連別魯幹翁看了那大建築物，就用馬來語向タントンハイ君說了些甚麼。於是接續着很長地用馬來語也不知道說了些甚麼，最後哄笑一聲使タントンハイ君發了微笑。タントンハイ君也用馬來語不知答了些甚麼，而我因爲不明白馬來語所以不知道他們兩人說了些甚麼。可是開車的叫做阿夫馬的馬來人，稍爲向着我和翻譯古山君的方向轉過頭來，慢々地吧答々々了嘴兒。這一點一點地所試的吧答嘴，是馬來現地人在害怕或爲難的時候常作的吧答嘴。「妻也

，妻也，妻也……」她連續地吧答着嘴，在「爲難」的時候，一邊繼續着這吧答一邊把無力下垂的兩手掌水平地移動。在「害怕」的時候不動手掌僅是吧答嘴。阿夫馬所試的吧答嘴，在這種情形下是表示了現出驚訝的「利害呀！」的心地。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和翻譯古山君兩個人險對了臉。古山君雖然也不明白馬來語，從大體的感覺上像是明白過話裡的內容。用日本語告訴我「一定又是那鐘表廣告的話吧。」於是向着連別魯幹翁這樣地發了問「剛才看見的那有鐘表臺的大建築物，那是甚麼？」。連別魯幹翁回答道「那個建築物就是直到新加坡陷落的前日，英國人們所專用的公會堂。」於是我和古山君也開始發覺了這會是英人的公會堂。可是我們早就對那建築物抱着某種疑問了。在那大建築物上聳立着欲有大鐘表的塔，在白面的壁間揭揚着大的廣告。在大的洋鐵板上滿塗着漆排列着，在每一張上用羅馬字寫着一句話。而且我念一念看是成着這樣的拚綴“OUR CLOCK”。最初我看見這，曾以爲大概這是有「吾們的鐘表」的店名的鐘表店，可是對於鐘表店來說建築物的蓋法有些奇妙。既沒有陳列窗也沒有屋裡地。像是銀行或學校的正面的建造。然而在高塔上有欲進的大鐘表可見而廣告上以端々正々的大文字明記着“OUR CLOCK”。而

且在那建築物的前面，周圍用石頭牆圈住的土壇上立着一個銅像。架着胳膊，而睨望着前方海上的姿勢的銅像。「那一定是拉夫魯斯的銅像吧，可是那建築是甚麼呢？」我一徵求古山君的意見，古山君立刻命令開車的阿夫馬把車停住，爲了下一個判斷，相當地眺望了那建築物一會兒。而結果向阿夫馬一打聽「那家是什麼？」，阿夫馬回答說「我不知道。」，「戰前是當作了甚麼用的房子？是鐘表的陳列所呢，還是研究鐘表的形狀和機械的地方呢？」古山君這樣的問他，阿夫馬也不過僅回答了聲「是戰前英國人常出來進去的地方。」阿夫馬是生於爪哇的印度尼西亞人，听说戰前會爲瑞士人所僱用。他用英語應答的時候使用極其簡單的話語。無論如何他是個嘴嚴的人。古山君就是問「這會是英國人的圖書館來着嗎？」阿夫馬還是回答了聲「我不知道。」一泊來我和古山君把這帶鐘表臺的建築物看做了是「鐘表廣告之謎的一家」。由於這別魯幹翁的說明，才明白了那會是英國人專用的公會堂。

據連別魯幹翁的說明講，在馬來作戰的開始之前英國人在這公會堂的正面壁間，揭揚了大字的大廣告。是大々地書作「HEY CAN NOE STOPOUR CLOCK」的示威的大文字，自身「他們（日本軍）不能够把我們的鐘表停住」，向着現地

人誇示過的東西。可是在大東亞戰爭開始的十二月八日的早晨，日本軍的轟炸機襲擊了這公會堂前面的草原。因在在草原上英國兵放了高射炮彈，而成了日本軍轟炸機的目標。最初的一彈下來，草原的英國兵延得四離滅裂，在那時因爲爆風的關係公會堂的大字廣告的綴字被吹跑了三個。「THEY CAN NOT」三個綴字消跡飛去，僅留下了「STOP OUR CLOCK」的拚字。同時嵌於塔上的鐘表的針停住了。正是「STOP OUR CLOCK」听说在第一次空襲上「STOP」又被吹飛，僅「OUR CLOCK」的文字仍殘留着以及於今日。「正是一龍兒也不錯地鐘表停了弦成了「LIKE A CLOCK」（像鐘表似地正確）」連別魯幹翁這樣地說了聲。在這連別魯幹翁的說明達到終了之間，阿夫馬兩次三次地連向着我們這方面轉過頭來，而每次都是照例地吧答々々了嘴看。日本軍的飛行士也或者不是會意識到這種成果，而作了這樣的奇蹟，可是タントンハイ君也說了聲「這的確是奇蹟呀。」

其後我大約在報社作了兩個月事，因爲得病而辭了職。在那中間因爲和タントンハイ君每天一同上班下班，對於他的氣性我恍惚地能够知道了。他無論甚麼時候總是守着冷靜，是輕易不談自己以外事的人。一方面他的一舉一動無論在甚麼時候都

是小心謹慎，而另一方面對於把全幅精神注入到業務裏則期望着萬全。爲了聽取新聞放送而熬到夜深，有時候也有像把眼睛弄得很紅的早晨。對於公事上持着得使任何人信用方纔往的態度。然而我在昭南遇見遇某一個和這不同的意味上持有極切實的態度的華僑。那位華僑聽說在戰前會是位在各地方持有甚多支店的豪富，而新加波陷落後自己轉業爲一介的夥計。把支店和本店都完全委任於店夥，在昭南的本宅安置下幾個看守人，而自己夫婦兩個人帶着乾糧作市內別人商店的店員去上於。他並不是在靜觀經濟界的趨勢而待活躍的機會，他知道馬來的新紀元的元年現已正開始，而是打算要從新更始地踏出商人的初步第一步。我雖然對於住在馬來的華僑的全貌不甚明瞭。覺得他們的性情的片鱗好像使我看見了似的。

我停止報社以後不久開車的阿夫馬失業了。他寄寓住我的宿舍前鄰家的厨夫間裡，像是每天到我的宿舍的叫做踏母利的厨夫處來玩。踏母利也和阿夫馬同樣是生在爪哇的馬來人，他們雖是正直溫厚，可是對於計算上則是個笨虫。不但到底沒有像夫婦兩人當掌櫃的計算金錢那樣的能力，也不像有以頭腦精明的人他民族爲對手把商店經營下去的霸氣。事實，住在我鄰旁宿舍的我的同事塚崎一郎君，有一次使踏母利的一族的人們開了

買賣而得到過不滿意的結果。見到踏母利的一族的夫婦正困於生活無着塚君替他們找到間房，爲他們付了房金。可是因爲就那樣他們每天的吃喝還是成問題，塚君更用自己的金錢爲他們批買營業用的啤酒和食糧，給他們開了一個小食品店。過了一星期後塚君惦记那店舖的營業情形去到那裡一看，那馬來人的夫婦兩位已經在三天前把店舖轉讓管人而不明去向了，就那麼着塚君還是不放心他們的處世的拙劣，等他們終於轉回到踏母利的地方來時，又贈給他們一輛自行車。那自行車是塚君在馬來作軍從軍中從伊伯市的自行車店買的，羨慕第一線的自行車部隊而繞乘了一陣的從軍紀念品。然而從塚君領受了那車的馬來人，只是在領受的時候謝了謝，不久就把車給賣掉了。我因爲對於這種心地沒有能够了解，就向着那馬來人的本家踏母利問了聲「爲甚麼賣了呢？」踏母利回答說「那是因爲他們在失業中的關係。」

於是我考慮失業中的阿夫馬的本身問題，爲給他我職業而奔走了一陣，在那時他帶着遊伴兒常到阿夫馬這兒來，打撲克過日子像是成了每天的習慣。從早我雖然就努力來遶尋那「入鄉隨鄉」的古語，可是對於那阿夫馬在自己宿舍的厨夫房間裡遊手好閒地消耗日子的事非常非常地關心。感覺沒有比趕快給

阿夫馬找職業更好的了。幸而因為聽到了我的朋友神保光太郎君受任爲日本昭南學園的園長正在尋找堂役，我於是就記了神保君希望他能採用阿夫馬。神保君立刻答應了我的懇求，我把這意轉傳給阿夫馬後，他就帶着他的弟之去訪了神保君。於是阿夫馬對神保君說了這樣一段話「自己失業來還不遇兩個多月，可是因爲自己的弟之從戰爭開始的前一年就失掉了職業的關係、如果能够請您採用我的弟之，那真是沒有再比這更慶幸的了。」神保君對於這話調非常地喜悅，感動得說「這是多麼雅致的話呢，思念弟之的情愛之念，無論在何時何地看也都是美麗的。」於是傾然地採用了阿夫馬的弟之做爲堂役。而阿夫馬的弟之因爲特別地工作勤勉，自從他當了堂役後，教室的洒掃也極周到，由走廊的各角落起以至於學校的庭院都像認錯了似地變成了清潔。而且這個堂役有着典雅的趣味，就是敲那報告上課時間的調錄，也在使那鑼聲響的柔和而悅耳上用了心。他還在自己住的房間裡安着一個瓜哇產的山鴿的鳥籠，傾耳於那貨鳥叫的可愛的鳥聲是他的趣味，那簡直像是入於無心之境的多麼。

我有了改正自己對於馬來人的既成概念的必要。但因爲我直到底軍於馬來作戰關於馬來人絲毫沒有認識，所謂我那既成概

念是在從軍中念了英國人所寫的一冊通俗參考書而得到的即席知識。據那參考書上說，馬來人所通有的是怠惰，有盜癖，好吵鬧賭博和鬪鷄，青年人在滿足好色之慾前唱那叫做潘屯的非文學的歌子，而且爲了怨常之作殺人的行動。可是日本昭南學園的堂役，在我所見所聞的範圍內，簡直就像那青年就是素樸純情的自體。我雖然對於全體的馬來人沒有認識，或者我所念的那參考書的著者，一定是那過分自負而致拋不掉既成概念「馬來人愚劣」的英國人。

我在昭南的當時，相當於昭南日本學園的分教室的昭南幼稚園開了校，在這幼稚園裡也有個執行堂役職務的馬來人、這個馬來人也是純情且持有典雅的心境。有一天我到這幼稚園來訪問的時候，那位馬來堂役拿來一匹說是在院子裡椰子樹根看見的蝙蝠給我看。

可是不忍的把牠推開，因爲吃乳成肥的小蝙蝠的重量把自己這樣地殺死了；您沒有把這蝙蝠拿給幼稚園的小孩們看，讓小孩們想一想甚麼寶貴的事物的意志嗎？」這個馬來人既沒有用「母性愛」的名詞也沒有說「犧牲的精神」的句子。而且也沒有使給孩們教材等的話。可是這個馬來人所說的話非常地感動了我的心。



## 依學界而樹立的日華提携

石田幹之助

在中日事變的十幾年前，排日，抗日之聲，靡漫了中國之大街小巷。毫不客氣的說，日本若聽到了這種風聲，立刻感到不快。然而在那時我所感覺愉快的，就是在那排日沸騰的空氣中，我國學者首創的中國文化之研究——關於中國之語言，歷史，美術，文學，宗教等之歷史上的研究——為中國學者所尊重，並且盛加譯釋刊行，廣汎的介紹給中國學界，於是為上下一致的歡迎着。若親觀中華圖書館協會所編刊的「國學論文索引」之第一編至第四編，就可以知道我國之多數學者的關於中國文化之研究業績，屢次的被譯釋，而光實了中國學術雜誌之篇幅。尙有于式玉所編纂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種中東方學論文編目」和劉選民所增補的「一百七十五種日本期刊中東方學論文編目」被刊行出版之事實，即可證明中國學者對日本學者之業績正在如何的注目着。這不僅限

於雜誌上揭載的學術論文，就單行本來看，桑原博士之關於唐宋時代中西海上貿易史，羽田博士之關於西域文明史，原田博士之關於中日古代文化交涉史等，皆有一兩種的翻譯本被刊行，而被中國學者參考引照着。至於我國學者直接以漢文著作之作品，被翻印重刊，而為中國人士推賞着。如藤田博士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和島田翰氏之「古文舊書考」等，即為其一例。

這時日本學者當然也不倦怠的注意着，關於中國學者之所謂「國學」「國故」之研究——換言之即「東方學的」論考——並且竭力參稽而期請益。不但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版之新刊圖書多被購閱，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集刊」「史學年報」，清華大學之「清華學報」，輔仁大學之「輔

仁學誌」，嶺南大學之「嶺南學報」和如「禹貢」「食貨」之學術雜誌等亦被多數輸入，新進少壯學徒們爭購愛讀。羅振玉，董康，傅增湘，劉承幹，陶湘，張元濟等所編刊的稀觀書珍籍等類，亦屢續船載運來，且裨益我學界不少。近年在我國「東方學」之長足進步，所負此等中國學界之貢獻，中國學者之業績的事實，也不可泯滅。

如此不拘在政治上經濟上中日兩國間之空氣如何，而無言之世，而日華之親善提携依兩國之學界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了。鄙人寡聞，在其他學問的部門上，中日關係如何，雖不甚清晰，然而最低限度，在中國文化之研究，東方學方面，如此親密關係却已經展開了。

今日東亞共榮圈之確立育成，已為東亞諸國之共同方針。其互助協力被強烈的提倡着。在此共榮圈中，人人都不主張着說，中日是最重要的一環，所以在最先，必須互相提携，彼此握手。中日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不但應該提携，即便在各種文化上，也必須極力親善。現在已經不是鼓吹的時代，已進入實行的時代了。這在中日基本條約之內和大東亞宣言之中被謳歌着呀！我們彼此切勿使其歸於泡影。爲了實現這件事情，和日本人擔負着同樣責任的，還有中國人士們

呀。從來單手不能成握，只有從雙方伸出手來纔能提携協力呀。双方意見完全一致之後，這個關係始能成立呀，現在中日兩國站在彼此誠實的實現這個誓約和宣言的立場。然而這若從政治，經濟，文化之全般下手，頗感困難，却不像口頭上的那麼容易。現在只有由淺入深，先從容易的部分着手，待其實現。鄙人不過是一學究，加之剪劣非才，關於政治，經濟方面之方策，不多饒舌，在任何部門皆應互助協力。唯有圖謀中國文化之研究，東方學之方面的提携握手等，最易實現而期待有望。如在前面敘述的，僅具最近十數年間的實狀觀察，兩者已在不言不語之中步入提携協力之途。此後在這塊土地上，只要多加努力，便能得到更大的效果。學界之協力，學者之互助，從表面看來是非常樸素不甚華美的事業，可是其所帶來的效果，決不可輕視。中國之學者多地位名望極高的人和政治中樞緣故深切的人。並且古來中國之社會具有重視學問，尊重學者之美風。學者之動向足以影響全般社會。

由研究「東方學」的學者，更要加強日華提携，有多少方法呢？茲僅擷管見之一端，陳述於下。元來研究一國之歷史，文化時，所必要的資料常多存在其本國，然而有時在其本

國缺如，反有存注國外之時。例如研究希臘之歷史文化時，其資料不但存在希臘，並且亦多散在英、法、意諸國之美術館、圖書館內。巴爾薩儂之神殿，歐林比亞競技場之遺構等，必須求之於其本國內。可是非底亞斯之雕像，希羅多德之史記的古鈔本等則有求之國外之必要。研究中國之歷史，文化時，其資料之大部分當然存在中國。然而於過去經過多次的天災和戰亂等，亡佚於中國，反而被保存於海外的古物為數不鮮。尙有最近因特別事情搬出國外者，或被賣却的貴重典籍和優美的美術品也達到相當之數目。（在東京，法都被珍寶的敦煌石寶之遺書和被美國公私蒐集收羅的繪畫，彫刻之類爲其一例）。然而此類資料在我日本，最多量的而全種類之遺存着。被慎重的愛護着。此點到底和近年歐美諸國或遣派探檢家搜索，或出賣價購致諸事，不可同日而語。日本自一千數百年來，屢次輸入中國之交物。自般制度學藝，多採範於此，因日本以此爲高揚自己文化之糧。所以不但多收集典籍，文書，法書，繪畫，彫像，器具，錦繡，樂器，藥劑等類。宮廷之典禮，上流之服飾，音樂舞踊等在中國早已杜絕流傳而現在無所考稽的什物，尙被保存着許多。這些都是中國學者在闡明中國古代文藝時所必須研究和參考的材料。

談到典籍，雖說是零落殘簡。却是天壤間之孤本，如龍之片鱗，鳳中一羽，曠爲寶貴之物。如舞樂等，隨唐之原態多加變革，縮小了原本之規模，其外更有無所考稽其原形者。如皇室祕庫奈良之正倉院，網羅了中國誇示於世界之盛唐文化之遺品。此乃窺知當代文物典章絕好之一大博物院。今北京之傅博子君在數年前著作的「正倉院考古記同「續記」給與東方學很大的貢獻，唐代典籍之記載所缺欠明瞭之處所。徵求此寶庫之藏書宿年之疑點，而能迎刃解之。以上不過僅爲其一例而已。此種於中國無從考稽，却在日本保存着的研究上之資料非常夥多。我們希望以後中國學者更要加倍參考研究。並且我想我們應該給與這些研究學者便利，更要對他們的研究所加以幫助。如此資料已有本文之影印及排印，原品之攝影附印流布於世上。可是尙未被中國學界普遍知曉的大概很多吧。現在雖有開通使其周知譯閱之門的必要。可是因爲古鈔本，法書，繪畫，彫像等類若不親隨其物撫摩其體而不得要領。古樂，古舞之類若非目見實演耳聽其音而不能理會。所以希望中國之學者親自來渡本邦，儘量接近原物而研究，並且我想我們應該取其便利，而引導之態度。兩國學界之協力親暱若能從此方面下手，是如何可幸啊！

日本學者亦有種々向中國學者乞請援助之地方。然而現在姑且不言。日本尙有能供得中國學者之處所，即所謂日本學者研究之業績。於前文已經敘述過的，於最近所發表的一部分。惹起中國之注目，盛行翻譯介紹。然而尙有應該翻譯介紹者很多。如德川時代之我國學者手成之好研究，幾乎未被中國學者發見。若將這些推廣宣傳，多加利用，而認識其真價亦爲領會對方之好方法。於日本儒學和中國之一般學術多被普及的研讀着，這早爲中國人士所知。研究漢學之學者輩出。自德川幕府時代俊秀專門名家簇生，並且在此時代他們所著之考說，說破中國學者從未說破之處所，而開一新生面，此必有參考之價值。尙且於唐，宋，元，明之時，我國渡往中國求法巡禮之佛僧，多著中國遊記。例如入唐傳慈覺大師之「八唐求法巡禮行記」，入宋僧成尋之「參天臺五臺山記」等爲其中最可觀者，都是記述詳密的浩瀚日記，並多錄於當時中國史乘所未能見之事項。若細心精研此種書籍，定能發揮前人未見之新事實。但因此種文體所謂日本式的漢文，所以中國學者若不得日本學者之協力而難能了解，可是另一方面。若僅以中國古典之知識，而難以讀解市井之俗事和當時慣行之民間習俗等多數記載，因此我國學者在解讀時切

希望中國博覽學者之援助。凡學問之目的在真理之發見與新事實之發揮，而不在于學者個人之名譽名聞。所以閉門造車一人誇示發明發見之功者，非真實學者之所望也。志同道合之士互相提携，相倚相助同登學術之堂，同探學術之奧秘，豈不可樂乎。與天下同學竭自力而不足之處乃中外之常例並不足奇，方今學術之進步日新月異，範圍益廣而分科益微，加之僅以關於中國文化研究一門之東西學者之業績大有逐年山積之概。對此孤積獨造而想亘全設有所成就近於不可能。無論中國日本同爲古居東亞之國，古來抱有密切關係，現在更要使其交往鞏固，在實情者，列籍於學界者，不吝於互相協助，以期收發光輝的成績，共入同享成功之喜的境域。我們已述關於遺存於日本之研究資料和前代日本學者所親述之中國學術研究之結果更有介紹給中國學界之必要，並且切望中國學者對此多加注意。然而在日本自德川時代對此已多少努力了，在中國自清朝之中期也有先覺之士已經著手實行。不僅此而已，並且在最古時代已有先人古蹟，如宋代時自中國渡來我國，以求佚於彼國之書時，我國朝廷贈之，直到清代例如圖書蒐集家鮑廷博銳意搜羅國內之稀觀書，並且求中國之佚書於日本，慈得「古文孝經孔氏傳」和皇假之一

論語義疏」等而歸國推廣。至明治年間駐日公使黎庶昌和參議官楊守敬致力購求此種典籍，集其重要者刊「古佚叢書」而驚動了中國之學界。在日本於德川幕府之官學刊行「佚存叢書」，多數佚書再得出世。本來此乃為日本人着想而刊行者，結果中國人亦得益不少。清之大儒阮元得資於「佚存叢書」從其中摘取「兩京新記」「群書治要」「文館詞林」「玉堂類藁」「西垣類稿」「周易新詁義」等另紙繕寫進獻給嘉慶帝，而奏上請求編入四庫全書。

清代時之國學者亦極注意德川時代學者之研究，而確認山井鼎參考絕傳於中國而遺存在日本的宋版經書之注疏所著「七經孟子考文」物觀之同「補遺」等書之價值。而及早記載而歸，並且有人創始了編入四庫全書之機緣。如物徂徠之「論語徵」等傳入中國而得好評。如此遺存於日本之資料和日本學者之研究自我國德川時代即中國清代起互相注意彼此利用等情誠然不過徵末鮮聞之事。無論如何必先從我國著手實行。幸而大正昭和之交，我國朝野之學術機關極力致力於此方面，因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方文化學院，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岩崎氏），尊經閣文庫（前田氏），成實堂文庫（德富氏），古典保存會等努力影印覆刻傳存於我國之中

國佚籍，而如雲間龍影不易接見之罕觀秘笈得以布世，此種事業更更多益善的辨下去才妙。中國之商務印書館，中華學藝社等派人索求此種書籍於日本，攝影寫真刊行之，於「續古佚叢書」和「四部備刊」續編等書中可以看到其例，這類書在羅振玉，董康兩氏所編叢書中多被收集，埋藏着的珍貴研究資料，尤其是典籍之類能得介紹於世，是十分可喜可慶之事。至於近年之著述，已被中國學界熱烈的讀着，今已無特意供給之必要，而現在所成問題者，即鑑於日本內地紙張之配給減少，出版物缺乏之實情，日本學界應該考慮，豐富的周到的配分給特意欲讀日本學者之業績的中國人士相當的部數。因為德川時代之著述等已被相當印行，但未刊者尚有很多，且刊行後而未被中國認識者亦不少，所以日本擬選擇良書傑作編著目錄，若可能更擬重新編集前代佳作，而出版一種叢書。

以上於倉促之際而成，議論極亦卑辭，引例亦甚疏略，雖說極其簡略，總之為中日提携之一環，必先加強東方學家之互相協力，而擬從此方面開始建築，乃本文之主旨。並且我想互相努力必能實現，今試述其一端乃日本所應作之一二而已。



## 對於岡倉天心的回憶

淺野晃

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主席江特拉鮑斯氏於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在東京召開的大東亞會議席上曾祈禱說：「希望岡倉覺三先生和孫逸仙先生的理想，行將移於實現」。云々，鮑斯氏在他祈禱時，除贊同大東亞宣言的精神外，並對於大東亞戰爭所抱的目的，表明確固不移的信念，本人係對於岡倉天心的志業，衷心佩服最深的一人，當時聽得由鮑斯氏口中，將天心的名與孫逸仙併列提出，實不能不深感有極重大的意味。

按天心岡倉覺三先生的一生，就表面上看來，或者可以說沒有孫逸仙那樣的光彩。但是若僅將天心看做是明治美術界的一介革新者，那真是極大的錯誤。天心在明治十三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文科，他專攻的學科，本係政治經濟，當畢業時撰就的論文。原係「國家論」。脫稿後，放在卓頭，誤被家人所破棄

，他在窮極之餘，乃改撰了一篇「美術論」，倉卒提出。這就是引導他成為美術界革新者的一個奇緣，也可以藉此看出在天心的胸臆中，早經將美術文學和政治經濟融化成一體的佐證。天心所創辦的「大東亞」，一係開辦東京美術學校，一係創建日本美術院，他由於此等教育機關，培育出如菱田春草，下村觀山，橫山大觀等畫家。這無非就是致意維護日本美術神聖的傳統。

「亞洲是一體」，創此言者，就是天心，這是明治三十六年在倫敦荊穆萊書店出版的英文「東洋的理想」一書中冒頭的一句話。這正是當日俄戰爭將要勃發的前一年。這個偉大的明治詩人，先覺者，從明治三十四年到三十五年曾遊歷印度，「東洋的理想」一書，就是他在印度旅行中所完成的。另外

還有「東洋的覺醒」一書，也是他在那旅行中所起草的。

他那「東洋的理想」一書構想的重大要素，就是取材於他親身在印度目睹印度化英國奴隸的殖民地可恥的實情所得的印象。更在他那「東洋的覺醒」一書，深進一步加以詳晰的說明。

天心在「東洋的理想」一書中，冒頭一句，就大筆特書「亞洲是一體」。他說：「亞洲係一體，孔子的協同主義中國文明，和維達的個別主義印度文明，這强有力的二大文明，雖被喜瑪拉雅山脉居中劃分，然而亞洲諸民族對於究極和普遍的廣大的愛，一時也該被那白雪籠罩的障壁所阻止。這對於究極和普遍的愛，才真正是亞洲諸民族共同思想上的承繼財產。由於這個愛，才使亞洲諸民族能產生出世界大宗教的所有一切。由於這個愛，才使亞洲諸民族與那故自好專習特殊，祇知探究生活手段，茫視生活目的地中海或波羅的海沿岸民族，判然成爲別箇的獨自存在。」

天心這個立言，皆由於對日本以身擔任維護才能成立的。倘若沒有日本的存在，則印度和中國也只不過是分離別散的兩個文明，亞洲也只不過是複雜多岐，全無統一的世界。闡明這複雜多岐者的根本上的一，而予以最高至上的表現，這就是日

本的特權與使命。

當明治三十七年，就是日俄戰爭作戰方酣的時候，天心在美國聖路易，當着歐美人多數聽衆之前，作了一場演講，演題是「於繪畫上現代的審問題」。在那演講中，天心會極口說：「東洋人的我們，對於西洋人是否真正愛好藝術，時常發生疑問」。他曾經痛烈非難歐美的近代商業主義的毒害。他便沉痛的說：「現代化，這句話，不外就是含有使世界歐美化的意味。亞洲的地圖，標示着屈服在現代精神所產生的資本主義，商業主義，優勝主義下的亞洲古典文明悲慘的命運」云々。

但是在那悲歎憤激之中，支持天心寧乎不動的確信的，就是賴有日本歷史和傳統的回顧。他談到戰事方酣的日俄戰爭，會抱定滿腹的自恃和自尊說：「於現下的戰爭，我們國民所表示的英雄的犧牲中，可以看出古代日本精神，並未泯滅，這是我們絕大的歡喜。日本的藝術，在過去雖經過過種々の障壁，而卒能挺然自脫，達到今日之繁榮，這就是藝術本身的真正生命力。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寄託於此中，現代的社會使我們對立的大不和，越逼近我們面前，那冷酷的誇耀，越足使我們勇氣百倍，今日亞洲藝術的唯一承繼者和唯一擁護者，就是日本人，這場戰爭，非戰到最後不止」云々，天心的那場有名大

演講，就以這段話作了結束。並且他這段話，也就是今日我們日本人當此大東亞戰爭所抱的確信。

就是天心確信日本的藝術生命力，可以對付近代歐美商業主義的毒害。易言之，就是對於日本歷史和傳統，就是對於國體的確信。天心是作爲一個日本人，始得將亞洲普爲擁護。

「對於西洋的侵略，亞洲的諸制度，僅能發生極微弱的抵抗，這就爲的是那制度的力量 and 優秀性的要素。彼等的圓熟，與其導向外部的戰爭，毋寧導向內部的調借。彼等的自由和寬容的本能，關於事之結果，從來未經考慮。只管助長這新要素的流入。彼等本身的道德心，將亞洲民族連想像都想不到的所謂叛逆的疑惑，完全封禁。彼等進步的知性，時常使彼等除作爲最後的手段以外，對於侵略的抵抗，常歸遲鈍，由於彼等個性的成熟，那當然能擊退英美侵入的民族團結感情，反被阻止。信仰和方言都各自差異的無數的人口，雖然比隣相處，而各大自由繁盛的東洋各帝國，其廣大如此，若想像那狹小歐羅巴諸國那樣易於連絡便於動員，簡而單單的一致行動，那是勢所不能的，以中國而論，方言有六十二，有數不勝數的人種學的區分，寬廣有四百萬平方英里，比歐羅巴的全體，猶爲廣大，具有多數種族區別和宗派分歧的回數世界，和具有十五種言語

與無數的禮拜方式的印度，這兩個也比歐羅巴還大，我們在自己身內部的一世界——無論何時也未會夢想過互相要將他方覆蔽在翼下，更未會遇過機會感覺到由於對立的統一所生出來的國家的自覺。沒有外敵的國民，真可悲痛。——彼等連將自己再組織的機會，也未會得過。

「一方面，在西洋由於不斷的支配慾望，各自在那有限的領土中，發達了具體的國家觀念。彼等彈丸的領土，通到彼等的血管，使其感覺到同一的脈搏。最初予彼等以統一的羅馬帝國，在中世時代，被羅馬法王的基督教國所承繼，然而關於規模的我們亞細亞的觀念，在不知不覺之間，使我們將西洋成就的面積，有使其向大誇張的傾向。克果喜或哈斯丁斯的戰爭，比較阿富汗或密佐爾那樣國家內的地方紛擾，在規模上並無算大，可是我們把這事實，完全忘却，凱薩的支配，較比忽必烈汗的支配，相差何啻千萬，羅馬法王古列戈里十二世的勢力，較比有光輝的阿克巴爾或阿巴西特，加里夫的勢力，其所及範圍也極爲微小。假予彼等以結合共同自衛的機會，以及使彼等由於這個機會準備成協同攻擊，卒使我們陷到像今日這樣的大不幸，對於這個責任，須由我們東洋來負擔吧。

欲加支配，先使之分割，這是英美的政策，彼等策使印度托

統僧團與席阿派處在敵對的關係。並時常注意擬將薩爾丹與夏阿捲入國境紛爭乃至互相反目的外交政策。而且彼等更鈞心鬥角擬使日本和中國之間，發生起戰爭。彼等一方面刺戟滿洲人和華南人之間的不和，同時更在印度激發印度教徒與回教律之間的軋轢。假裝真正公平的彼等，反覆力言地方的愛國心之美。那就是爲要驅使各地方各自抱守方言，各宗派鬻濟對於非自己之神的禮拜。彼等所最恐怖，就是能促使民衆自覺結合的國民的英雄，以及共同理想，可是我們亞洲人竟愚蠢的屈服在彼等的權謀策術之下，旋見我們的統一城塞，逐漸破壞，我們的同胞，對於自己的運命。全不自覺，逐一趨向落魄的一途，英領印度，並非被征服，實係自殺。」

以上這段話，係引自「東洋的覺醒」。讀者須要切記那「東洋的覺醒」一書，係在日俄戰爭要發生的時候，就是距今四十多年前的著作。統觀大東亞戰爭直到今日的成果，實在令人深切領會到這四十年——這在亞洲來說，也並非短促的年月——歲月的意味。作爲大東亞戰爭主眼的所謂亞洲的解放乃至復興，就是從英美侵略勢力的解放，歸復亞洲本來的姿態，於此可以豁然明瞭吧。並且在這場戰爭，日本正在現實的背負着亞洲，從事力戰。

「亞洲人個個的心臟，果有一個不因於被彼等英美所壓制而流着說不出出來的苦悶的鮮血的嗎？亞洲人個個的皮膚，果有一個不在彼等無禮蔑視的鞭笞之下而受着疼痛的嗎？這歐羅巴的偷喝，才真是打起整個亞洲趨到自覺統一的喝，亞洲素來舉動他那巨大身體，非常遲鈍。」

但是明日，這巨大的睡象，醒覺起來，立刻要叫彼等陷到可戰慄的潰走命運吧。並且若是這八萬之三千萬的民衆，一旦真發起激怒來，那大地也要被他們的一步一步所撼動，阿爾普斯的各山，也要從地盤震動，萊因和太晤河也要被震駭而捲起遊流來吧！

我們「愛」與「和平」其本能，時常並且永遠使我們尋求着犧牲最小的抵抗線。從歐羅巴得到秋毫的讓步，就以爲是獲得無上的珍寶，莫大的幸福，額手稱慶。雀躍歡迎，籍以鎮懾我們積鬱的怨憤，攔阻我們尋求最後的手段。歐羅巴因爲不能堪受亞洲的競爭，所以使我們所有一切產業上的企業，都要被他們含有敵意的立法所挫折，這難道我們不能看破的嗎？只有保得自由者，才能重整他的產業，有效的行爲，決不是奴隸所能作到的。經濟的自衛，就令能獲得若干的成就，也必然有最大的困難與之相隨，並且它的範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結局所

謂經濟的者，僅占着吾人生活上的一部份，並非他的全體，關於此點，難道我們不能理解嗎？從來我們所要採用的各種手段，乍一看來，大有要背着目的地，逆行個倒之概。因為商業上的競爭方法，全不能脫離外國組織的掌握，而經紀人的精神，也致毫不帶有犧牲精神的色彩。

產業日本的活動，是在到了日本國家的獨立得到確保時，纔見醒覺的。中國或土耳其迄今仍無從事經濟戰爭的力量。至於印度，在它那一切經濟的力量，纔見誕生的時候，就被那曼徹斯特的主張和北明翰的威脅所迫害，成爲殘廢；一方面又受到握有家長權的英國爲着他自己本身繁榮和肥滿，將印度強制在有計劃的飢饉狀態之下，這樣的印度，又能望他有任何成就呢？

繁言暫置不提，茲先就具體的且實際的來說罷！

我們若果希求自由，試問爲何將我們的力量，全浪蕩消費在間接的一切手段上呢？以自國的產物充作排他的使用，這無疑是健全的徵候，以保守的反動來對付外國的習慣，也或許是有力的補助手段。但是我們的苦難的根本原因，決不是憑着那樣迂遠的手法所能根本消除的。

秦蠶作繭，終被生煮，驢對虎雖勉懇懇，而終不能免脫被

吞食的命運。中國古典傳說，再三囑告我們對於四圍的蠻族要加警戒。於幾塔的克里修納銘刻着非結果的行動，唯有徹底且永久的戰團。可蘭聖典，也是由於不間斷的寶劍的閃光而發生光輝。我們的問題，極其簡單，就是愛國的精神有組織的昂揚，和對於戰爭有系統的準備。東洋諸國應各自在自己國內尋求更生的種子。汎亞洲同盟，它的本身固然具有偉大的力量，但是個別的要素，須先要各自感覺自己本身的力量。依賴外國的援助，姑不問他程度的大小，也不問他那援助是出自友誼或是同情，總之是非宜容許的懼怯，沉當我們正在要堂成就大義的時候，更不宜容納此等怪處混雜其間了。我們各自對於我們有過莊嚴的犧牲，赫赫的武勇的偉大祖先——雖已毀成廢墟而迄今猶有一種靈感，時常發生出微々的反響，波動我們耳鼓，使我們感覺毛骨悚然受得一種激勵——這種回想，不是迄今仍在保持着嗎？我們不是李世民，康熙帝，徐列滿，帕夏，阿克巴爾，納第爾，夏阿的後裔嗎？運動的指導者們，宜團結起來，對於正在成長的國民，注入以國民的英雄的精神。使這些青年們，從在母親的懷抱哺乳時，就吸入英雄主義，更在兒童的居室，以及學校教室內使其再次呼吸古代的戰鬥精神，而從事奮鬥，歷史，應明顯的標示出我們過去的光榮和現在的禍難。

，期使學者人之都能鑄此而激起熱烈的復讐和救世的決意。

歌謠，須被一般民衆歌唱，俾在所有的市場及農村，以及在地獄的黑暗中，或仙境的沉默中，都高揚起恥辱和反抗的雄喚。軍隊，須體得彼等的寶劍，只限於爲祖國効勞始足稱爲神聖。少女須知遠離仍然採擇奴隸之道的卑怯者。農夫，須知他們由於重稅而受着貧困的原因。工人，宜知不健全的產業終歸無用。商人，須知苟國家不得自由，則商業決無繁盛的可望。欲求國家的統一，臻於鞏固，則對於所有的場合，都不可以輕率看過，欲求緩和宗教的傾軋，則對於所有的機會，都不可以輕易放過。欲求習知我們自身所有的能力和資源，必須將英美威勢的束縛，完全擊碎。完成這種事業，須要有堅實的組織，不可只憑孤立的狂熱，或一時的爆發，致使事業半途而廢。尤其要有聰明的決斷，謹嚴的警戒，和敏捷的攻擊。」

當時在我們大亞洲各國的國民中，果有幾人肯假耳傾聽天心這樣的歎息和歡喜的呼聲，那固然不是我所得知，可是最少限處在日本確將天心的這個呼聲，完全默然。我回顧從大正時代到昭和初年日本的現狀，實在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憾慨。我曾經屢次喝破說：那個時代真是日本危殆殆將要化成英美思想的殖民地的時代。易言之，就是已將天心的精神，完全忘却。由

於那樣的狀態，致使日本和亞洲各國之民，尤其是和中國的關係，弄成何等可悲的結果，這是今日世人所週知的事實，所幸現今我們正在戰爭中，這個戰爭，就是根據天心精神的戰爭。故此我們在這裡將天心的呼聲，重溫一次。我更要特別指摘說：這就是日本「出自衷心的呼聲」。日本本來的使命，就是衷心願實現亞洲的解放和復興。而天心就是在明治時代已經把這使命高聲揭破的一人。天心在那部「東洋的覺醒」書中，曾慷慨淋漓高唱寶劍之讚歌，歌曰：

「觀乎劍乎，高指北斗，純潔澄明，永世不朽。」

這首歌，可以說是他感慨的最高調，其中含有無限日本人關心天心滿腔的悲淚。

現今大東亞戰爭，正在酣戰中，北自滿洲，中國，蒙古，南至泰國，馬來，緬甸，蘇門答臘，爪哇，菲律賓，印度。都正在一齊披起劍來，挺身作戰。當此雄大的晨光，誰能不追想起那生不逢辰的預言者天心的勵志？「亞洲是一體」時已到來，願我們將這場戰爭，戰到最後！

『從內部的勝利，不然則只有從外部的死』

「附記」關於天心之著作，茲略誌數言如左：天心之主要著作「Ideals of the East」，「The Awakening of Japan」

No Book of Tea 等著，均經研究社附以注解出版。最後發見之「The awakening of the East」經鄙人附以注解，由聖文閣出版。

以上著作中之「東洋的理想」與「東洋的覺醒」二書，係由鄙人將之譯成日語，已經刊行。其他二著，均為村岡博氏所譯。此外更有鄙人著述之「岡倉天心論攷」，此書雖已絕版

然亦足供參考，猶有拙著之「英美思想批判」。(旺文社刊行) 此書中亦會指定天心的地位。天心之傳記，以清見隆郎氏所著撰者(改造文庫版) 較為便利，其他如天心哲嗣岡倉一雄氏所著「父，天心」。(聖文閣刊行) 齋藤隆三氏所著「日本美術院史」。(創元社刊行) 等書，均足供參照。

(完)

## 「大東亞舞臺藝術研究所」之創立(文藝雜訊)

舞踏家伊藤道郎氏，去年乘第二次交換船，回到日本以來，對於與現在時局最適應之藝術活動的方法，想了許多，於是，將其視野擴大至大東亞，爲了對共榮圈各地之舞臺藝術，綜合的調查及研究起見，創立「大東亞舞臺藝術研究所」，其事務所置於東京都赤坂區南町六〇二六，近將開始活動云。研究所之負責人員如下，所長爲伊藤道郎氏；理事爲(總務部長) 伊藤薰朔，(事業部長) 遠藤慎吾，(調查部長) 杉野橋太郎，伊藤翁介，今日出海，光吉夏彌。

此外，顧問則有田邊尚雄，辻直四郎博士，山本大東亞次官，美濃部軍需省機械局長，迫水內閣參事官等極富特色之

名士在內。其所提出之事業目的，第一：由於國內之優秀藝術家及藝能學者之協力，綜合的研究大東亞各地域之舞臺藝術。次爲與諸官廳・軍當局取得聯絡，對文化建設方面，得以參劃，第三爲動員大東亞各地域之現地的藝術家，舉行公演。

爲達到這些目的之推進體，伊藤氏創造出來了規模非常宏大的「太陽的劇場」，因此，將具有專門的技藝之舞臺指導者，向大東亞各地派遣，以動員現地之藝術家，係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來創造現地人獨自的國民演劇。其第一目標爲上海，近將展開其運動云。

# 中日文藝談

增 田 涉

「五·四」新文化運動打破了三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的慣性，舉起了開始建設光明燦爛新中國的烽火。這新中國劃時期的歷史，就是以「文學革命」作爲開宗第一章，這是無須再行贅述了。如果這「文學革命」沒有發生，那麼或許這「五·四」新文化運動，就無從勃起，縱使這新文化運動能够發生，恐怕也不會見到這樣迅速而又廣汎的發展了吧！文化人，尤其是抱着新穎的感覺，有着烈焰一般熱情的文學者，假使不肯率先領導着一般民衆，來推這新文化運動，促成他迅速而又廣汎的發展，那麼我想恐怕也就不能得到這樣歷史上少見的成效吧！從這點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文學和文學者在一國的歷史發展上，率先領導群衆的意義，真是深長得很，到了現在還值得我們的遐想呢。

其次再講在這近代中國史的開端上，有着重大意義的「文學革命」究竟是何人草就這歷史的導言。是會國藩呢？還是吳汝綸呢？「文學革命」原是爲反對古文繼發生的。所以對於這些古文家始終是格格不入，毫無討論的餘地。那麼難道林琴雨或是嚴幾道嗎？固然林、嚴兩先生在清代末葉，從事翻譯嶄新的外國文學，介紹外國思想，對於爲當時青少年們別開新天地，有着很大的勳績，可是兩位先生都不過是一介的翻譯者，對於當時的文學僅有一些間接的影響，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貢獻。不僅如此，當白話文學運動發生的時候，兩先生都奮起阻撓。林先生本擁護古文的見地，公然致書當時的北大總長蔡元培先生，大事詰責。甚至寫成了以提唱白話者作主角的惡罵小說，公開發表。同時嚴先生也絲毫不能理解文學革命的本意，應用着「天演論」的論調，認爲文學的發展，決非「人爲」的力量所

能左右的。他說：

「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職其自鳴自止可耳。」

這種議論實在是固陋得可笑。否認「人爲」，人類的努力，人類改革陳腐的努力精神，將一切的發展都歸之天演的論調，才是絲毫不知人類活動真意的怠惰漢們所濫發的謬論，所提倡的反動思想。即使是自然現象，由于人爲努力的結果，也能改變得裨益人類社會。何況是人類自身在世上，惹起的事象，當然祇要經人們的熱意和努力，任何的改革都是可能的。由此看來，林嚴兩先生原是文學革命的反動者。同時他們也不是可以起草這歷史的導言的人材。然則直接播散這「文學革命」癩癩之果種子的人究竟是那一個？值得當些導言執筆的是那一個呢？非任公梁啟超先生則不足以當其任。

## 二

梁任公當「戊戌政變」失敗之後，即行東渡來日。在日本朝野有志人士的保護之下，在橫濱發行『清議報』及『新民叢報』，創刊『新小說』。雜誌這些刊物都受到了熱烈的歡迎，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爭先恐後的群起購讀。梁先生自己說：

「國人競喜讀之，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受其影響。」

講到何以這般受人歡迎的原因，則無非是文章峻拔，文體新穎，感情橫溢的結果而已。換句話來講，就是說，解放了自古以來固陋陳腐的文體，開拓了文章的新天地，自然就有一種誘人的魔力，來吸引讀者們的緣故。梁先生在他自作的『清代學術概論』一書裡，也曾行將個人的文章剖明說：

「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有感情，對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能對讀者，「移入感情」的魔力，實是文章的生命。文壇技術升堂入室的秘訣。假使沒有這種魔力，那就無從打動對方讀者的心田。然而這魔力的來源在那裡呢？從固執獲得解放，從陳腐的制度裡解放出來，才能將新生命授與一切人類，創造誘人的魔力。這就是上面所說的來源。

那麼他又模倣着什麼語法，來從古來拘束緊嚴的文章法裡解脫出來的呢？從日本口語文體，脫化而來的事實是無須多言的。當時在日本，早就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運動（這恰好相當于中國的白話文學運動），一切的文章都用自由奔放的白話寫成，既暢達，又易懂。同時報章雜誌也一致提倡白話化，力謀普

及民間，得到了發揮傳達思想工具能事的偉大成功。因此他就取日本言文一致的白話文，來作自己文章的楷模。這事祇要一看他對自己文章所下的注釋就可以明白，他解釋自己的文體說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

上面所說的外國語法，指着「日本語法」自無待言。因此自然他就受到了一部分人羣的責難。然而一方面青年們却莫不在他那從橫奔放的新穎筆法裏，發見了誘人的魔力。青年們原是嫌惡着拘謹，愛好解放的。胡適也在他的『文存』第二集裏說着：

「梁啟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日本輸入的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却最大。」

梁任公不僅解放了中國的文章，同時首先高唱「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一事，尤其值得我們最大的注目。為謀小說界的革命起見，光緒二十八年他在橫濱創刊了雜誌『新小說』。這是中國唯一的文學報。毋用說他對「小說」原抱着一本功利主義的觀念，不能稱為純粹的文學運動。他的主旨是一如在預告文裡

所說「本報的宗旨全在借小說家的言辭，來發國民的政治的思想，鼓勵愛國精神」的。這樣的宗旨實在是非常可觀。為着發揚人生才有藝術產生。「為藝術而藝術」則不過是西洋頹廢派的唯美思想，毫無實用的空論。從這樣的見地來看，梁任公的文學論實是剴切得很堪，稱古今永遠通用的文學基本原則。這樣的文學觀直與「五·四」文學革命的宗旨互相合致，足稱「五·四」文學革命的先聲。從這一點來講，梁任公。是草成這「文學革命」歷史導言的唯一人物，而是領導中國新文化的先師。

梁任公認定中國的舊小說方是卑陋道德，妨害風俗的罪惡首魁，因此企圖鼓吹小說界的革命。來刷新民心恢宏道德風俗而後力謀在政治上的奏効。他創刊了『新小說』，盼望着優秀新小說的出現。如果將他這為着鼓吹政治革命起見，先謀小說界革命的計劃的來由考究一下，就明白的可以看出這又是他效法在日本屢獲極大成功的政治小說的一端。當他發刊『新小說』之前，早經在他主編的『清議報』上，登載了日本東海散史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等的譯文。從這一點看來，也就不難洞悉他的企圖根據何在。不惟如是，在當時的六年以前，早有日本文的雜誌『新小說』出版，因此他也

無從否認抄襲該雜誌題名的事實。這樣在這「文學革命」前後的偉大先導者梁先生的言行裏，已經決定了中日文化間有着密切關係的命運了。

### 三

「文學革命」的歷史的導言既由梁任公書就之後，繼之，就有胡·陳·錢·劉之輩發揚光大，接寫本文。然而革命決非單仗議論和討論會可以解決的。最緊要的莫若實踐。那麼這實踐「文學革命」的又是那個呢？這當然是直接產生作品的作家。然則在這「文學革命」時期裏的代表作家却是何人呢？自不待言這是萬人公認的魯迅。

魯迅在清末畢業于南京鐵路學堂，立即東渡來日。當時先在宏文學院學習日本語以及其他一般學程，然後才進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學習，未及畢業，即于中途，改習文學，並在東京籌劃創刊文學雜誌。不久辛亥革命風雲緊急，魯迅不忍坐視，遂歸國獻身于革命運動。他逗留日本凡九年，在日本度過了善感青年時代。他在日本所習得的科學知識和文學素養，毋須多言，當是培養他偉大人格的基礎。魯迅原不僅是文學者，他偉大的人格更是今日一切中國青年的導師，這想已是諸君日常的口頭口禪了。關於這點更不用我們在這裡，滔滔備古。現在，讓

我們將他文學方面的事蹟略作考察吧！

助長他文學成長的外國作家，當推波蘭的顯克微支 (Stanislaw Jaskielc)，帝俄時代的歌郭里 (Gogol)，阿志巴級夫 (Artur Schnitzler) 等人為最，同時受日本著者文學家國木田獨步，夏目漱石等人的影響也不為鮮眇。並且經武者小路實篤啟發的地方似乎也不在少數。看到了他翻譯武者小路的「一個青年的夢」，就可以推想而知了。一方面魯迅又非常愛讀日本的偉大翻譯文學家森鷗外博士的譯作。或許他竟是從鷗外博士的語譯本裡，才開始發現了近代文學的廬山真面目。固然他在少年時代，也會愛讀過林琴南的翻譯小說，然而惟其因為林氏的譯本並不是嚴密的翻譯文字，依然有着可厭的去處，他遂于日後，和他的胞弟周作人先生共同出版了「域外小說集」的翻譯集。當時，鷗外博士的各種譯本也許是他們的絕好導師吧！

至于夏目漱石給與魯迅的影響，在魯迅的小說裡，却不易一一點點出來，然而，他在觀察及表現上，所有的「幽默」很與漱石文學的某一方面，非常相似。反之，國木田獨步的影響，在他的作品裡，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從這點我們就可推想到魯迅雖然不能模倣獨步的作風，然而他在青年時代所讀的獨步小說，日後遺留在魯迅的意識之中，發生了作用，形成了一種

「風格」。讀過獨步小說以及魯迅小說的任何人，想來都能覺得的。但是中國的文藝論者却還沒有言及這事呢！

當然國木田獨步和魯迅的活動時代既不同，社會和民族的環境又有着顯著的差異。因之，他們文學精神的根柢自不一致。在這裡所發見的兩者類同乃是作品的「風格」而已。雖然目前不能將這一點具體的加以說明，然而由于研究文學最初而又是最後手段的「體會」，我們可以得到了這種理解。我在發見了這事實之後，曾致函魯迅先生訊問他說：「關於日本文學，向來多讀何人作品的？」果然不出所料，他的答覆是說：

「讀夏目漱石和國木田獨步的作品最多，此外讀過的鷗外的翻譯文學也很多」

因此，我們在他『域外小說集』以來的翻譯裡可以充分看出鷗外的影響，他的「幽默」又有着類似漱石的地方。而小說的「風格」似乎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了獨步的影響。魯迅之爲創造自成一家藝術的偉大中國作家不待言。雖然不能說他是有意模倣獨步，然而我們可以想像他是在長時期的日本生活裡，和日本文學晨夕相親之中，到達了和獨步息息相通的文學上製作境地。獨步是有名的熱情家，同時魯迅也是抱着熱意的人物。兩人的文學固然有着根本上的差異，然而在兩人的本性之間

，可說有着密切交流的什麼。

#### 四

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學革命」當然是由于中國人自身的刻苦努力所完成的。然而完成這運動的主體總脫不了是「人」。歷史原是「人」做的，然而「人」決非突然自天而降的，必須經過自身的刻苦努力，和環境的鍛鍊，方才可以號爲「人」。將創造了「文學革命」，予以實踐的偉大梁任公和魯迅先生的環境，仔細的考究之後，我們就知道中日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次！單就日本方面影響于中國的事實加以敘述，如果日後更有機會，我們深願再來和諸君談一談中國方面給與日本文化的極大影響。



## 臭詞自誇之辯

——文藝家拉雜談——

在橫光利一先生的桌上有一個小壺，這是到處皆有東西，在遊園鬧市隨燒隨賣的，無人不知的「樂燒壺」，並非什麼珍品，可是在今日這種樂燒也變成禁製品，所以按這個意思說，也可以將就着稱為珍品吧！

上面寫着字——

月影

忽而變為落雨天

是湧出來的滾湯的薄霧嗎？（康成）

樂燒呀！（房雄）

怎麼樣纔能整吞春海啊？（左馬）

「康成」乃是川端康成先生的簡稱，「房雄」是林房雄先生，這是人所共知的，「左馬」這個名詞却有些耳生。

這實在是橫光利一先生的俳號呀！為什麼這個俳號未能被一般人知道呢？簡言之，這就是他的俳句，還沒有像樣的證據吧！

「嘿！就那樣想吞春海嗎？」

「日本國四面環海，無論那個日本人，在日常也應該抱着這點雄大的志望啊！」

他在這種氣概上，却有相當的自信。

## 小桌子的歷史

訪問久保田萬太郎去，若在他高興的時候，可以說，「先生您讓我觀仰來歷深遠的小桌子呀！」他把桌上的東西收拾起來，一定會把桌子翻過來給你看。

在那個桌子的背面，寫着各種文字。

起首寫着：『貧寒的理學士』之主人公，在其作者故島崎藤村先生在從前離開小諸之町（信州），上京的時候，以此桌為紀念贈送之由來，此後月換星移，在大正二年即距今三十年前，藤村先生以此桌為渡歐紀念，送給某氏，上面添了藤原葉平之古歌一首。

春雨呀！春雨呀！

不要那樣利害的落呀！

在路上的旅客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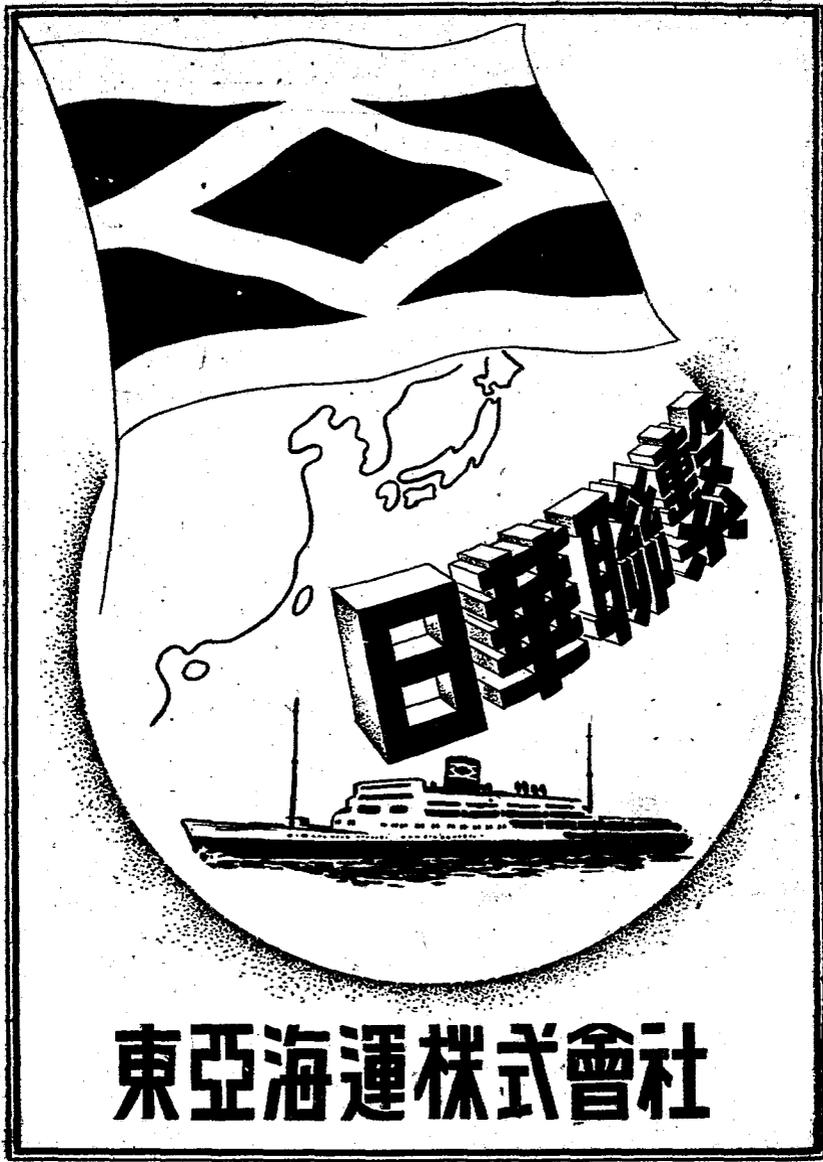
衣服已被淋濕了啊！

藤村先生的鮮明的墨痕在上面存在着，好像是那位某氏，把這張桌子送給在關東大震災時家被燒掉，桌子遺失了的久保田氏了。又有一句提在上面。

春雨滿城飛。

桌下火盆煖。

在不久以前。藤村先生逝去了。這個來歷深淵的小桌子。也越發的成為文學的國寶啦。



東亞海運株式會社



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以

來，人們所渴望早日出現的「大東亞文學」，遂堂々地在這裏誕生了。關於本誌

之出現，已在報紙上，或無線電裡，豫告過了；談到其使命，已由諸家所言盡，這

裡無須重再申述。然則，吾人所期待者，僅係在東亞民族之「心的領域」內，展開了優秀的，良心的文學地帶，以期達到東亞民族之真誠的提攜。正在前線之激鬥的當兒下，也是第三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將要開會的時候，本誌之出現，不是我們東亞民族的歡喜嗎？

本誌因時間倉促之故，第一號上僅掲載着日本作家之作品，日後將可及的急速的來掲載中國及滿洲國作家之作品，至於將來篇幅擴大時，對於東亞各國之作品，亦將講求登載介紹之法，並且，若可能的話我們希望能以各國文字，來出版本誌。

第一號於倉促之間而編輯完了，實在說起來，尙談不到盡善盡美，可是，還能得到佐藤氏之傑作「旅人」，白井氏之巧妙的「本朝名哲傳」，富澤氏之新篇大作「在上海」。其他，在評論隨筆方面上，亦蒙諸名家之賜玉。其中，如石田氏之「依學界而樹立的日華提攜」一文，我相信那是對於中日學界之極好的贈品。

本誌因紙數僅少及其他種々不信之點，將逐漸改善以副諸賢之期待，並希諸賢援助鞭撻，吾人刮目以待之。(常關堂)

# 大東亞文學 第一號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發行

編輯印刷者 齋藤一寬  
東京都京橋區銀座四七之一

印刷所 鐵康文社印刷所  
東京都牛久保區牛久保一〇七  
(東京七番)

發行所 日本電報通信社  
東京都京橋區銀座四七之一  
會員番號三四〇〇二八  
電話(銀座)四一一・五九二  
總發東京一四四三番

郵給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東京都神田區淡路町二一九

## 接洽廣告，請注意之點

如想登廣告，以及送交廣告校樣及廣告費等，請逕函本社廣告部。郵件遞交每多延誤，如附有銀錢票據之郵件，請將號寄遞爲宜。

### 本社支局址

- 北京市東城東堂子胡同一九號
- 同盟通信社北支總局內
- 日本電報通信社華北總局
- 上海北四川路七百號中央報業處理處內
- 日本電報通信社華中總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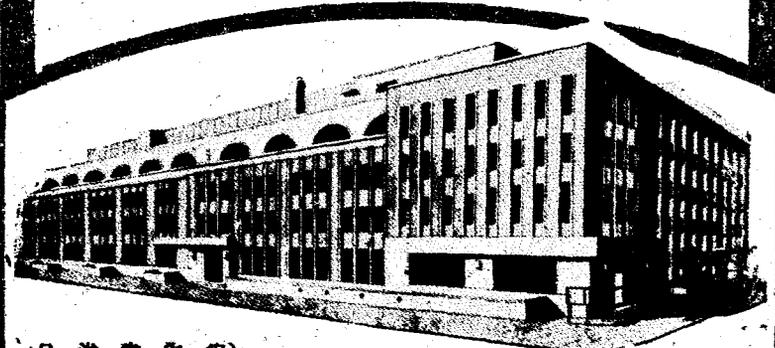
昭和十二年三月九日發行  
 第三卷第一號  
 印刷部印

大東亞文學

（古最本日）年五十二治明 業創  
 圓万千一億六十九金預

# 行銀蓄貯阪大 會株 社式

三町見伏區東市阪大 店 本  
 號六十路陶館島青 店支島青



（呈進書內案）